

華文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五卷
第一期
第四十一號

陳人編



大坂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吃一粒能跑三百米突



强健的

糖果

美味的

糖果

糖果 营养

ケリキ

(固力果)

配合

营养素七种

肝液素

(Glycogen)

维他命A

维他命B

含气质

(Lecithin)

葡萄糖

脂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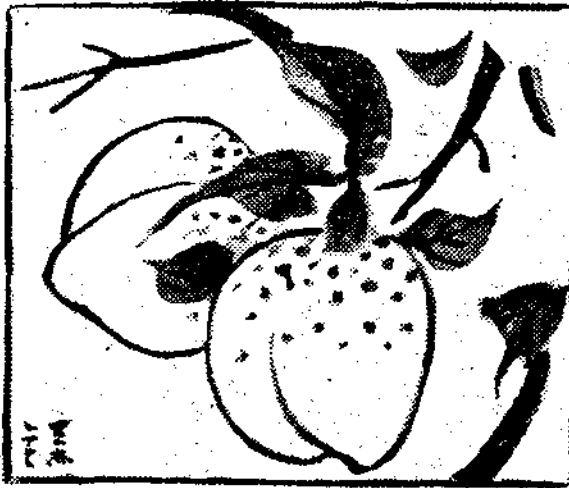
蛋白质

固力果糖果公司

(工厂) 东京·大阪·天津·天津

在本刊本期的國際問題欄上，香山氏曾指出法國將有單獨對德講和的可能性。果然於六月十七日下午，繼萊諾前總理就任戰時的法國內閣首班的貝當元帥，嚴命法國全軍中止戰事，同時並向德國最高軍司令部提出單獨講和。因此法軍終於向德軍投降了。

如萊諾前總理在數日前曾聲明過，法國即使將政府遷移至非洲的殖民地，也不是沒有對德抗戰到底的方法。可是以現在英國的援助程度來說，如欲挽回法軍的頹勢，未免太微弱，且美總統羅斯福的對法救援之答覆，在欲防止今日已殺到的德軍而言，在目下可謂是等於無力一說了。



法國停止抗戰了！

(卷 頭 語)

英國乖離法國的原動力。雖然如此，法國的國際上地位，勢將由此陷於急轉的顛落者，是無可諱言的。於是所謂歐洲戰亂，終於顯然表露出英德爭霸的正體了。支持英國的大小幾個國家已盡陷於德軍的蹂躪下，而到這只剩宿敵英國以獨力奮戰與德國拚死鬥的最後場面了。英國在未獲得美國的更有效果的救援以前，是否能抵抗德國的猛攻？抑或德國在美國的對英救援未至預極之前，是否可能征服英國？由於法國的投降，歐洲的戰局可說已進入最後的階段了。

至於此事態對於遠東之影響如何，現在欲遽下斷言，未免過早。但以此為契機，如我們平素所主張的，從新東亞天地圖逐英法的既成勢力，以及使英法斷絕對重慶政府援助的傾向，已更顯明，自不待說。這正是我們不勝欣喜的地方。

(六月十八日)

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已達到這種結論就是若再繼續抗戰，祇徒勞無益而已。所以那欲在英法提議上，尋求祖國活路的主戰派巨頭萊諾總理的下臺，是足表示法國政府內外的單獨講和派進出的意義。名義為軍事內閣，而以貝當元帥為首班的法政府，可說其主要的使命是從軍事上檢討現下的事態，而以與德國單獨講和。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依據凡爾登的堅壁，防止德軍的猛攻，創立了協約軍勝利之因素之往年的勇將貝當元帥，現在竟反而向德軍乞和，這種時代的推移未免太過於奇緣了。德國的對法停戰協定，或將出於意外的寬大，也未可知。因為這將成爲從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卷第一期

第四十一號(七月一日號)目錄

(封面) 滿洲帝國國旗		各方面對新中央政府應有之認識		溫宗堯	二	
今後中國思想界的根本問題		井上哲次郎	四	錢今葛	二	
大同主義發凡(一)		錢今葛	二	時人月旦		
草煥章氏		外史氏	七	滿洲今昔談	遠藤柳作	
半月日曆		遠藤柳作	八	本刊徵事小龍警報	九	
國際問題解剖		意大利參戰與國際政局		自由論壇	吾山	
世界時事漫畫選(一)		滿洲生活必需品株式會社	記	關於「中美日報」的錯覺	原田稔	
各地風光		奉天	雪	張煥相氏	坤	
名人家庭訪問記		張煥相氏	坤	性(爲不可能問題)	刀	
路(四)		張金壽作	三	康德七年滿洲國皇帝訪日之感想	呂風靈	
刊畫		七月日曆	百合花	二五	東亞五族青年的大會集	二六
文壇隨話		關於戰後文學	柳	游	二九	
翻譯文藝		父	親	翻譯文藝	亞	
內部生命論		犬·明	天	父	二九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一)		文學和傳	安	本	三三	
詩		山裏的一夜(唐詩)	松波林德	山裏的一夜(唐詩)	松波林德	
小品文		偶感	金	偶感	金	
三國人物木刻選(卅五·卅六)		中國的茶器	王	中國的茶器	王	
珍聞集		日本前文壇	中	日本前文壇	中	



大同主義發凡

上海維新學院教授 錢今葛

錢今葛先生 年三十三歲，留學法國學政法律，歸國後任上海華大法律教授，之後，被委充「租界廳長」，任廣東西法法政廳之外交交涉，但不久即返上海。歸國後，曾對學院院務主任該校教授並兼任上海新申報之編輯委員。為一新進之學者。

一、引言

遠在前年底春天，那時徐州還沒有陷落，一般活躍的日本人士，便以新中國再組織的途徑，來諮詢我的意見。在那時我即以大同主義的思想向他們答覆。我記得當時我有一段很重要的話發表，曾被認為一種我自中國人底覺醒而不同凡響的意見。這幾點扼要的語調，現在我認爲有作本文引之必要，因爲這就是今天我慎重地向東亞和世界提出大同主義新信仰之緣起。

那時我曾說：「因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和歐西不同，所以儘管中國至今尚是以農立國，但極端的國家主義是永遠不會被全體人民所理解。中國人一向認識的是一個極樂

各方面對新中央政府 應有之認識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司法院長

湯壽潛

孺子人非，見之而不救，路人如此，已爲不仁，家人見之而不救，則虎狼之不若矣。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所以組織新中央政府之心，惟欲救此入非之孺子而已，從非救人，乃仁者所不爲，今之救孺子，乃從非以救之，孺子不察，乃不免有所推測，是無他，謂識不濟而已矣；救者既救此孺子之心，滅頂捐軀，誠無所惜，孺子幸遇救者，乃不欲出死而人生，則出乎人情之外矣。今日所欲救者，第三國亦其一也，津滬漢粵，皆爲第三國權益所在之要地，不幸皆爲蔣介石所斷送，而在新中央政府範圍之中，第三國誠知主客之道，與新中央政府訂平等互惠之交，人以情與禮來，新中央政府亦必以情與禮報之；今乃不幸而以路人且以敵人遇我，假使新中央政府以此待遇第三國，第三國其將何以爲報乎，惟第三國被漢敵對之心，亦惟誤認新中央政府，無獨立自主之資格，不能保障第三國已有之權益，又誤認蔣介石尚有死灰復燃之希望，可以給與第三國未來之權益而已，如此誤解，何異吐口含之餌，別求畫中之餅以療飢耶。新中央政府，本求保護第三國已得合法之權益，第三國必拒絕其保護且加之侮辱，新中央政府，亦惟太息流涕，聽其消滅而已；或謂「九國公約訂明，魯豫中與主權與獨立，土地完整與行政完整，并維持中國之開放門戶，今此數端，均被日破壞，此英法美等第三國之所以對新中央政府也」云云，日本已將佔領之地交還，由新中央政府管轄，而對於新中央政府之行政，亦毫無干涉，則明明中國之土地與行政，均已如往者之完整矣。日本現又提倡中國收回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使中國由半殖民地而變爲純粹之獨立強國，與日本協力，而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途邁進，庶能達到所期望之目的。汪精衛與蔣介石，同是中國人，何以中國由蔣介石之政府治之，則謂之土地完整，行政完整，由汪精衛之政府治之，則謂爲不完整耶。中日兩國，自地理上，種族上，與原有之舊文化及舊道德上計算，非相親如手足，而推誠摯信，不能致共存共榮之良效，日本所期望者如此，中國所期望者亦如此，蔣介石乃採取遠交近攻之國策，假使英法美等第三國，處於日本之地位，其能一日容忍蔣介石，而不設去之之法，而盡力協助與之爲良友，與之推誠摯信之手，新中央政府乎；今新中央政府，一面雖誠意，與日本親善，一面仍容許第三國繼續享受其合法之固有權益，並未因有因親日本而仇視第三國之心，是中國之門戶，並未關閉，以拒絕第三國也；而第三國仍堅持其向者之敵視態度，而不反省，以順潮流，則新中央政府，亦不得不以相當之待遇還報之，此實非第三國之利也。

今日所欲救者，最要爲中國，不惟蔣介石已喪失之土地人民，新中央政府不惜忍辱負重，以和平之誠，得保存之效，且將勸導未喪失之各省，同歸和平之境，勿再讓喪失之災；不幸川滇桂黔各省，不加諒解，不予贊同，推其誤解之心，亦爲蔣介石及共產黨所煽惑，以爲新中央政府，爲傀儡政府耳，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目未盡實，心未盡死，全部喪失之罪，自有蔣介石負之，倘保存而爲傀儡，負責者何致喪心病狂，內爲國人所懷疑，外爲日本所束縛，捨胸門高蹈之樂，而甘爲傀儡耶，所以遲遲甚久，而後成立政府者，正求避此傀儡之辱，轉禍而爲福，因戰事未停，不能得十分之圓滿，然所保存之六七分，則蔣介石所喪失，即爭而不得之二三分，亦蔣介石所喪失，新中央政府，不

的大同世界——天下，而不是歐西人所說的「國家」或「國」可以說，中國人一向所理解的國家思想，是一個「天下」思想。除了一些受過西洋教育的人以外，他們所希望的，不是富強強兵，而是天下太平。由這種和平主義與中國民族血液內之結果，所以中國一向被視為無國家而僅有文化的大同世界。這種老的傳統，能否由歐西新的思想所浸染而澈底消除，在前是一向被目為未可斷言的疑問。可是從國民政府十餘年來所行政策而言，結果感能能出一件新的外衣，籠罩着老的傳統而已。即從思想上說，在這種新舊波濤之上，也充滿着矛盾；譬如孫中山氏所倡的三民主義，他所謂的民族主義，仍舊以世界大同為其終極目標，其實前者與後者乃是絕不相容的。由此可知這種種因了歐西新思想而對老傳統所起的衝突，其結果不免對老傳統起叛。由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成功而唱起的種種論調，最後自亦不免使蔣介石氏重新主張恢復舊道德，雖然蔣氏却在新生活運動旗幟下輕之地把他向老傳統投降的罪名掩過了。實則這種永遠不負責任而毫無政治道德的手段，是國民黨人一向所玩的把戲。譬如以「聯共」始而以「剿共」終，今又由「剿共」一變而為「國共合作」。至於因這種自身所起之矛盾而造的罪惡，人民和國家因此所受之犧牲和損失，則儘可不負責任一總之，一切證明十餘年國民黨受了外來思想之誘惑，自身非但缺乏澈底打破舊傳統的勇氣（實際亦不可能），且又復想這種傳統性之優點，以空造成種種的矛盾，而使今日的人民陷於水火交煎之中，其實東亞人有東亞人之根性，泰西的民族國家主義並不一定天德地載，中國數千年大同的文化生活，也不見得就是異教，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本來祇在求得一「真命天子」的出現，以實現其大同的權樂世界。所謂「真命天子」即宗教上之「救世主」一辭，來代替全體人民背十字架。即拿這個時代來說，民族的國家主義在理論和實際上，本都已逐漸消失其光輝了，假定我們仍舊要把這一個歐西的棺木來埋葬我們東亞的屍體，那豈非是惡毒的放毒嗎？世界上凡是一切戰爭，除掉過去宗教戰爭外，大多數總是為這一個民族國家主義所製造，關於這一點，自從八一三發生不幸的中國戰事後，尤應為我們同一地域的中國同胞人民所覺醒。

我在那時又說：在華州祇有三個重大的民族，可以決定今後的運命，這便是日本、中國和印度。歐西各國祇以民族國家主義之遺毒而造成了種々弊可挽救的錯誤（如戰爭等不幸的禍患），那末我們華州是否也將走上這條死路呢？我們在民族的國家主義之外，豈不能另闢一條新路嗎？這三大民族，現已處於三大不同的環境之中，可是同樣地似乎將陷入歐西自拿破崙以來所造的錯

惟不敢妄承喪失二三分之罪，且敢自信有保存六七分之力，使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一如蔣介石之但願個人，不願國家，則此幸而保存之六七分，亦永為喪失耳，其不能保存之二三分，川流不息各省將領父老，能與新中央政府表同情，則此二三分者，立可保存，而使中國立為完全獨立之國，苟各省不予贊同，則此二三分不能保存之實，當由未喪失之各省負之；新中央政府，不敢欺國人曰：「中國已得到完全獨立自主也」，然敢正告國人曰：「即有二三分之不能完全獨立自主，乃未喪失之各省將領父老，不予同心協力之故，各省將領父老，不能反躬自責，視國家如路人，使實新中央政府為外人之傀儡。」此一不惟冤枉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也，乃亦冤枉日本政府，蔣介石已喪失之土地，日本既以兵力正式佔領矣，有無交還中國之說，日本何所據而不直行佔領，乃必多一交還之委曲，樹一傀儡為障蔽耶；所以慷慨交還，且復一再申明尊重中國之獨立自主，新中央政府成立已逾兩月，日本不惟無所干涉，且處處予以諒解，事事予以援助，猶察古今中外之歷史，戰勝國對於佔領之土地，乃能實行交還，若日本今日之待中國者，以前殆無此例，日本既欲創空前之例，以消滅兩國子孫不解之仇，中國人不知感念，乃棄交還為虛偽，諷政府為傀儡，必為長期抗戰，使日本絕望於和平，因改而為長期之攻擊，即使戰爭可以延長，川流不息苟有喘息，然外援既等於零，徒恃血肉以爲抗，各省將領即不愛其人民之血肉，各省父老，寧不變惜其子弟之血肉乎。夫使和平絕望，獨立莫保，各省將領父老，誠宜有最後之決心，今則日本已悟戰爭之誤，昭示和平之誠，且對新中央政府為事實之表現，中國人入井，不惟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欲救之，乃至與我為敵之日本，亦欲救之，中國人乃陷於死地之蔣介石及共產黨為親，認救我之新中央政府及日本為仇，可以出井，而必永遠葬身於井，不亦大感不韙乎；蔣介石必認為最後決無勝利，必認斷無停戰可以救國，所以願為長期抗戰之宣傳者，特願個人之地位，不能自保，故不惜犧牲業人有難之血肉，以保全個人垂絕之地位，各省將領父老，則不願離新中央政府救國之苦心，又不願離日本交還之誠意，因是而為蔣介石宣傳所惑，蔣介石必死，其死也明白，各省之民衆與之俱死，其死也則胡塗；嗚呼！人間最傷心之事，莫有勝於此，而不免為胡塗之鬼耶！待至未喪失之各省，同歸於喪失，新中央政府，幸而保存已喪失之土地人民，亦必無可保存，待至新中央政府，不能維持之日，中國人民，亦必無有子遺，新中央政府與未喪失各省之父老兄弟，實有其安危，同生死之關係，故不敢不從井救人，斯望各省將領父老，勿以隔岸觀火為得計，徒詛新中央政府之瓦解，而忘禍之將自及也。

日本為救中國之人，此誼當永遠不忘，無日本政府之真誠援助，新中央政府先無從產生，更無從長大，此無可諱言，且不許諱言者也；雖然，新中央政府之忍辱負重，以運動和平自任，固欲以救中國，亦實以戰久不止，非中國所堪，亦非日本所堪也；和平而能立刻實現，固為兩國莫大之福；特戰爭已近三年，所以戰爭之因，則遠在三十年以前之歷史，雖有良醫，必不能對三十年之痼疾，起之於一旦，將來解三十年複雜之戰因，一方，必新中央政府盡勸導之力，且時時事事，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以引起民衆聽信之心；一方，必日本朝野，諒解勸導之艱難，時時事事，使新中央政府有以避民衆之指摘，而後可以領民導衆，共遵和平之路；凡此痛苦，皆日本政府所深知，所謂日本民衆，因渴望和平之故，豈不諒新中央政府之艱難，但求和平之立現，不計因果之紛紜，始乎責難，終乎怨望，使負責之人，無可慰解之方，惟有引咎而去；是其病在對事之難易緩急，不得正確之認識，已足使負責之人，不敢負責矣；尤可慮者，則計一時一事之利害，新中央政府，遠之耶，則傷日本民衆之感情，聽之耶，則授中國民衆以口實，以為政府不能保障人民之權利，一小事不能自解，從此動輒即歸無效，和平即將永絕，負責者即不引咎而去，新中央政府成立之要案，唯一之使命，已無形趨於消滅矣；是其病在聽聽小利，忽略大害，聽聽現在，忽略將來，無推卸運動和平之心，而已不免斷絕和平之望；尤有甚者，則不諒日本政府援助之苦心，觀新中央政府為無足輕重之機構，盡日本政府之力，以援助之，猶慮不足者，乃忍倡言，以一人之力推翻之而有餘，是為不負責，無意識之言論，新中央政府，自可付之不見不聞，不論不議之列；所惜者，則其言論，不免與日本政府之主義，顯為抵牾；所慮者，則此類言論，播之中國民衆，不以爲言論之自由，因以爲新中央政府之醜聞，可以推一二人推翻之證據，則和平之途，又由此而塞，是其病在不諒新中央政府，乃和平之樞紐，而和平乃兩國所同希望，敵等能兩國所同痛苦者也。

新中央政府，不欲與第三國為仇，亦決不倚第三國為其重，第三國斷斷不願，乃自保其利益，聽聽而誤，乃自

誤之中，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惜的遺憾！但自「八一三」事變以來，因了中日二國民族的國家主義所起之磨擦，假使這回衝突中日二國人民都不能謀善長之解決，則非但終將使此民族的國家主義趨於消亡，且將有被列寧、斯大林主義者之民族政策所誘惑之危險。所以，在一個近視的人看來，這一回戰敗的也許可說是任何一個對手方國家，實則在一個真正具有遠見的人看起來，則這一回戰敗的應該是老而落伍的民族國家主義，而中國人傳統上的天下觀念——大同主義應挾其新興的姿態，獲得全部的勝利。祇有這種主義才能抵抗赤色民族政策之威脅，也祇有這種主義才能使中日印三大民族共同合作，實行「亞洲地域的全體主義」而奠定一個世界的新秩序。

我接着還說：本來日本在發動事變以前，曾經過一個很短的躊躇時期。在那時他們覺得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放棄他們對中國的要求，以便向中國取得和解，另一條是積極要實現其既定國策，俾揭開遠東新史之一頁。在某一期，他們曾易於實行妥協與和平政策所誘惑，但這個時期是極短的。接着，爲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存在，遂使位於同一地域擁有同一運命的中日二國，終以兵戎相見。然而日本之單獨戰勝中國，雖在事實上是可能的，但所費時日或不至一如日軍所預料的迅速，其實力之消耗亦重。不過，我們要問：所謂戰敗中國，究竟含有什麼意義？單是把中國軍隊戰敗嗎？單是想把國民政府推倒嗎？我想具有清晰頭腦和遠見的日本人或政治家決不作有此想。因爲日本雖能把一個國民黨打倒，甚至使人民失去其信任，但欲永遠防止新的革命運動却是難事。以前，滿洲人以武力征服了中國，他們所以能建立新的皇朝享祚二百餘年之故，乃在於：(一)當時國際關係之影響全未發生；(二)滿洲人對漢人之歧視逐漸減少，以至同等待遇，且更重用漢人——於清初時即重用洪承疇和吳三桂等；(三)一切政治制度一遵明朝舊規；(四)無民族的國家思想，仍遵奉中國的「天下」傳統。然結果終尚以種族之差殊，而激成革命。假定現在日本人之民族的國家主義愈深，則中國人民族的國家主義也將因之而愈爲策勵。中國即使戰敗，日本如要防止中國人的不合作或游擊戰，以及新的革命運動亦頗成問題。再進一步說，日本即使不得義德二國之助，仍有戰敗蘇聯及中國的可能，但她在戰敗二國之後，又怎能保證自己已不致於精疲力盡，而能利用其戰勝的餘威，振絕英美等列強底支配呢？

當時我記得曾因上述理由，爲日本借籌代謀，覺得她除能極早促成和平之外，其它都煩惱。然而這種和平決非全無意識的兒戲，它必須有重大的代價，同時真正水

毀其權益，不足深問也。中日兩國之能否和平，則全繫於新中央政府之能否貫徹其主義；新中央政府能否貫徹其主義，惟觀兩國民衆對新中央政府之認識，認識不誤，戰爭立可停止，和平立可實現，新中央政府負責諸人，雖受如何之痛苦，皆甘之如飴，認爲貫徹主義必要之代價；萬一兩國民衆，認識不清，交與以難堪，使負責者一慚而去，則戰爭永不可止，和平永不可見，是其各則非負責者所能負，而區區之所以不敢不嘗者也。

今後中國思想界的根本問題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論及今後的中國思想問題，其範圍非常的廣汎，本就容易盡其全貌。然而如果不涉及根本問題，而加以解釋，則其餘的問題都將離開根本問題了。如果根本問題能夠充分的確定，則其餘問題將如快刀斬亂麻的解決下去。

依我所觀察，我確信中國今後的根本問題，仍然是「道」的問題。「道」的問題不僅與中國有關係，即與滿洲、蒙古及其他亞洲諸國也有關係。「道」之對於印度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擬在別的機會再加以討論。總而言之對於政治、法律、經濟以及教育諸種問題，今後將大加討論。任何的社會事件如果都不從「道」的觀念演繹出來，則不能獲得十分滿足的解決。在孫文所起草的「三民主義」中，也沒有充分討論過這根本問題，實在遺憾得很。

所謂「道」，在歐美諸國就不成爲問題。在東洋自往昔成了根本問題的「道」，在西洋就沒有這個名詞。若說沒有，反對的人必說歐美諸國也有這個名詞。有雖有，但像東洋古來所謂「道」那樣具有意義深遠的「道」，却沒有。歐美所謂「道」這名詞，是意義極淺薄的「道」，實在沒有表明像東洋古來所謂「道」的名詞。西洋有幾個名詞，全然從不同的立場上表明東洋所謂「道」的名詞。這些名詞擬在別的機會加以說明。然而德文所謂「Weg」，英文所謂「Way」法文所謂「Chemín」這些名詞，並不包含那暗示東洋所謂「道」的力量，這是值得注意的。

依我的意見，日華滿蒙今後應該以正確的被理解的「道」統一起來。這不僅應及於日、華、滿、蒙，並且應及於印度、緬甸、泰國乃至伊蘭、阿拉伯、阿富汗等國。

然而對於「道」，儒教究竟怎樣說明呢？現在試從這點來討論這個問題。孟子說：「夫道一而已矣。然而同在「孟子」書中，也引用着孔子的話，而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這是在「論語」中看不見的話。然而在孟子時代以前，已傳佈着「論語」中所沒有的許多話。大概這也是其中之一吧。如果把這種話當作孔子所說的話來考察，則總是不正確的。

從所謂「Sollen(當爲)」的立場上來說，則應說「道一」。唯有仁而已矣。「因爲「不仁」並不是「道」，乃是違反「道」，而非人類應爲的事。然而從「Können(可能)」的立場上來說，能爲「仁」與「不仁」都是人類。人類有自由意志，所以能爲「仁」，也能爲「不仁」。人類雖能爲之，但爲「不仁」，不是人類應爲的事，所以不應把「不仁」叫做「道」。在孔子時代，倫理學還未如今日這樣的發達，所以兩個概念常被混淆着。別種動物與人類不同，

久的和平尤賴中日二國人士在打倒國家主義之後，能有新的世界體制下綜合覺醒。基於這點需要，我在那時起即感覺到樹立一種大同主義之新信仰，是今後我們兩國人士所同有的責任。雖然，我在那時僅把上述的思想，做了一篇短文登載於「新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但在此同一時期內日本有識人士，也有不少和我意見相類似的文章發表。最著的舉例，譬如說吧，土肥原中將在其「對華國民綱領的根幹」一文中，即提出地域分權的以東洋家族主義為根基的超國家的全體主義一種思想。他所謂全體主義，即世界主義，亦即我所說的大同主義。比較起來說，全體主義這一個名詞，還沒有大同主義來得切合於東洋的傳統。據他說，這種超國家的理想，在「一九一八」事變時即已為日本所憧憬，可惜蔣介石氏仍企圖依據德意克拉克西以謀中國國家主義的發展，才使日華二國雖同立在須為東洋而協力的歷史地位上，却設置在互相敵對的境地而引起宿命的「八一三」事變。他說：「欲使世界從無秩序發展為有秩序的世界，必須立在全體主義的思想。尤其好像現下世界在危機線上各國準備着戰爭或在戰爭的時候，更不能不站在全體主義思想上。或許可以說，近代戰爭本身，就使全體主義成了必然的思想。然而無論情形如何，所謂有秩序的世界，必然是能把世界種種國家及民族，抱擁在裡面，直保障他們和平，福祉，以及進步的世界。由這意味說來，所謂全體主義必須是能夠救濟世界的世界主義。可是已如上述，以唯物思想，個人主義，對立思想，權力主義為母胎而發展的全體主義，却不能救濟世界。那末，要從那裡去找尋能夠救濟世界的，真正的全體主義思想呢？那就是東洋的家族主義。東洋的家族主義，是異乎西歐的結合着流動的游牧生活或權力，資本與商品而發達的思想。它是以一定不動而固定的土地和農業生活為中心發達的。在自然區域中建立村落，以土地為生活舞臺，忙碌於農耕，為了欲保衛其土地和生產，對於災害和疾病的傳播等，不但家族一同合力與之競爭，而且村落人民全體也一致協力起來。作為個體的一家族人員，則為家族全體之名譽和權利，以超個人資格立在全體主義的立場上。作為個體的家庭，則為了村落全體而站在超家族的立場上。作為個體的村落，更為了國家全體而站在超村落的立場上。在父家長制之下，是存在着命令，權力，責任，服從，義務，信賴等關係。但在家族主義裡，則全體主義不但站在超越個體的關係上，並且也站在平等的關係上。這個關係是幾乎近於神祕，有機的發展。……因此之故家族主義可謂就是全體主義或世界主義。

由此看起來，土肥原中將所說的全體主義，實在就是大同主義底內容。這種家族主義和農本主義，原是中國

它們祇循從自然慾。再詳細的說來，它們祇有生存在慾和生殖慾而已。這兩慾都是自然慾。犬其高等動物雖也有發生一些道德心，但不大完全，實不能與人類比擬。它們祇渴思飲，飢思食的程度而已。因此，動物都是屬於自然界的。植物之屬於自然界，自不待言。人類有自由意志，並不是全屬於自然的。人類因為依理性的指導而行動，所以結果便能造成人格，而完成人格者的發展。雖然如此，但是這並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做到的。這若非與同類交際來往，而在社會上實現自我，則人格者的發展也不能充分完成。這就是說，因為在廣泛的與同類實行社交的關係上，「人道」便發生出來。在社交上表現人所以為人之道，乃是人類當為的事。因此之故，人類與動物不同，是創造文化世界的。

三

還有，我們實有考察人道與天道及自然之道的關係如何的必要。人類固然與其他一切動物一樣，不免要受自然之道的拘束。人類的肉體也是屬於自然界，所以要受自然之道的拘束，自不待論。所謂自然之道，若認為是像今日的物理法，那是錯誤的。人類像別的動物和植物一樣，有着生存慾和生殖慾。如上面所說，這兩者都是自然慾，所以受着自然之道的拘束。然而人類還有所謂完成慾，或發展慾之精神方面的本能。要是沒有這種本能，則人類便與動物沒有什麼區別了。人類有活動植物所沒有的精神本能之完成慾或發展慾。由於有這種本能，人類本來便具有着向真善美的目的無限發展的傾向。換句話說，這就是天賦的本性。這就是先驗的，並不是由經驗而獲得的。這雖由經驗而發達，但這本來是內在的東西。人類生下來就有這種本能，所以就能夠修養人格，而完成理性之能動的作用。這是人類與動物大不相同的原因。由此我們就可知，人格的尊嚴了。「中庸」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一書中所說的「誠之者」，就是認為「思誠者」。由此看來，人道是從天道演繹出來的。如董仲舒所說的，「道之大原出于天」。然而自然之道並不是與天道同一的東西。人道也有違反自然之道的。如果祇循從自然之道而行動，人道便成了像老子的所想那樣的小義末節，而變成幾乎無價值的東西。然而有時自然之道便不能承認人類之為人類的特殊的尊嚴地位了。這個問題將在下面討論。假定把天道認為是循從如今所舉出的完成慾或發展慾，則天道就能夠在自然之道以外十分承認其淵源。而且人道之有非常大的價值，也可由此加以肯定的。

四

我們人類能夠依理性抑制生存慾及生殖慾。若不如此，則生存慾和生殖慾就有超越其限度傷身的傾向。然而我們因為有理性，所以不儘不這樣做，並且為仁或義必須採取如孔子所說「殺身以成仁」，或孟子所說「舍生而取義」那樣，與自然慾正相反的態度。而且我們人類由此能夠完成崇高的人格。楠公在濠川戰死，就是一個好例子。從自然慾說來，楠公最好由濠川逃走，以救其生命，但他為義決不逃走。為武士而戰死，乃是以保全武士的面目。自昔時就有這樣抑制自然慾的事，就是雖渴，也不偷取泉水來喝。這就是說，無論怎樣欲喝的水，以為不可喝，則可以自制，雖死也不喝，這是抑制自然慾的。所以照自然慾而行動，未必是人類的本務。有時必須違反自然慾，以完成仁或義。採取這樣的立場，是理想主義者。

然而有些學者例如動物學者赫克爾(Haeckel)祇承認生存慾和生殖慾這二者，而不說明人類另有完成慾和發展慾。這樣，人類與動物之間便沒有什麼區別了。這若屬事實，那是沒有法子。然而人類不僅有自然慾，並且還有崇高的精神本能。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不承認人類有像完成慾，或發展慾那樣精神方面的本能。因為這種本能不很清楚，所以遂被隱蔽，招致道德上的黑暗世界，而發生了這次東亞可悲痛的中國事變。今日學者的任務，是在闡明人類應為之道。要是這樣做，正如太陽照耀任何黑暗方面，不使發生有什麼不明亮的地方，這是毫無疑義的。

五

然則歐美諸國是怎樣的呢？英國是功利主義的國家，功利主義的學說是從英國發生出來的。跟功利主義有密切關係的經濟學，也從英國發生出來的。英國固然似乎也有優秀的人格者，但導理想主義的學說。然而大抵一看其國民的動向，則有很濃厚的功利主義的傾向。昔時的奴隸買賣，或鴉片戰爭等事，姑置不論，即看最近英國所做的事，也很明

的傳統文化。根據了這批中國的傳統，才發生出今日日本人的精神主義，講人愛，效勞社會之精神，以及一死殉國之思想。關於這些文化價值，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不僅可以隨時發見其痕跡。中國就因接受了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大同世界主義之習慣孕育，其堅密之基礎迄今未完全為歐西的國家主義所衝破。今幸日本以國家主義之先進而和覺悟過遲的國民黨政策相衝突的結果，仍使日本走回於我們東洋大同傳統，這可不能不說是歷史上一種希有的奇蹟吧！

士肥原中將雖說出了大同主義之輪廓，但其理論的基礎在日本亦正在猛進之中。日本著名政論家福山正道氏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號改選上，更發表了一篇「東亞協同體之理論」。在福山氏此文，對於大同主義的思想，更有進一步的闡發。他說：「所謂東洋的統一，決非單純之直觀信念，若基於單純直觀的信念，在古來的東洋及日本世界觀上，決不少此種表現。在日本電報時代，已經有「八紘一宇」的信念。但嗣後日本的歷史又經過了二千餘年，到了明治時代，同西歐諸國開關交通等到發現東洋已在西歐制權之下時，像岡倉覺三氏似的曾以「東洋一體」和尖銳的藝術直觀加以反駁。在中國也有孫中山氏的「大亞細亞」主義，雖多少受西歐的封建主義觀念所支配，但仍倡言亞細亞民族的結合而成為大同世界前進的過程。他深覺自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歐戰，雖然逐漸指示出所謂世界道不僅僅包含歐洲及其支配下的地域（國際聯盟之產生，就是一半承認這一事實的結果），然地域主義除美國為例外被排斥。它僅在空泛的「普遍」系統中，為世界各國微妙的結合。他又說，東洋並沒有如西洋基督教為「中世紀統一」實體的文化統一力，所以在西洋以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為表現的民族主義而實現專制統一的領土國家時，東洋各國尚未產生民族主義的意識運動。在東洋這個深長眠時期，十九世紀西歐的帝國主義就以獨霸世界的姿態而侵入東洋來了。所以他認為東洋各民族不幸，就在無暇區別這種過去民族主義合理化的「思想」和行將發展成爲世界體制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現實之區別。因了東洋在思想上接受此種民族主義，西歐此種民族主義已在實質上起了大大的變更，故東洋也就不得不同時受此變更的影響。福山氏對於這點說得很清楚，他說：「西歐諸國在那時早已轉向到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東洋乃變成其商業的和半殖民地活動舞臺。他對於中國在民族主義發達的途徑中，忘掉了「東洋之屬東洋」，無暇察看到達在東洋地域會引起怎樣的變化以及反對其它東洋民族會帶來怎樣的命運，雖然直接負着目前戰禍的責任，但也承認日本有同樣的疏忽。

白，現在用不庸再來說明。美國當前時常標榜正義人道，攻擊他國，但這不過是幌子，而內心則完全充滿着功利，這是很明白的。美國大概是與英法一樣的國家。近來美國更作出比英法更放肆的舉動，似乎很驕傲起來。這兩國都不能避免神罰呢。法國自大革命以來，雖標榜自由，平等，博愛三主義，但並沒有特別實行着博愛。其功利主義的傾向與英法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德意二國雖與英法三國很不相同，但它們都是霸道的或權力的全體主義國家。如果說日本是全體主義國家，則這可說只在道德的意義上是如此。蘇聯是立脚於唯物主義上，而標榜着共產主義的國家。它在世界強國中，無疑的是一個最令人可怕的無德的國家。總之，道之真相在歐洲諸國已被破壞，而暗無天光。因之，歐洲各國都陷於不安的狀態，互相反目疾視，衝突戰事，動不動就要招致非常悲慘的結果。在南洋所謂道德，只根據於基督教而已。基督教已很失勢，會引起了世界大戰，甚至距世界大戰約二十年後，終於惹起了今日的歐洲大戰。更之，這種糾紛紊亂，危險不測的狀態，可說是因為它們所根據而行之道被破壞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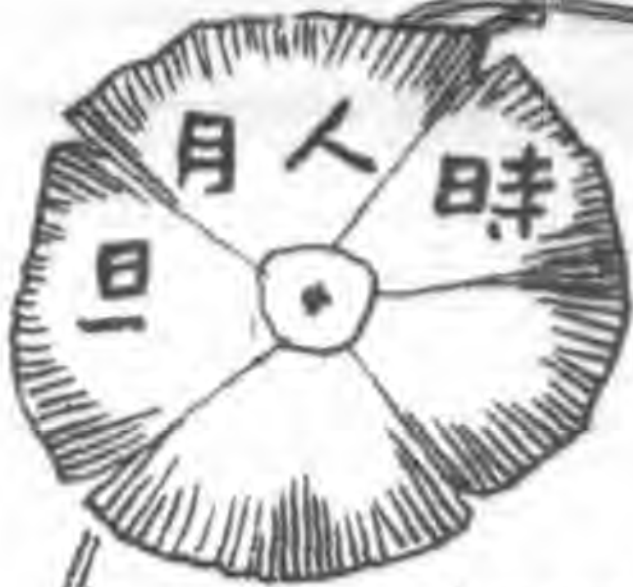
六

日本自變國以來直至今日，就已實行「惟神之道」。然而「惟神之道」並不是任何時都謂「惟神之道」。或謂「古道」，或謂「大道」，或謂「專道」。及至明治維新後，也謂「天地之公道」，也謂「數島之道」，有時也謂「斯道」。名稱雖有種種，但畢竟在日本所實行的，是「惟神之道」，並沒有種々與此不同的道。不論古今，東西，道全是一元的。日本是運籌這一元的道，而尊奉之，尊實行之。因為以這樣「惟神之道」為國家的基礎，所以國家的基礎是如磐石一般堅固，而顯示着經過二千六百年，將來愈趨發展的形勢。這是不可掩蔽的事實。日本不僅比較任何國家，有着一而連續的長久歷史，並且我們奉獻的「天皇是經過了一百二十四代，而將來將無限的繼續存在着。這樣的事固然不是偶然的。因為以萬世不易之道而立，所以在世界似乎出現着一種獨特的國家。如日本國民一致協力奉崇皇室，維持着忠孝一致的道德而不變，臨事能理想的舉國團結，以及軍除士氣非常旺盛等，都是日本國體所使然的。日本是道之國，稱爲「道之國日本」但是這樣的特色向來只應對日本承認的。日本從這樣的立場上向東亞諸國暗示着：凡國家應以道為基礎和根本而立。不僅如此，我以為日本因為在關係上必須肩荷其責任，而努力於目的之達成。

七

我已經在前面對於「道」的事，討論了許多。道的本體方面是永久不滅，古今東西有着普遍安當性的價值的。道本身固然是絕對的，唯一無二的獨自的東西。然而道之實踐的方面却不得不因各國的境遇，事情，風俗和習慣等而異。換句話說，關於實行的方法，各國不能一律相同的。「中庸」也說着「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但切不要忘記要水土這句話。我以為即使有這樣的差別方面，東亞諸國應首先一致戮力，以道為國家的基礎和根柢，確立新秩序，而努力實現永久的和平。

滿洲國自建國以來，雖僅僅經過了八年的歲月，但却完成了令國內外人驚嘆的可觀的成績。這是眼前適切的實例。滿洲國是以王道立國，做倣日本的國體，而實行建國創業，所以才能表現了那樣可觀的成績。因此，蒙古王國自不待言，即汪精衛氏方面的新中國，不需幾年也可表現出可觀的成績。然而新中國是要奉獻三民主義，而將以民主國立國的。新中國固然採取防共政策，但將建立共和國，而繼承孫文的遺志的。如果這樣，政治能辦得好，也沒有關係。然而在沒有王者的國家裏頭，是不能說以王道立國的。但是如果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自由主義佔優勢，則難免有這一種傾向，即將招致與道相背馳的結果。究竟在沒有王者的國家裏頭，所謂王道立國是否可能？向來在民主主義國家裏似乎沒有過實行王道的例子。如果以民主主義能實行王道，那是很好的。然而其實行果有可能嗎？我以為無論如何必須使其有實行的可能，但是我自己在這問題還未想出好法子來。總而言之，這問題是中國極重要的思想問題，然而這可說是一個難點。我自己對於這問題還未加以考慮。然而我是很願意知道中國學者，尤其與思想問題有關的學者，究竟抱着怎樣的見解。將來我自己也許再發表我自己的意見。現今暫且把這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而提出於中國學界之前。



歐洲

歐局一天天的擴大，以至引起全世界莫大的關心和注目，加之中華民國誕生後，揭揚反共和平旗幟的新中央政府，一方面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今日，滿洲國爲了適應此非常情勢，期使對外對內圓滿起見，於五月下旬，政府機構，從新改革，人事亦大爲異動。於是，前經濟部大臣韓雲階氏，辭職照准，接任經濟部大臣，而前外務局長官翁壽升氏就任，而

繼任滿洲國外務局長官翁壽升氏就任，而

官的，便是從前在滿洲國教育界上，極著功績的前滿洲國省長兼奉天省長。去年二月，曾訪歐使節團員中之一人，歷訪德意各國，完成重大使命，載譽歸來之軍機章氏，此次榮任外務局長官，又將隨從滿洲國皇帝陛下御訪日，爲光榮之風使員，可見章氏在滿洲國所負的任務，是何等的重大了。

滿洲國外務局長官章煥章

勤勉·勇壯·嚴謹

與亞外交陣營中之一員

章氏

現在四十九歲的壯年，奉天省遼陽縣人，年少時，家境貧寒，父以農爲業，因經濟不充裕，未得受到高深教育，從遼陽師範學校畢業以後，便在當地作小學教員，學生時代，便是一個孜孜不休，專心攻讀的高材生，及至脫離學生生活，爲學校的教師後，在授課之餘，惟恐學之不精，依然苦讀研學不止。章氏所以能躋身進到今日，當非偶然了。

由各地紛紛歸來，此實與安民工作，互爲輔佐，這一點不但是該氏自身，認爲很可自誇的一樁事，就是在滿洲國教育界上，也可以說是樹立了偉大的功勳。

大同

元年，氏被任奉天省教育廳長，百四年之久，對於奉天教育行政，始終熱心推進，至民國四年七月，說服服務多年的教育界，而榮任滿洲國省會哈爾濱市市長，翌年二月，其任滿洲國省長，以氏之勤勉不稍，不辭辛勞的精神，感化而高懸此北滿中樞省民者實多，實得了中央政府極大的信賴，於是同年七月，政府向德意派遺訪歐觀經濟使節團，遂被選拔爲負責重任的團員之一。歷遊歐洲考察半年

爲完善，教育方法，亦求新穎，章氏得以發揮才幹，顯露才能，一躍爲教育界中出類拔萃的人物，而聲名亦立時爲世人所知曉。

滿洲

事關，氏正在奉天，當時，學校的教職員們，大都逃走的逃走，辭職的辭職，教育事業，殆無人過問，一時頗呈頹廢狀態，氏不止於憂嘆，且挺身而出，組織奉天省教育籌備會，被舉爲會長，各方奔走，努力整頓結果，奉天學校，始得復文開課，學生亦

夫人

王氏也是一位很能助夫治家的賢良主婦，說起來，章氏却也是子女之福頗厚的一位，五男四女，長男述勳(廿六歲)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隨即即入大同學院，昨春自大同學院畢業後，服務於民生部教育司，承乃父志繼續教育服務。次男述寬(二十一歲)三男述勳(十歲)都在國民學校讀書，長女蘭階，於奉天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與遼陽名門張氏結婚，次女蘭樞(十八歲)現在哈爾濱高女三年級，四男五男，三女四女尙圍繞膝下。

總之

由前述氏之履歷看來，雖非外交專門人物，然而在勤勉，勇壯，嚴謹，人和這幾個點上，令人感到與外交陣營中的滿洲國外務局長官，正可謂得人了呢！

· 外史氏 ·

滿洲洲今昔談

遠藤柳作



我前後已看過三四回滿洲來了。最初所看的，是在大正六年（民國六年）我正任朝鮮總督府的官吏時，隨山縣公爵前往滿洲觀察的時期，那時是滿洲國還沒有產生出來的時代，所以現在的新京當時還稱做長春，我們一行觀察的地方祇限在奉天，吉林等鐵路沿線的主要都市，那時我便細細地想到滿洲與我日本是在保持着怎樣的密切的關係。其後我雖辭職了朝鮮總督府的官吏回到日本，但心中對於滿洲的將來，始終是予以不少的關心及研究。

然而在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一年，大正十二年）我偶然復得踏上滿洲的地域，那時正值滿洲事變後不久，滿洲國建國初期，是被招任為國務院總務廳長之職而渡滿的。在赴任後不久的昭和十年，恭逢滿洲國皇帝陛下親訪日的歷史的盛典，我榮膺選從之光榮來日本。在此盛典平壤告成之時，我便辭任又回日本。但我在作此「滿洲今昔談」時，應在第一頁特記大書者，就是滿洲國皇帝陛下親訪日之一大盛典。而且在此六月二十二日由滿洲啓程，二十六日駕抵日本，重建滿洲國皇帝陛下第二次親訪

日的佳日，真有不可形容的深刻的印象。原來外國的帝王來到日本的，這可以說完全是未曾有的事，在中國也是一樣，又在日本以公式的儀禮迎接外國帝王的，也是未曾有過，所以滿洲國皇帝的親訪日，在日本也是第一次的空前大典。

不過在明治時代曾有過滿洲國皇帝親到日本，但那是在編纂皇德與疾欲往美國治療路經日本的途次而來的，並非公式的訪問。因此在滿洲國雖然也有一部份人抱願相慶的心念，但是皇帝陛下是自身自設的希望這個訪日的大典的，觀此便知滿洲國皇帝陛下對於滿洲國建國以來日本所予以的努力援助，抱帶怎樣的感謝熱忱的一般了。

上次滿洲國皇帝陛下親訪日之時，日本皇室所予以的熱烈歡迎，真是連我們這些人員也都感激不盡，完全像迎接自己一族人一家人那麼親密。尤其是滿洲國皇帝陛下自幼時就與母后長辭，因此對於日本皇太后陛下宛如對母后一樣的親密而仰慕，真是一種極極美滿的光景。

又皇帝陛下對於日本朝鮮等國的熱烈奉迎也頗感激，關於此一事實對以下問何以日本國民這樣地熱烈歡迎，對此我善以因為日本是君民一體，皇室的貴客也就是國民的貴客，所以這完全是基於日本君民一體的情誼所致，皇帝陛下聽到此話深為感銘不置。

在玉駕抵平壤將入東京的時際，沿途的鐵路沿線，莫不擁塞着學生的歡迎羣衆，斯時皇帝陛下始終是站立着答禮，並對附近的人說：「我一個人是不能應對左右沿途的人們答禮的，所以我對左側的人答禮，

你向右側代我答禮吧。」是這樣的誠心禮。又在參拜多摩御陵時，與一老百姓在沿途的田園中工作，在此老百姓向皇帝陛下下的車駕鞠躬時，皇帝陛下也站立起答禮，是這樣的誠心而感德着國民的熱烈歡迎。在歸國之際我得以蒙受陪乘車輦之光榮，在從神戶開出發就御程之際，有許多小輪船經過軍艦的近邊時，俱向軍艦行禮，此一舉也成爲是皇帝陛下所難忘的回憶。御乘輦經過關門海峽時，正早晨五時，四面供備軍需氣壓不得讓看，但對於從四方山上高呼「萬歲」的聲音，也頗感銘日本國民的至情，所以如果說真正理解日本的外國人是誰？那便我敢不虛僞地說：第一人者就是滿洲國皇帝陛下。而且在此歸國後也與日本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皇太后陛下以及秩父宮殿下保持親密的交際。

皇帝陛下在歸國後由於訪日所得的印象益加強其信賴日本正義的信念，堅定其將來永久鞏固一體不可分之關係，互相提攜以發揮東方精神精品的道義之聖道，並爲銘誌此感興起見，於康德二年五月二日發回皇親民詔書。此不過單單滿洲國皇帝陛下第一次訪日之際，對於日本朝鮮等國之歡迎深爲感德之零碎談片而已。由此日滿的關係，也就與年增加其密切了。現在每年五月十五日全滿必須舉行此回皇親民詔書的奉讀典禮。

我在昭和八年到滿洲國時，正值建國禮就緒的時候，因此治安方面還未告十分安定，匪賊人數還有相當的數目，農業方面也全未開始開墾，交通方面亦然，國境方面大半還未敷設鐵路，衛生狀態也有很多的遺憾。然而去年（昭和十四年）我第三次到滿洲國去旅行時，不覺吃了一驚。我上次住在新京時，人口不過只有十三、四萬人現在已增加到將近五十萬人，奉天不過只有五、六十萬人，現在已超過一百萬人。新京的市街在四年之內，而且完全改換一新，在昭和八年至十年兩年間我所住過的



- 六月一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三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五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六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七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八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九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一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二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三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六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七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八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十九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一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二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三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六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七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八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二十九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 六月三十日 日本天皇陛下親訪日之盛典

本刊

徵募

中篇小說

一、執筆須知

字數——四萬字左右(用四百字稿紙百張) 體裁不拘

一、選取篇數

入選四篇
(外錄取佳作五篇，原稿不刊載退還)

一、酬金

入選四篇
各酬金二百元
(佳作五篇各酬紀念品一件)

一、收稿期間

本年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卅日止
(有九月卅日郵局戳印者有效)

一、發表

本刊二週
年紀念號
上(本年
十一月一
日號)



住址，現在已完全不明其原址了。由此一事便可知滿洲國是呈示怎樣地急速躍進發展之一般了。交通也是如此，達至國境方面，已如蛛網一般地敷設了鐵路，在鐵路未通之處，則以飛機取得連絡，其交通狀態已進展至不低於於日本了。

又作成紀念事業所施設的病院，或各種衛生設備也頗為普及，產業方面也遵照那產業五年計畫，着着移諸實行，已按預定的步驟而實行了。

又民心的方面，由於理解日滿不可分的關係，近來日滿兩國人的心情，頗有接近之感，這確是值得可喜的事情。此外滿洲國是以五族協和來作標語的，故其協和狀態，也日趨於圓滿之域。

並且不由於此次中日事變的中日關係，或諸蒙汗事件的日蘇關係而發生動搖。且當此歐洲大動亂時，日滿也顯示益加強其一體的關係。此種因素，是由於日滿兩國皇室互以親愛的情誼結合所賜致。是故際此第二次的御訪日之時，我們國民應當要比前次加倍地熱烈歡迎，俾滿洲國皇帝陛下得始終以愉快的心神完成旅程才好，這是深為盼望不置的。

我在昭和八年到滿洲國去的時候，日用品等已經都是以日本貨佔居大部份。可是去年去時一看，竟全部都是日本貨，而吃了一驚。再在教育問題也是實施着日滿共同的教育，日滿兩國的學童同桌共學，真是愉快的光景。我承滿洲國要人邀到其家招待時，其款待的酒，也都是用日本酒，於此可知日本酒是大受滿人歡迎的。日本菜看也好像比以前還要被滿人愛吃的。以我所看，連兩國人的趣味方面也都逐次地接近起來了。那邊的摩登小姐們頗有愛穿日本服裝的趨向，又在日本婦女們之中，也有愛穿中國旗袍的，且此種趨向已有漸次增加的傾向。從滿洲大陸的氣候或風土來看，總是看滿洲人方面有許多好處美點

似的，所以在衣食住方面日本人若到了那邊，還是應該盡改爲滿洲國的風俗才好。

我前後到過滿洲三次，若將此三次的滿洲來加以比較觀察時，真是有感慨無量的地方，大正六年時的滿洲，與昭和八年時的滿洲比較時，正有如天地一變似的感覺，但去年所看的滿洲，更是令人驚異其發展之神速。滿洲國的人士是這樣的說：「日本在此六七十年的間採取了泰西的文明，把那費了數百年，在西洋築成的文明，日本僅以六七十年的間就築成了，所以滿洲國是要將日本費了六七十年間所造成的文明，在較近的幾年內，便將其堂堂築成才是，因此日本的一年正該當滿洲的十年，是要能够顯示着這種程度的進步才好。」

我聽到這句話時，便認爲這話確是很有道理，所以我想還要再到滿洲去，而且希望實地去看滿洲國的顯著地發展。我或者是因爲在其建國當初任過官吏，略盡了微力的關係，對於滿洲國總是懷抱有如第二故鄉的心情，等到再看到滿洲國比現在還要更加發展的時候，我才有來談真正的意義的「滿洲今昔談」的價值呢。

遺囑作此 蔣正人，明年五十五歲，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畢業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進入朝鮮總督府，歷任總督府秘書官，秘書官，參事官等，大正八年(民國八年)任東京府參事官，大正十二年被派赴歐考察，回國後任千葉縣內務部長，大正十四年升任青森縣知事，十五年轉任三重縣知事，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由中內閣轉任知事，當滿洲院議員，因任天賦遺囑，發在天賦內閣時進入官任任滿洲院議員，及及知照知事之役，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入滿洲院任國務院國務院議長，昭和十年(民國二十三年)未幾任滿洲院內閣總理任財政院議員，去在任內閣內閣總理任財政院議員，以總理院內閣總理任內閣總理任財政院議員，但因其體弱，前經任女，正未知數。

法宣戰之重要官○漢軍任對法宣戰之重要官
本日下午六時半(日本時間十一日)即二時半)向法國之南德羅維拉附近進攻○法政府本日下午宣佈防備意國之空軍在巴黎一帶飛行時飛機令○法政府之海軍艦隊自本日下午二時起成爲中立狀態
○十一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二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三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五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六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七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八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十九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一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二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三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四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五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六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七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八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二十九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三十日 日本天皇陛下本日行幸宗廟參拜神位

意大利參戰與國際政局



在這支戰線中，其態勢最耐人尋味的意大利，終於六月十日向英法宣戰。而與德法兩國在共同戰線了。同時德法立即向希臘進軍，北非非洲法屬埃塞俄比亞一戰攻擊。這天意大利參戰的意義，在於德法兩國上將引起微妙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德法兩國有加以估計的必要。(編者按：六月十一日午三時，希特勒對德軍官兵演說，宣佈德法兩國對意宣戰的形勢也。)

一、意大利參戰的原因和意義

與德國站在軍事同盟關係上的意大利，在英法對德宣戰時，應該立即加入德法方面作戰。然而意大利却不願明態度，而維持中立狀態。意大利所以不立即加入德法方面作戰，依我們的觀察：第一，因為意大利的經濟力貧弱，要在短期間獲得戰爭的資料是困難的。例如煤的九五%和煤油百分之約一〇〇%都必須仰賴外國。加之意大利在同比西尼亞戰爭和西班牙內亂中已

耗費了相當國力，所以意大利在去年九月英法開戰時，不能立即參戰。第二，法意邊境的防備在地勢上對意大利不利。如果意大利參戰，則英法聯軍將一躍突破法意邊境，而轉而意大利侵入德國。第三，意大利的參戰不僅將引起德法兩國實行對意禁運，而且將加速美國加入英法方面而向德國作戰，結果，對德國反有不利。在以上的原因中，最大的還是意大利的參戰準備遠未完成，所以意大利對於參戰問題不能無所考慮。

然而意大利現在竟不顧上述阻力，而向英法宣戰，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現在意大利參戰的準備已經完成。去年秋季在德法開戰期間，意大利參戰的準備還是很缺乏，加之，英法海軍在地中海上還保持着優勢。然而經過了九個月的期間，意大利參戰的準備可說已經完成。而且北歐作戰以後，英國確實喪失了多數的軍艦和飛機。因之英法在地中海上的勢力

與國際政局

確實弱了不少。尤其自德軍侵入荷比盧三國之後，不利於英法之工夫，不但德法三國中立國已淪於德軍之手，而且法國也已被德軍攻入。現在法蘭西首都巴黎的形勢已趨岌岌可危，論戰只是時日的問題。德軍里尼諾斯在目前進軍佔有絕對優勢的時候，即使美國參戰，也無濟於事，所以德法雖然決然起來，加入德法方面作戰。最後，因為英法的講和條件不能滿足意大利的要求。自英國在北歐作戰失敗後，意大利反英法的態度愈加積極。因此英法和美國便竭力防止意大利參戰，但結果終歸失敗。因德法與英法之關係在戰爭中對立的。這對立是在於地中海霸權的爭奪上。英法方面為了防止意大利的參戰，曾提議了關於地中海和殖民地問題的講和。然而英法方面的若干讓步却不能滿足意大利對地中海帝國的奢望。因之，意大利除了以武力開拓自己的命運之外，實無其他途徑。

這次意大利參戰的意義，德法索里尼的宣言所說之我們要打破那緊束我們的地中海的鐵鎖之換句話說，意大利參戰的大目標就是要把地中海帝國。要建設地中海帝國的鐵鎖，必須把英法的勢力從蘇伊士運河和直布羅陀海峽驅逐出去。不斷的威脅意大利國防之安全的法屬科西嘉島和英屬馬耳他島非歸入意大利的統轄不可。在意大利對岸的北非法屬突尼斯也非歸入意大利的勢力範圍不可。這樣，意大利的艦隊地中海的鐵鎖，以建設地中海帝國。所以在這裡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意大利的參戰是以滿足意大利自己的要求為主，所謂援助德法，實行德意軍事同盟是第二義的。

二、英法意在地中海的軍備

意大利既以英法為對手而在地中海上爭霸，則我們對於意大利和英法在地中海的軍備，實有加以比較的必要。意大利在



地中海的現軍備有勢力五十萬噸，雖比較英法海軍勢力七十萬噸處於劣勢，但意大利的軍備在與其優勢的索軍協同作戰下，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

試將英法意在地中海上的海軍力，比較之如下：

國別	戰艦	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艦
英	22	12	100	100
法	18	10	80	80
意	15	8	60	60

五三三
五二五
五二〇

由上表看來，英法對意大利的噸數比率爲七對五。英法在東地中海配備約四十萬噸海軍勢力，在西地中海配備約三十萬噸海軍勢力。意大利在東地中海配備約四十萬噸海軍勢力，而在西地中海則配備約三十萬噸海軍勢力。英法海軍總比較意大利佔優勢，但在空軍飛機的發達的今日，英法的海軍却減少了不少的威力。

英法的主要海軍根據地爲亞歷山大里亞，海法，塞浦路斯島的法國加斯多，貝魯特。在馬耳他島則佈置潛水艇；在西地中海的海軍根據地則有土倫，比塞多，阿爾及爾，直布羅陀，阿爾等。意大利海軍的主要根據地爲大蘭多，斯培西亞，在地中海則有西西里島的墨西拿，奧加斯大兩軍港，撒丁島的卡利阿利，班特刺黎亞島以及利比亞之的黎波里斯(Tripoli)。東地中海根據地則有多得喀尼那島的羅得島和勒魯斯島以及利比亞的托波兒克，以對抗英法。此外，在西地中海認爲意大利方面的海軍根據地，則有西班牙的巴里亞利群島的密諾下島和馬佐下島。

至於空軍勢力，意大利有轟擊機一千六百架，驅逐機有一千二百架，戰鬥機有一百架，攻擊機，輕便機有六百架，觀測機，哨戒機有九百架，其他尚有二千架，合計有五千四百架。法國空軍在其本國有二千架，在突尼斯有五十架，英國在其本國有二千架，在埃及及近東方面有五百架。然而英法空軍爲德國空軍毀滅了不少，而且還要

三、對於國際政局的影響

意大利的參戰對於國際政局有重大的影響，現在試從各方面加以考察。

由於德軍在比荷法三國之擊退的勝利，而站在盟國的英法，現在因意大利的參戰將更陷於不利的地位。今後德軍在西部戰線作戰的成功，同時將使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作戰發展於更有利方面。而意大利在地中海作戰的勝利，將使德軍的作戰更有利。這樣，法國在西部戰線的抗戰更加困難，或者將單獨與德國講和，亦未可知。

土耳其因爲去年十月十九日與英法締結了互相援助條約，所以意大利的參戰將有促進土耳其援助英法，而使人戰事瀰漫的可能性。而且土耳其與英法締結同盟，實是在因爲恐懼意大利進出東地中海的結果。據六月一日倫敦電訊，稱「如意大利開始向英法攻擊，或在巴爾幹和地中海方面採取軍事行動，則土耳其政府將立即加入英法方面作戰，而有採取軍事行動的決意。」這雖是英國根據英法土互相援助條約第二條第一項「歐洲任何一國把戰爭發展至地中海，而英法參加戰爭時，土耳其應援助英法方面作戰」之條款的一種宣傳，然而英國必用各種方法引誘土耳其參戰，是不成問題的。如果土耳其的參戰實現，則德法之波及巴爾幹，是不可避免的。這時，意大利與蘇聯的關係，將站在極困難的立場上。

其次，因意大利的參戰，有捲入戰爭的可能性的國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就國體上說，是接近德意兩國，並且在其內亂中攻擊人民戰線軍時，曾受到意大利的巨大援助。此外，意西兩國在地中海上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尤其是直布羅陀本來是西班牙的屬地，但是這個地方已經多年爲英國的軍事要地。這是西班牙極欲收回的地方。所以在英法聯合軍節節失敗的今日，西班牙之飛機騰起，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德軍攻入巴黎入城

(六月十五日巴黎消息)德軍攻入巴黎入城，十五日巴黎一德林德空軍，十六日巴黎一德軍。



再次，與歐洲動亂的機會企圖在巴爾幹伸張其勢力的蘇聯，其態度是值得注意的。據六月十日羅馬特電及其他外電，認稱蘇聯已成立諒解。其真偽雖不得而知，但如果這消息係事實，則蘇聯對巴爾幹將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向。於是蘇聯將利用歐戰的擴大，德意與英法互相混戰的時機，向弱小國家伸張其勢力，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次意大利的參戰將加速美國參戰的時期，因而歐戰將擴大爲世界的大規模的戰爭。由德與英法，尤其與美國具有密切的關係。從政治上來說，這三國都爲反全體主義國家，而以維護民主主義責任。從經濟上來說，英法與美國在經濟上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因此歐戰一勃發，美國政府修改中立法，廢除武器禁輸條款，俾得更容易對英法供給武器。自英國在止歐戰失敗以後，在美國已有人提議修正強生法案，以便英法用信用借款購買美國的軍火。德軍所推行的比使美國更走上進一步準備戰爭了。

羅斯福兩次要求的國防費約達四十三億萬美元，都通過國會。這可說是美國正式準備正式參戰的第一步。一般人認爲美國參戰將在今年十一月總統選舉之後實現。然而英法的地位由於意大利的參戰，將更加困難。所以爲了解救英法的危機，美國的參戰恐怕將提早實現吧。然而美國在參戰的決定上，最苦惱的是太平洋上對日的海軍對峙關係。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則美國的參戰恐怕發生很大的困難。這樣看來，意大利的參戰不僅歐洲，即遠東的國際政局也要受到影響。



讓我們也來談談中日提携的問題吧

譚 賢

「人們總有一天棄絕了戰爭，那真純的和平也准有一天實現在人間哪！」

我們真高興得很，想不到「華每」竟做了尋求這真純和平的先驅者。她竟會在中日雙方人們的思想和言論上，給與莫大的覺悟和轉變；她真像個光明之鐮，和平之鐮一樣的，把人們由岐途迷徑的路上喚回來，終於把人們早已丟掉的「真實」，「良心」，「公正」，……給震盪得逐漸曝露了！

如果我們讀了「華每」近幾期里，所登載的言論，就是個很堅確的佐證——像長岡克曉的那篇「中日關係的基調」揚揚烈烈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前瞻」還有孔陽安的「中日關係的基調論後」尤其使我們更興奮的，是編者先生在「編後隨筆」裏，說的幾句話：「既有意見，既有希望，則熱辯在所不免。熱辯才能促使中日文化的提携，才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真義，……我們期待每個讀者，都能表現出批評的意識，爆發開批評的熱情……」

好了！現在讓我們也來大膽地，痛快快快地，談一談中日提携的問題吧！在未談這問題以前，讓我們先給他下個定義：「日本是個獨立國家，而中國也是個獨立國家。日本要謀自己國家的發展，而同時不能不顧到中國國家也同樣的謀發展。中國人是人，日本人也是人。中國人要想揮扎國存，同時也要顧到日本人同樣地要揮扎國存。」

到底為什麼中日兩國，竟會弄到今天的這種地步？而又為什麼中日的國民，仇視心竟會那樣的不可消滅？這種事實的造成，恐怕中日雙方都不能辭其咎吧！——尤其是日本——我們看芳澤先生曾在「華每」上，說過這末幾句：

「所以中日兩國所以弄到這種地步，或許有其他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多由於日本的軍閥擴張，常被擴張，日本的態度也時有變遷之端的地方。但由中國到日本歪曲的地方，也復不少。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世界時事漫畫選



Die Petroleusen Europas

Achtung, Neutrale!



歐洲的放火犯人 (邱吉爾，萊諾)

對那取的工作吧，這次要用力油點點點點。

正義人道和炸彈

對於巴爾幹，英國拿正義人道和炸彈兩個東西來了。察知英國的大謀的「巴爾幹姑娘」忙忙地說：「救我吧！英國救我來了！」



Mit Bombe und Bibel

↑中立國啊，請注意張伯倫，萊諾公司徵求新戰場的啟事！仔細讀這廣告，是這樣寫着：

一，費用是您要全部負擔。一，快來報名。一，若是旗色不好的時候，要快跑到適當的地方去。

„Hilf! Die englische Hilfe kommt!“

×日本以往的思想舉動，是不是過於率直缺乏完滿？而中國對日本是不是有些歪曲的地方，這些在以往的事實，都昭然於目，真也無須乎加以爭辯。我們看楊鴻烈先生，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前瞻」裏，所引證的幾段文字，就足見日本對中國的觀念是如何了，在那篇「支那滅亡論」裏，有這樣幾句：

「……本常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口頭禪，隨時即與婦女媾無所顧忌，先妻喪未定，隨時再娶不犯法，人間之變態，是澳洲自島其父兄之頭，以愛發於英人之體，是非洲撒比西河，自食其家之肉之體，以生物學論之，則食下等動物，以倫理學論之，則為狗彘之行。地球好生之靈，豈有是種乎？夫價間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列國代，豈容有是種乎？然則，稱支那為四萬萬人，而無一人可憐也。然則，稱支那為四百萬英方里，而無一英方里可憐也。地球通例，國民學公理，無人之所無主之物，人各有其地之權，支那支那，其稱地球上六十三國之公共領地乎？此余國國民所憤憤，而動定支那之筆一不可也。」

除此以外，還引證了那位有權威的佛教信徒，大谷光瑞氏竟把中國形容了個「中華匪國，把中國分了所謂的幾種：官匪，軍匪，政匪，學匪，盜匪，故國中皆匪，無人不匪。」

像這樣的言論，在中國也是尚出不窮，楊鴻烈先生也引證了幾段，其中像胡適氏的「留日學生之日本觀」裏說：

「……彼若毒蠱，而後以毒，略云：『日本文化一無足道，以暴而當，則是至惡，以分而當，則人民皆盜女媧。』又云：『此輩自稱日本人之真相，語極惡毒。嗚呼！此輩而代表日本人之世界也，則中日之交，豈能與夫我國外交之舊情也，不亦宜乎！』」

像這種種荒謬謾罵的言論，給中日雙方的人們看了，他們要作何感想呢？此外再加上以往的「九一八」、「一二八」、「五三」、「七七」、「八一三」等事，其民國四年大隈內閣，向袁世凱提出的廿一條，還有田中內閣的「積極政策」……這些，是不是都促成兩國感情上的大激刺呢！

中國遍地貼滿了「打倒日本」等類的標語，把仇視敵國的思想，灌輸在天真爛漫潔白無瑕的兒童腦中，這也是事實。這事實雖是因了日本的激刺而起，可是這種舉動不能不給日本一個大的反感。

如果，現在在日本人依然不肯把廿一條或

積極政策的觀念拋掉，只在口頭上變變善，而骨子裏即仍然包藏禍心。仍然要爲自己的慾念去做一番試驗。而中國人也依然抱舊：「不打倒日本，中國沒有出路。」「寧亡於英法，不亡於日本」自棄的觀念。這樣黃種人真是已經走上自殺之路了！——不過，我們相信那種時期已經過去了。

楊鴻烈先生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前瞻」裏，對於這一層說得很痛切：

「對於此以後，中國固然要變態了。日本，日本也變態了。中國，此事能否變態成功，則爲歷史永久和平能否成立的唯一重大關鍵。我們白一知心的朋友，應當互相知心，彼此能互相瞭解，互相敬重的，中國與日本真正的交心做一對好朋友，那末彼此之必能互相瞭解，互相敬重，與私人間的情形無異。」

當然，中國與日本要求東亞的永久和平，一定要彼此徹底的認識清楚後，才能彼此瞭解，能彼此瞭解得各無疑義，才能達到互相敬重的地步。這是盡人皆知而無疑義的定理。我們希望日本不要在意志上認識中國，不要在事實上認識中國，我們所切切禱望的，日本應當以真實而坦白的良心來認識中國。而中國人也應當把卑視，仇恨日本的心理和觀念，根本消除掉，要以十二分的信任心來和日本合作，親善，提携。

孔賜安先生在「中日關係再調後」的一文里，末尾曾說：「現在既有了和平機會，則就應速謀和平。可是目前，日本不以平等互惠待中國，中日之間絕沒有百年和平。中國人要再小看日本，那價值連城的和平就不可得了。」

是的，如果雙方以往的觀念不轉過頭來，那真是難到了極點。不過我們很相信日本是很知道：武力絕不是征服異國的工具，而能征服的却是「仁愛」。我們看日本的大人物藤川豐茂氏，是怎樣的主張「仁愛」呢！他說：

「『當我們的一切一切，上至國家的繁榮，下至國民的福利，在都市，在機關，在醫院，在工廠，在商店，在街上，隨處都充滿着溫暖可人的愛。任何地方，都沒有冷到一點一點的冷。而愛之溫暖的地上，却比冷得冷沙更難得。』此文雖然是說給日本國民聽的，但我們也可以推測，一切人都是愛了，而且愛得熱烈。仁愛，是萬能的，他們總想把這把利刃變爲和平，互相了解，互相敬重。」

日本正在空虛空氣的聲譽之下，所以它的政策總變，根本動搖了。我不相信：日本沒有這種，這種政策，我的確相信：沒有犧牲，所以對日本的觀

Gratulationscour bei der neuen englischen Regier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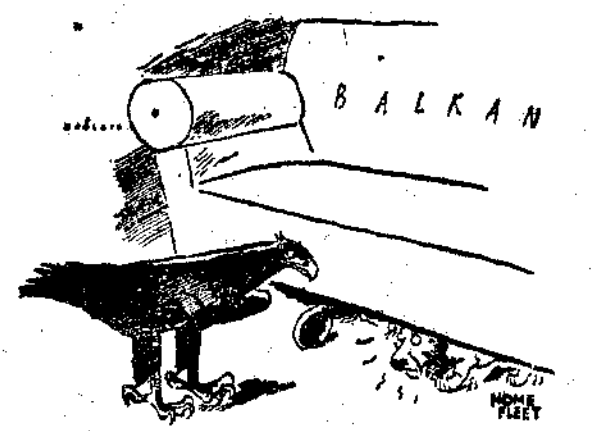


慶祝英國政府來的客人們，是阿比西尼亞皇帝西拉薩，貝尼蒂斯博克大總統，波蘭的斯米格羅元帥，摩爾巴尼亞皇帝索古，挪威外交部長克德，西班牙赤色政府的主腦內克林等。——預敬的是貝吉爾女官。

„Na, endlich trifft's nun den Richtigen, da sind wir ja bald komplett!“

這艘船是德艦「Voikischer Beobachter」號的。英法兩國點了火波蘭便是失敗了，其次擄動了挪威，比那時，在挪威小國挪威城之奔向德國，這也爲德國所制伏了。這次英法兩國又想着以火點着了巴爾幹。——這是德國的六月前在見解。

Unterm „Mittelmeer“-Sofa verkrochen



Hermann Stukas: „Kommst du vor?“

「椅子壞了！地中海下面的椅子壞了。在這個椅子下有一個膽小的獅子（英國）潛伏着。德國的急下爆炸機君毅然對他說：『快快的出來吧。』」

我們知道：日本人的思想向來是以儒學爲中心的，當然對於「仁愛」兩字的道理，有著很透徹的了悟，我們看長岡克雄先生在「中日關係的基調」一文裏有這樣一段：「明治大帝在日俄戰爭中，接到英法大總統的請帖時，即向日本國民的預言，同時即向國際的預言。明治天皇一聽到英法大總統的請帖，即顯出了驚人的勇氣。這種大勇氣，我們日本人是知道的，但是外國人是不知道的，日本人是知道的，但是外國人是不知道的，日本人是知道的，但是外國人是不知道的。」

他文說：「八紘一宇」的那句話說：「禮武大帝建國不稱神，有八紘一宇的這句話。這句話中動動不動說爲日本古所世界的野心。這完全說錯了。……如果知道這話與國民的野心，生則所謂歐戰的天下爲公四字一脈相通，則抗日的國民勇氣，也會明白八紘一宇的這話了。在這八紘一宇上，有一代領袖指而抗日的中國，對於「八紘一宇」這話，而曾開松浦文相。松浦文相對此這話的說明：「八紘一宇」就是把五大無邊的疆土，即歐亞亞細亞死傷的疆土，擴大於天下的意思，並不包含所謂主權的這話。」

我們再看近衛首相，曾再次的向中國聲明說：「日本真正所希望的，不在滅亡中國，而在使中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合作。」

我們由以上的這幾段看來，就可知日本並沒有吞滅中國的野心。我們知道日本並不是絕對以武力爲國家的國家，從明治天皇就以仁德爲懷的。那種精神就是孟子所說的：「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的話了。我們絕對相信，日本絕對是不主張霸道，而是主張宣道的。

已經錯誤的中國人！趕快把那種卑視和仇恨鄰國的思想，根本消滅掉吧！我們要把眼光放得遠些，拿出誠懇信任的態度去和日本合作。而日本也應把那種純正的同情心表現出來，好像以往的那種「幸憂樂禍」的心理，和「中國不亡實無天理」的觀念，迅速改正吧！如果中日雙方真的能够這樣，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問題呢？我們最末要大聲的說：現在中日所必需的，是真實的提攜。人類所必需的，是仁愛的良心。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再去強調合理的欺騙良心！

滿洲生活必需品株式會社

滿洲特殊社會

生活必需品的九成，仰給自日本輸入的滿洲國，隨着中日事變的進展，已遭遇到生活必需品的困難以及物價昂貴的煩惱；且其趨勢已呈示漸次過厚的脫光。像這種緊迫的狀態，若依然放任而不顧，則滿洲國的國民生活，是不能保持安定；且甚或致使將在於何時發生什麼國家的重大事件也未可知。因此及此點，滿洲國政府爲使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豐富潤澤起見，以及企圖配給機構的合理化及維持物資供給的潤滑化與保持適正價格，以備應付一朝有事之際，可動員物資之國家的使命起見，於康德六年（去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新京創設了一個

滿洲生活必需品配給株式會社（資本金一千萬圓），但其國內外諸情勢，除

漸加上過迫，尤以日本的加以限制而國幣集團的輸出，致滿洲國內的表示物資不足益加深刻性，而給國幣呈示益加深刻性的狀態，在國民生活裏顯有投下了暗影的趨勢。因此政府爲謀此項對策起見，決計將生活必需品會社的機構加以擴大，定於康德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佈滿洲生活必需品會社法，將此本屬於普通法人的該會社予以特殊法人化；同時將資本金一千萬圓一躍增至

五千萬圓

（總額半數）。其出資關係以滿洲國政府出資四千四百萬圓，滿洲國官吏消費組合出資二百萬圓，滿洲會社出資二百萬圓。且將此充當滿洲國政府的物價政策的代行機關。其業務的範圍也不僅限定配給部門，而兼營生產部門的投資，以及提倡生活合理化運動等，是具有潛在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企圖的強有力的實行力，名實俱成爲戰時下國民生活的大配給所，而扮演着重大的使命。具有着在計畫經濟下的滿洲國之典型的

特殊會社 使命的此所生活必需品株式會社，其所經營的一年間之金額，是預想可達至五億五千萬圓，銳意的積極進出於遂行國策的第一步。對於獲得物資雖處在日本的輸出人限制之中，但自去年至現在的商品配給，尚有剩餘者二千數百萬圓，收斂着相當的業務成績，相當地完備國內物資的供給調整的實績。尤其是對於滿洲國政府的重大國策事業之北邊振興工作地帶，也有供給了豐富潤澤的物資，此一點頗獲受着邊境住民的感謝。

又關於配給方面，是在與全滿各省縣的整備委員會保持着緊密的連絡之下而從事着，因此物資偏在的傾向，也漸次轉趨緩和起來，此一事實也確是值得注意的。再該會社所張羅於全滿的配給網，自新京，哈爾濱，奉天，吉林等主要都市以至於

遍及全滿

有設置支店十九處，配給所四十二處之多。再爲保存物資起見，在全滿洲主要都市有設置十七處的倉庫及支庫，其倉庫的總面積達至三萬四千平方米的基大。

該公司所辦理的品目，遍及衣食部門的生活必需品之全般，又獨限定該會社可輸入的品目有砂糖，協和服及材料，織皮鞋及開襪套鞋，運動用具，粉，鹹鹵，及鹹鹵，昆布等類，輸入這些商品類，是由設置在大阪，名古屋，廣島，下關，仙臺，小樽，高崎，新潟等八處及釜山，羅津，營口，大連等處的該社之辦事處辦理，直接運輸至滿及全滿的前記之支店及配給所，由這些支店及配給所再配給



滿洲生活必需品株式會社總本社的建築設計圖案

於全滿的滿洲官吏消費組合，編成消費組合，鐵路機關生計所，興業合作社，開拓團等各種消費團體並營業團體。因此於此種販賣網的統制，如從來所經過的同一商品在每次轉運移動的時候，價格便提高，或在每換包裝時便遭損毀的弊害，已大爲減少者此種係事實。

將來方針

加以觀察則可看到已有所決定的根本方針，尤其是對於統一規格，調整配給的方面，是一路邁進於嚴格的普及國策之工作，並且在此場合也是採取與既存的國策者保持緊密的提攜。又從日本的商品的供給也屬於滿洲國內的需要之增大，漸次變爲不均衡，因此該會社決定對於各種商品在國內生產，生產投資自不必說，運送用的用項等也決計從事之，是在積極地進出於確保國內的物資了。又此外該會社中央批發賣市場起見，此次已在該會社的機構裏新設一市場部，將新京，奉天，哈爾濱，安東等主要都市的市場陸續收入於其下。於是該會社正是與戰時下滿洲國所遭遇之未曾有的物資不足難之激浪爭鬥，而確保國民生活，進而對於

國家經濟

的健全發展，予以莫大的助力。因此該會社的業務也就漸次趨於複雜化，已亟亟有改革人員的機構之必要，能在本年四月三十日斷行組織改革。據此項計劃來看，是將從來的經理人制度廢止，採取理事長室，營業部第一，第二部，經理部的四部制。經理者田氏親自擔任營業第一部長，在第一總活躍，理事長由前任滿洲銀行總裁的島田茂氏就任。理事長室的下面有置監事及庶務人事，調查，企劃等四課。經理部分設會計，警備，管理等四課。營業部的第一一部分設營業資料的兩課，第二一部分設衣料，雜貨的兩課。再將大阪支店升格

關於「中美日報」的錯覺

原 田 稔

在上海租界內現今還有保持舊餘喘的一團新報「中美日報」。這個新報雖然被隔絕的租界內的地域，以妨礙汪氏的和平運動，詭譎國民政府，並且漫罵那些協力於新東亞建設的言論機關爲「毒物」。他們的立場既然與我們不兩立，則他們的言論自然不能與我們一致。

然而他們最近竟向我們的雜誌再三的放出了充滿毒藥的言說，所以我們不得不對他們最近的議論一併加以反駁，以免讀者對本刊的誤解。

菊池寬氏在本刊上發表了「致中國文化人書」一文，他們曾經加以攻擊，因而引起了數次的論戰。這是讀者所熟知的，這裡無再討論的必要。如果這裡不顯示菊池寬氏所以中止反駁的緣由，則他們或許認爲他們的攻擊似有得勝的錯覺。在數次的論戰中，菊池寬氏始終持着紳士的態度，與他們應酬。假使他們的議論有理論，有根據，則菊池寬氏也將以言論人的資格，自由而大膽的發表他自己的言論，與他們論戰到底。他們的議論近來愈顯露出無賴漢的，狂大的本質，只爲攻擊而攻擊，並無一點的理論和根據。因此菊池寬氏遂認爲無反駁的價值，而置之不理。我們有要菊池寬氏將這經過明白的通告我們的必要。

最近他們有登載「關於華文大阪每日」的名論。在其間頗有說這樣的話：「華文大阪每日」的推銷市場是東四省和現在的游擊區一帶。我們感謝他們給我們介紹本刊的推銷市場。

他們更這樣的說：「這個刊物與於一般海文化刊物的，乃在「它是日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它雖然穿着華文的外衣，然而在它的內實上却十足地顯露出一副日帝國主義者揮霍的臉相，吃人的臉相！」對於本刊的憎惡，嫉妒，謾罵，確實流露於字裡行間。很可惜的，他們爲什麼不說本刊是「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呢？他們的論據真是空洞，而不可把

握！不「穿着華文的外衣」，何以與友邦中國的朋友談話呢？我們雖是傲力，但却抱着加強中日相互理解，宣傳東方文化的意志，前真真真定東亞和平的一翼的熱烈意氣。如屢次所說明的，本刊既不是日本政府的御用機關，也不是軍部的御用雜誌。如果本刊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下發刊的，則賢明的六十餘萬讀者早已離開本刊了。我們同人也一定連袂辭職，轉任「中美日報」的編輯。如果以爲從在日本發刊的雜誌這觀念上，腐淺的漫罵爲「日帝國主義」，一般人便會高興，則這是全然缺乏時代觀念的理念，並且是對事態的認識完全不足。

他們接着又說：「例如，它的「封面畫」老是一些日本帝國議會堂之類，刊登這類着彩的日本山水人事風物，用意很顯，是要使讀的人有一種羨慕的心理。他們的着眼點是很奇巧的。究竟日帝國主義的野心是在「封面畫」嗎？我們沒有從創刊號翻閱的必要，中國的「山水人事風物」也說是留存着日帝國主義的野心嗎？至於所謂「一種羨慕的心理」，是小兒病的見解，對於所謂「封面畫」，原沒有深惡痛絕的必要，只對於雜誌之外觀上的體裁，予以變化，同時又加上些美觀就行了。那篇文章未說說：「現在從東四省傳染到華中和華南游擊區裏的「華文每日」，居然又傳染到本市的文化街上來了。」他們說本刊似乎已「從東四省傳染，其自作聰明的態度也極可笑。他們更發出「居然又傳染到本市的文化街上來了。」的狼狽之聲，也是很可笑的。

最近又言及本刊第三十四號卷頭語的「滿洲帝國的勳章」他們引用了我們所說的滿洲帝國的勳章一段，而謂：「從這里，我們足以看出傀儡政權「統治」下的東北，被處心積慮的侵略者，所踐踏的「程度」一般。大滿洲帝國之爲獨立國，用不着我們贅辭「東北四省」在張作霖覆滅的同時便已永久的消滅，而大滿洲帝國遂活潑的躍進起來。他們必須牢記滿洲帝國的領域。他們用不遺餘力開古代歷史，我們只勸告他們「讀前清以降的東洋歷史，就可明白了。這是我們的苦口婆心，但對他們總有一點參考吧。

他們更引用我們所說「汪氏的中央政府，將來倘若經過相當的時日，而在粉飾裝璜的中國能舉像一滿洲國」那樣的治績，則他們將怎樣地說話呢？中國招致像「滿洲國」那樣的國運，難道不是中國的誇誇嗎？東洋的光榮嗎？……」的一段，而咆哮的說：「這不足以對和平運動「背叛者」的辯護，適足以暴露其無可掩飾的意圖，野心或陰謀。我們只有攻擊「和平運動背叛者」，尙毫無爲他們辯護。更生中國已不理和平運動的背叛者陶高等人，而重慶也不理他們了。他們會爲和平運動的同志，我們對於這種慘狀不惜灑一掬同情之淚。在國民政府遷都之後，他們會寄信給一位日本人這封信最近已在日本公開發表，其文意已明白的問答我們所說「他們將怎樣的說話呢？」的疑問。我們沒有打算這樣的早去聽聽他們的意見，我們只說在東亞和平完成之後，期待着「他們將怎樣的說話呢？」

總之，中美日報只極盡反對和漫罵之能事，其態度確是無的放矢，如狂犬見人便咬一樣。在中央政府未遷都以前，便極力宣傳其無實現的可能性，遷都實現時，却「顧而言他」。他們對於這種卑劣的態度是恬然不以爲恥的。在新東亞建設的大波瀾以擁抱之勢和奮蹄之聲奔流其週圍時，缺乏時代認識的迂腐的守舊報紙在孤島一角裡發出惘惘的哀音，勿寧是使閱者傷心而已。他們反對新東亞建設的尾聲爲更生中國的大波瀾的嚮導所吸收，不久將不會再聽見了。在上海租界內的那些背叛時代的報紙中，已經有幾家被激流吞沒而消滅了。我們希望瀕死的「中美日報」與其向租界工部局哭訴救護，倒不如改變其認識，以求一生存於死地。爲中國言論的獨立和自由計，我們希望他們更改變美國殖民地的報紙那樣的「中美日報」的顯名。

爲支社，初代支社長由前之經理切山三郎氏就任。

現在再對於該會社的成績加以檢討一番：據去年度的決算爲九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圓的虧損，但此因該會社開設未久以及該會社的開設係在擔負國策的使命，故欲將當時由於物資不足，繼續無軌道地昂騰的市場價格提底至正常價格，堅欲維持適正價格起見致化盡了多大的犧牲，及碰到其他許多的障害物的關係，連其所樹立的八七六去年八月至本年七月的專業計畫計畫也遭流產，營業額未達至正式的軌道等關係，故去年度的虧損可謂極爲當然了。但是本年因各般的障害大半已見解決，業績也已逐次上了軌道，故本年度當可期待着得收相當的利息吧。惟這理應加以考察的，就是本年度的生活必需品會社所預想的販賣額的五億五千萬圓是否能實現，蓋此與維持滿洲國

適正物價 有極重大的關鍵了。要之若未能達至此五億五千萬圓程度的販賣量時，則欲維持適正的價格就陷於困難了。是故應使該會社的機能得十分活動，以實現此預想販賣額，俾得企圖維持適正的物價及配給的圓滑化才是。即假定本年度的販賣預想額能實現，那末該會社所發表的販賣利益率，可預定有四分之利益可獲，故本年度的利益可獲得二千二百萬圓者當可保持着確實的吧。營業額估計計爲去年度的倍額的七百萬圓來算，則純益金可有一千五百萬圓的希望。

這裏所期待者，就是自理事長島田茂氏以及活躍於滿洲國官吏消費組合並滿洲社員消費組合等對於滿洲國物價問題有權威的人們之努力了。這些人士對於擔負可稱爲滿洲國國民生活支柱的這個重大國策使命的該公司之業務，要予以怎樣的運籌，來打開這戰時下滿洲國的逼迫的經濟界，並能够確保國民生活至何程度者實大可拭目期待的。(記者小川)

(奉天市內的商業繁華第四平面)

滿洲商工業的中樞

奉天



奉天是個二百多年的大郡，在過去有層層疊疊的城垣，是滿洲南部平原的一個都市。由滿洲傳統歷史的全部，由元明清三代的軍事史實，推展到現在，如今它是一個自蘇俄入口的繁榮地，延長六百六十二平方公里的廣大範圍。二百餘年來，一代一代的政權更迭，奉天從來改變過其尊榮的王冠。而今，還是滿洲經濟中心，商工業最大根據地呢。

奉天，這個歷史的郡城，從元明以來，結成了三百來年繁華的幻夢，實在是有幾多興亡的歷史，輝煌的樓閣荒涼的草木，確有青星霜的史蹟，它是那麼一個充滿了觀光地的郡城。請讀在滿洲第一的大奉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北大營的砲火，給予了更重一個翻世紀歷史的改變。

奉天既是古郡，當然歷史的遺蹟也有。在奉天市外有兩個歷史的廢墟——福昭兩陵，一般謂之東北二陵，即以位置而言。東陵名福陵，在市東三十餘里，在一個形

勢佳良的山嶺之上，有很偉大的建築，寢陵之臺高一百零八層之多。莊嚴沈靜，松柏極多，青翠異常，差不多都是幾百年以前的遺物，高聳雲間，枝柯翳翳得格外幽茂，邀三五友人，置酒於草地上，暢飲其中，前道遼河如帶，曲折而流，聽柏松簌簌，如能得一半日之間，領此清幽之景，誠可抵十年的塵勞，清太祖高宗即永眠於此了。

北陵名昭陵，在市北郊約十餘里，惟山勢不高，是一人工所造，曲折迂迴，亦極幽麗。清朝第二代太宗文皇帝的英靈永眠於此。

昭陵是虹梁拱的矗立，華表依，不斷的寂寥，從右側的通用門越進去，老松蔭影的回溯其三百來年的生長，再次走磚道的正路，排列在正西兩邊的石馬，石象，石駱駝，石豹，石獅子，獸之的站在綠松的濃境，據傳說有兩頭，石馬，是模擬太宗文皇帝的御馬來彫刻的。

再順磚道往東走浮彫極佳的牌樓便現在

現前了。牌樓面是清康熙所親撰的一聯說聖德神功碑一碑文從所置的鐵欄空裡，尚可辨出來。這是配合極巧妙的建築，石階上刻有紋飾的形跡，使人總會想起海盛的清初。

牌樓是隆恩殿的正門，過了正門便是隆恩殿，過殿便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寢是半圓形的圓圍牆的，自崇德八年（一六四三）而手築造，到順治八年方算大體完成。其後經過了康熙乾隆年間屢次的重修，而到了今日。

(北陵正門)



此外在城市的中央還有清代的故宮，它的建築雖沒有北京故宮的龐大，但亦相當宏偉它是建於清代的初期，清太祖及太宗曾居其中。宮址佔有約十里的樣子，一切的形制，和北京相仿，朝觀地方是在中主寧院內中心的殿上，殿內建築宏偉，雄壯壯麗。東西宮院對列兩旁，翠瓦黃磚，表現得極其堂皇富麗，威儀嚴肅。現在雖然受了二百年來的風雨雨侵，然而，一切尚保留昔日的情風，還沒有湖殘零落的景像。裡面也沒有北京那些古蹟只有清朝歷

代皇帝的青樓樓而已。

十五年前為光復軍直的大路，昔為禁地，現改爲一般的步道了。

凡是到過奉天人那知道奉天有兩重城四字，這便是小西邊門的巍然矗立的鐵門上面的一橫條重鎖一四個大字，因為那兒是漢人市裡的必經道路，所以只要稍留意，便可知道的。

重於四個字呢，說起來，也是頗有來源。因為它是清朝的前期的國都，所以，自然是要留傳紀念而珍貴的。因此在清帝遷到了北京之後，也從沒有把這歷史的遺跡忘掉，而且加以無上的珍視，像以「陪都」的意義，也就是把它看是和北京有同等無雙的重要性，於是，當地的人們，為了珍貴和愛戴這光榮的尊稱，把它標明在極惹人注目的地方，讓人知道這是一個值得珍貴的城市，從前是一個國都，而現在却仍是重鎮！

奉天有很堅固而雄壯的城垣，城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方圓有四十里，是一個正方的城。外城，是在內城之外圍又圍以



(東陵的正門樓)

上境，方圓有百餘里，又呼為城。城各有八門，曰：大東，小東，大西，小西，大南，小南，大北，小北。各門皆高。相對，俄道整齊，內城外復有八關，名稱是與八門相同。城內大街上，大多是商店，而其中最繁盛的是小東門與小西門之間，兩道樓之間的，中街了。高樓有列，熱鬧繁盛，各大商店，皆集於此。於夜間，又設有夜市，燈火輝煌之下，遊樂之人，絡繹不絕。

之外在奉天附近，亦如繁昌，日產商店甚多，其中以滿毛，三中和兩百貨店為最大。更在日春町亦設有如東京之銀座，大興之心靈操一般之夜市，每至夜十二時始休。

近年因都市近代化，將來以前的古蹟完壞，如鐘樓鼓樓，均行拆毀。更在最近完成全市內的柏油路，復將古老地名改為區，稱，設有和大區，廣和區，大東區，瀋陽區，鐵西區等。在大和區有馳名各地的滿洲醫科大學的校址，北陵附近更有農科大學。



(千代田公園)

奉天一般市民多步地唯兩處，一為奉天河，俗稱小清河。它是在外城的東南隅，有一道河之支流，分成兩條小河，中間形成一個寬闊之，長三里多的一個堤岸，岸上遍植垂柳，河中遍生蓮花，其間有三五水榭。東首為植物園，種有各種花木。在河中小橋下設角，別有風味。南有第一大運動場，最西為花園，花草之外，鯉魚甚多。此外園中亭台山嶺多，以遊人休息。每至夏日，遊人極眾。每年多日，河水結冰，大可作平民的冰球場了。

此外市內以前有三個公園，一是在小西門外，一個是在大和區的北端，另一個千代田。小西門外的是有一些奇異的花草，和亭臺假山，以一些珍貴的奇禽異獸，來吸引一些遊人的，現在西門外的公園，已經改建為市署，一代繁華，自成過去。大和區北端的公園，也因日久失修，一些異禽奇獸，也相繼死了，因此；也是呈現沒落的現象。

現在只有千代田的花園風景最佳了，新植不及十年，一切的規模，很够得上一個時代化的花園，裡面的花場及池噴，以及噴樓房屋，都是採用歐亞兩式，自然是很美麗清幽，十足的表現出特別風味。園中地城很大，花木極多，尤以桃花櫻花為最，每當二三月之際，是「小鳥投顰婉轉，好花笑臉迎人」的。

假山甚高，曲折多迴，亭亭分佈，垂柳遮蔭，天日隱蔽，置身其中，披簾當風，實在是涼爽之至，堪稱避暑勝地。

日俄戰役確定了歐亞民族的雜種，滿洲事變又賦予奉天新生命，什麼是奉天的新生命呢？

是趨進的明日設計，現階段奉天發展的種種，似乎用不著介紹了。以奉天都市城內作中心的滿人商業者的股繁，以滿鐵附屬地作為中樞而構成的日本商工發展的基地，這都是過去已定的事實。可是使人們不能忽略的，是奉天都市的明日建設。

奉天大奉天都市計畫的中心，是以小西門內為水塔，現有的延長是四百平方公里的區域，在廣達十年度，人口百萬的巨費作奉天都市計畫事業，在滿洲是看其共實的大建設。現在奉天的經濟也發展，是該戶的日趨輝煌，他滿了市工都市的奉天。

滿洲的商工地，躍進的奉天發展的生產部門，占滿洲進步的滿西工業地帶，那是滿洲大做出現的根基。

從滿鐵本線兩側有十七萬畝的廣大的地區，已作為廣大的工業地帶，這都是請為滿洲第一的近代機械工場（自然是日本人經營的），像紡織工場，羊毛工場，啤酒、酒、醬油、的釀造事業，其他機械器具金屬化學各種工業的運作。現在工場數是有二百餘處，全資本金，是四千七百萬元，生產額是四千餘萬元。雖然不能與外國的商工都市相比，但在滿洲它是唯一的。據調查奉天市前年的物資流通量是六億上下，從大阪商工業方面來分設工場已有百餘處，這將將來在滿洲有大阪出現的可能。在將來或者能與大阪對抗亦不一定，這樣的躍進，是使人們所想不到。

奉天是滿洲中樞貿易的基地，凡入滿洲的物產是必須經奉天中樞才運到內地的。中樞貿易的黃金時代，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遭受到世界的不況，奉天中樞貿易因為政治經濟關係，關於中樞貿易找不出好的成績。然而近年來，輸入移出的中樞貿易市場，奉天的躍進，實可以說是驚人的出現了。

在貿易發展的指數上看來，從民國十九年度的輸出總額上來比較一下，以十九年度為百分比時，前年度竟顯示了十倍以上的好況，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九的標子。

在輸出上差不多是原料品，在輸入上是全製成品的成績，不過現在鐵西工場的增加活動能力，奉天市的中樞貿易的前途如何，是有可研究的地方，不過現在的確是中樞貿易的黃金時代。

巨大的消費都市，奉天不但是商工上的

都市，在另一方面則來滿洲，因為人口的數目自然也就是一個巨大的消費都市了。

為了工業地帶建設的進展，和近年來進上業者的好況，竟可說成奉天市躍進的明證。更說，更顯明的，在展覽場與遊藝場都是現出繁榮的打鐵錘與日趨。滿洲的都市發展與進步的奉天市明日的躍進。是在我們意料中的了。

總之，奉天是一個工業都市，更有古老的歷史，有現代的壯麗，一切的建設，都是隨着時代向前進展着。（記者 譚慶）

讀「黑月亮」

王朱作 蕭四書譯

默夫

我們的人間是一個變態紛歧的組織，其中有黑暗的地獄，也有被陽光，照射的地方。在後者的地獄裡，人們享受非常美滿的快樂生活，無憂無慮，而前者則徘徊於陰森的地獄中，為一條苦澀汚濁的生涯而掙扎。手足不能動彈一下，渾身從毛孔裡發出淋漓的鮮血，想掙扎，想脫離，但掙扎在身上的拘束，然而痛苦，沒有那種氣力和剛毅，胸中也熱之一種為自己出路打算的完備計劃，於是祇有頹然仍度着那種可怕的生活。這是實在的情形，多少在地獄裡的人都有着這種近似虛實的心理，所以黑暗才仍是黑暗，黑暗裡仍舊有人生活。「黑月亮」實是很好的例證。這裡沒教給人什麼力量。

「黑月亮」裡的故事是一個罪惡而污穢的角落。人物二個是一個孱弱的可憐蟲。那非人生活是可憐的。就是這樣的。開始而終作者都悠悠地動着平泛泛的筆，無緊張，無曲折，但正途中，有不少處是讓讀者有些微痛有人道主義的憐憫感。

這故事裡含著的感情成分太濃厚，但作者在那裡像調上了水，變成稀薄的汁液，感人的力量亦隨之而單薄了。我讀時是這感到的。

雖然，本當的取意和文字是無可非議的，或者說是值得讚美的。四月三十日

家人庭訪問記

分三米大·分七米七

飯常家的氏相煥張 國洲滿 臣大法司



•子公及婦夫氏張儀片照•

一條寬闊平坦的水門汀的大馬路，永遠是這樣的整潔，除了大汽車的往還，和少數行人的步履，間或也有駛行過的私人汽車，和馬車洋車。

沿

帶這馬路向東拐，一個僻靜的小胡同，一進胡同，兩側便是一座座洋式樓房，周圍環繞着灰色的洋灰牆壁，黑色的大門旁，掛着一個字跡渾濁的「張煥相」的名牌，令人一看便知道，這是滿洲國司法部大臣張煥相氏的宅邸，而且懸掛着的名牌，又是出於氏的親筆。

一個初夏的傍晚，夕陽染着燦爛的餘暉，涼風習習吹拂下，汽車迅速的把我帶到了這所宅邸的門前，車一停下，大抵裡面的僕人，就覺察到外面有客人來了，打開大門，記者隨着走進院去，房門兩旁，臺階上的兩個約二尺高的精緻的小石獅，依然幽閒的蹲在那裡。

邁進門，一個身穿美麗的花布衣服，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兒，從裡面跑了出來，見了我深情的行了個禮，一面喊道：「媽，客人來啦！」隨着便把客廳的門推開了。

間客廳的客廳，牆壁上掛有名人的書畫，四隅几上，陳列着青翠的盆花，我在外側的一張椅子上坐下，這位可愛的小女孩兒，便也

在我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她是大似最小的一位女公子，今年只才五歲，然而說起話來，往不帶五歲的孩子所能說出來的，聰明伶俐，很有禮貌的樣子，一看便知道是生長在詩書人家的子弟。

不一會兒，夫人張黃東蘭氏，身穿一件清淺縐紗的夏衣，笑容可掬的走了進來，雙句整潔，記者說明來意。夫人笑道：

「我們家的事情，不用我怎樣說，大概您也都知道吧！」

「是的，知道是知道一些，不過想更詳細知道些。」
因為夫人除了在家料理，治理家事，侍夫教子外，在社會方面，也是一位極能活動，非常能幹而知識充足，經驗豐富的女性，夫人是日滿國防婦人會首都本部部長，婦人會的諸多繁事，自然都不免要夫人親身籌辦，同時因為夫人才學淵博，見地超卓的緣故，又不時為各種新聞社等所舉行的各種婦女座談會的邀請，因之，與夫人彼此相見接談的機會也最多。

「大臣到南滿一帶司法機關去觀察，已歸回來了吧。」
「啊，已經回來啦！」

提

提起張大臣來，是一個莊嚴而慈祥的健壯的老年人的面孔，眸上眼線，高鼻樑，八字鬚，相貌很有些和日本的荒木大將相似，令人聯想到偉人相貌的特點，往不是不然而而的。

張大臣現年六十一歲，奉天省開通縣人，三十年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原係軍人出身，對於漢學頗有研究，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即為總務部部長之重要幕僚，二三年後，又赴營口為通商局長，其後則去北滿，在哈爾濱為陸軍十八旅旅長，吉長，吉哈爾鐵路總司令，總之，為哈爾濱行政長官，東北軍航空總司令，這時便趕上滿洲事變，事變後，暫時退隱家中，及至康慶四年一月，應滿洲國政府的聘請，繼出來在國務院任職，同年五年，任協和會企業部長，協和會在職僅八日間，便繼滿洲清氏而榮轉為司法部大臣了，迄今，任相的重職，已滿三年有餘，三年之間，盡力於法典的編纂，刑務的處理等，對於司法界的功勞，自不待言。
「大臣在家嗎？」
「在家，洗澡呢，就可以洗完了。」
和夫人閒談之間，大臣身著輕快的便服，也進來了。
「啊！您早來啦！」大臣說話，一向是這樣的和藹，互

相落坐後，筆者詢及大臣的興趣娛樂等，得知大臣雖然作了多年的武官，却依舊喜讀古書，研究經典，閒暇時便練習書法，字筆非常高妙，然總不露於世，此外，對於園藝，亦頗愛好，而且對於移植花草樹木等，很有研究。

邸宅的後面，便是一個寬敞的庭園，幾個花臺上，所撒的各種花種，已經發芽了，至於由盆裡移下來的花樹，茂盛的在隨着晚風搖曳，花臺的後面，種的是茄子，豆角等菜蔬之類，牆根處便是幾排玉蜀黍。

大臣在公務之餘，常是自己和夫人一同管理着這些花草蔬菜，培土，撒水，除草等事，大臣都很感興趣，同時，夫人也非常愛好園藝，喜歡花草，曾說過：「最愛天竺，牡丹，只是自家種的開得晚些，不過到秋風起的時候，便能鮮艷奪目，很有可觀了。」

若

說起張氏之為人，性極剛強果斷，自己應作的事情，一向不求於人，更不輕易採取他人的意見，而且非常正義，辦事公正，絕不存若何私念，如昨冬遣人到熱河一帶偏僻地區，視察各司法機關，聽說窮苦地域，因年歲不佳，食糧缺乏，即一般住民，大抵困苦得將當地青草樹木，殆已食盡，當然監獄中的犯人，也是同樣衣不能溫，食不得飽，甚至因凍餓而死者，亦大有人在，大臣聞言之下，不勝憤慨。

性行為不可能問題

伊禮斯作·鉛刀譯

人們（指醫生）所聽男人秘密的肉體障害，多半是關於性行為不可能的事情。

據我們人的經驗，有這樣障害的人都不是行為不正或者淫邪的人。往往他們都是品行純潔，生活高尚，甚至還有超群，傑出的智能。但是他們對於自己不能生殖一事都是苦惱萬分。照肉體一方面來講，性行為在所能有中居於消化機能的地位。因為它不是生命的必要因素。古語說種族是建築在飢餓，愛情這兩條支柱上。但是，對於個人，這第二根支柱是不可缺少的。時常可以看見人們在某一個方向能有出色的發揮，可是煩惱着性的缺陷。據說，體育家們容易陷於性行為不可能。

在古昔——較比原始的生活形態——生殖機能不僅是最超越最重要的機能，並且，在社會生活上幾無其

立即設法，增加行刑經費，以救濟此等窮苦的囚犯，由此，氏之為人，亦不難想像而知了。

前面已經說過，張氏對於漢學頗有研究，很可以稱作一位學者，藏書很多，不僅醫書裡，積滿了各種古書和法學書籍等，而且故鄉撫順的邸宅，聽說有三間房子，專備裝書之用，可見該氏藏書之多了。

大臣又頗喜辦各種公益事業，哈爾濱的文廟，便是張氏在哈爾濱行政長官時，所發起建築的，最近為了將日本的崇拜精神，傳統給滿洲人民，遂於前年秋季不惜巨資，在撫順新屯，開始建築神社，供奉神武天皇，昨春業已竣工完成。

張

氏令尊原係經商起家，為當地富紳，業已逝世，現與夫人之間，有公子一人，名運祝（十四）肄業於白雲町小學校五年級，女公子三人，長女蘊英（十八）自南嶺女中初中畢業後，便轉入日本數島女子高等學校就讀，現已四年級，次女蘊瑤（十六），亦在同校二年級，都非常聰穎智慧，讀書亦極勤勉用功，加之於大臣對於子女們的教育，一向採取嚴格方針，公子雖僅一人，對之亦非常嚴厲，毫不寵愛，因之，男女公子，不但為學校裡的高等生，就是在家庭中，侍奉父母，亦頗能盡孝道，至於待人接物，謙躬知禮的態度，令人見了，沒有不贊歎大臣家教優良，子女

他文化的機能，可以與之並駕齊驅。如果對於這一點若有缺陷，就會被看成是一個失掉男性資格的人。但是，後來發生了兩種變化：一方面，廣義的說，有許多種重要的文化活動，需要高度的創造力，幾乎無人過問它是否與男性生殖機能有關聯。另一方面，由於生理知識的進步，證明了在身體自然活動的後面，有各種內分泌液的存在，它是所有力量的總源泉，保持種々程度補償的均衡，可以把生殖機能的活動轉化一些，甚至於可以向另一方向加大它的力量。所以一個人設使在性行為方面不可能，也許會在其他生活領域內比一般人高明的多。

我已經提過，人們都知道著名的體育家，時常有這種情形。同樣，毫無疑問的，在美術，文學，哲學的智識領域內有崇高超貢獻的人們也有同樣情形。例如約翰密勒他的生殖機能即發育不全，但是他在世間活動並未發生何等障害。他在思想界享有恆久不變的傑出地位。他是一位論理學的權威，同時，對於

始能如此的。

「聽說大臣對於古玩也非常嗜好？」

「嗯，古玩我也很愛好，時常蒐集一些。」

「大臣每天起牀的時間很早吧！」

「啊！起的倒是很早，不管多夏向例是五六點鐘就起來。」

「夏天也許還要早些呢。」夫人從旁說道。記者早就聽誰說過，大臣是一位早起者，無怪乎氏的身體，能够這樣健壯。

「大臣和夫人的生活怎麼樣，非常時下的現在和從前也不能一樣了吧！」

「非常時下，物價騰貴，物資缺乏，當然處處都要節約。」夫人說道：「無益的消耗費用，那是不用說了，穿衣吃飯，也都不能不省儉，因為大米不足，所以從早就實行了秬米（高粱米）大米的混食，而且秬米七分，大米僅繼三分。」

「大臣的飲食，也是一樣嗎？」

「都是一樣的。」

「那麼也真算堅苦了。」

不知不覺，談話的時間已經不短了，記者步出這所莊嚴的邸宅，天已將近暮色。

婦女在人生上的地位，他還是一位熱誠的擁護者，而且，高尚婦女也是極端推許他，禮讚他。其次便是考波，他對於英文詩，可以說是一位纖巧，敏感的藝術家，這總算不成問題的。但是，他個人的氣質，幾乎是女性的。有時候很能工愁善病。至於巴枯寧，據說他也是性行為不可能，但他流露過大的男性特徵，具有強烈氣概的性格，煽動了全歐志起革命的，社會的衝動。在某一時期，似乎被公認為主要社會理論家。不過，結局，被他的強敵馬克斯替代了。世間沒有比他們三個人再各自不同，可是他們只有這一樣相同那就是他們生理的缺陷，都在同一方向，他們雖然不適於作「造人者」但是他們是一「造世界者」的人物。

在現代，有許多人以為我們的世界並不像從前那樣需要「造人者」傳說中，諸位從船中出來，那時候性行為的運用，極為重要。但是，到了今日，人們環顧世界的情勢，並不感到「造人」這工作是怎樣迫切需要了。

六月十二日於新京
坤 燈

興亞釀造株式會社

建設新東亞經濟體制的意義，是在於中日滿經濟合作的一點。爲要供給我王道樂土的東亞民族活動生活的精力之酒類起見，已有在華北創立了一家興亞釀造株式會社，是在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創立的。資本金爲五十萬圓（全部繳訖），其股份的關係係爲理化學興業株式會社出資三分之一，昭和商會出資三分之一，華人方面出資三分之一的一個合辦經營公司。

本公司所經營的事業爲製造及販賣理研酒，酒精（alcohol），汽水（cider），洋酒等品類。將來並擬擴充營業兼製造中國酒（高粱酒）。現在的年產能力爲酒精六千石，理研酒一萬石，汽水四打裝的箱五萬箱，洋酒類（威士忌酒，柑香酒，葡萄酒）二百五十石。製品的商標，理研酒則用「國華」「萬壽」，汽水則用「光」，酒精則用「興亞」而出品。在市場上到處俱博得極良好的聲譽。

販賣方法概採取特約店制度，主要的特約店如下：
 天津：正華洋行，泰信洋行，大丸，伊藤忠商株式會社支店

（以上爲綿絲綿布貿易商）

漢井商店，內川洋行，光明公司，吉阪公司（以上爲食糧品店）

北京：白木屋，協和洋行

濟南：大阪共榮石油商株式會社支店

又代理店方面，已有興昭和商會天津支店簽訂契約。

本公司所誇揚於世的所謂「理研酒」者，並非用米作原料釀造的，是由於理化學研究所實驗研究出來的一種施以某種化學作用而造出來的所謂「近代酒」。其特徵爲在芳醇方面，不但不劣於一流的銘酒反要勝過之，且絕對不會腐敗，也無放入防腐劑，故可謂極合衛生的，且又絕不會發生酒精中毒的危險，或發作由飲酒弊害所引起的動脈硬化的毛病，此已在事實上證明出來。

本公司今後自當致力於對華人誘導其飲日本酒的趣向，及努力造成無雙的東洋美酒，成爲東亞民族人人所歡迎嗜好的優美品。

製造工廠除天津工廠之外，目下正在申請建設濟南分工廠。

本公司的社址：天津市日租界須磨街一三號之二

本公司的幹部人員：

- 社長 長 吉野小一郎
- 專務 松本茂三郎
- 董事兼經理 深谷邦藏

貿易商

得人和

店主 潘植我
 神戸市西町三十四番地

輸出入商

營業品目
 肥料，製紙原料及藥品，巴爾普（Pulp），工業藥品，碳化物，煤炭，織物原料，雜貨等

株式會社 島田商會

本店 大阪市東區瓦町二丁目六十二番地
 支店 若松，大連，天津，奉天

棉花，更生絲原料，紡績綿，新興纖維商

株式會社 島田商店

本店 大阪市西區南堀江六丁目
 支店 名古屋，久留米，神戸
 分號 天津日本租界住吉街一號，青島泰山路一五號
 上海崑崙山路一三六弄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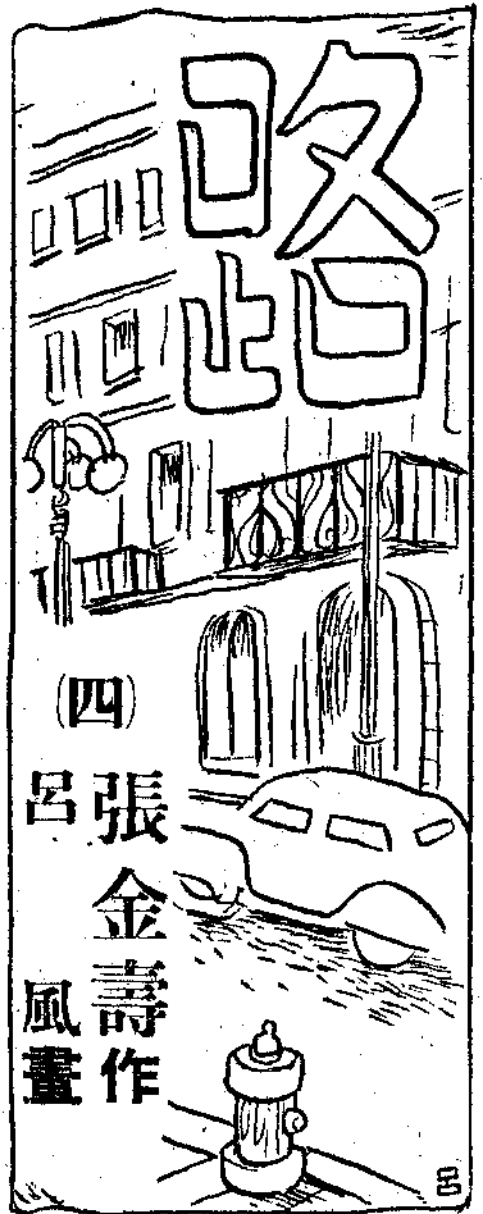


專門製作

- 低速度傳動用輻機鏈 (Roller Chain)
- 高速度用線狀無聲鏈 (Linersilent Chain)
- 昇降機用鏈索 (Elevatorlift Chain)
- 各種運輸機用鏈索 (Conveyer Chain)
- 各種扣鏈輪 (Sprocket-wheel)

椿本鏈索製作所

大阪市旭區鶴見町六二〇番地
 電話旭三二一九號・堀川四九四八號



(四) 張金壽作
風畫

四

「達三，笑什麼！」

「笑那老傢伙。」

「哪有什麼個可笑的！」

於是達三便不言語了。笑什麼？在這裡不是問句，帶些制止的口氣。

見頭目有些生氣，達三就不言語。但又急於把這故事聽完，故又拍了師兄肩頭一下，意思是叫他和他到廁所去說。

廁所只是三個坑，上下左右都一點遮掩沒有。且並非排在一起，這邊可以蹲兩個人，如再來人，非到對面去排洩不可。每列有了三個人，很快的就都提起褲子，因為對面的一切全都看得特別清楚，平時無論怎樣發鬧，由口裡可以說到任何動作，儘量使動作細膩，然而在這裡却究竟有點不好意思，彷彿怕對方發現秘密似的趕快站起。

然而若另有別的事欲商量，其重要如已超過那種不好意思，便也舉可到這裡來，因了所談的事把心情引去，就不覺得誰人難得害羞或叫人難得害羞了。

達三與師哥各持一張紙，就蹲在這裡。繼續討論着剛才的問題。

「他還說什麼來着？」

「他說他越老越有勁。」

「那個老傢伙呢，說什麼？」

「她不信，她用手巾捂着嘴，說是怕風吹了舌頭。誰知道老傢伙就猛然跳起，把她按下去。」

「真他媽老不死心，別給我們年青的留點開的份兒啦，」

這老小子，老妹兒！」

這是昨天晚上的事，師哥向達三學說新來的老子的笑話。

老子的確已不再青，頭髮白的比黑的多，據他自己說他已有六十五歲。兩隻眼有一隻能看人，另一隻在年青時為人用白灰揉瞎，作爲他好打架的一種懲罰。一隻眼既看不見，另一隻眼就得多費力氣，把神經都灌注在一邊。自然三四十年来永遠一邊用力，那隻壞眼就很容易的被面皮拉向好眼這邊，成爲習慣，便被人稱爲斜眼，是在瞎子的外號之外另一稱呼。

無事時帶了墨鏡，人看不清他的眼，他却從墨鏡裡用一隻眼注視人，不只女人，男的只要歲數不大，他也不肯輕易放過，總用眼一黑又一望的。面可以不用對着，許多人都不理會他常看人。

來的頭一天晚上，就放好鋪蓋，把兩腿盤在上面，傍邊有他自己帶來的小藍磁壺，裡面裝了自備的茶葉，斟了三五碗茶在桌上，見了人就讓喝。「喝一碗，怕什麼！」

那人個個臉一紅，局而一點，就點點頭一笑走開。如遇淘氣一點的，就坐在他的鋪上，喝着他的小葉茶。

茶葉不像櫃上的有那麼些土，也沒有乾爽味道，看粉包色包紙知道是三大枚一包的。辛苦了一天，坐在歇歇的地方喝着茶葉，這是工人理想的境界。且老子總是那麼笑吟吟的，雖有一個月來終於未曾與他說過一句話的，而每晚坐在一起閑談，喝着酸茶，且或進一步不計年紀談到更深一層說是交起朋友的，實在佔去大部分工人的心理。他會說笑話，有許多笑話在肚內。

天雖是黑了二三個小時這裡才下工，可是各手藝人除

了回家吃完饭同媳婦逗悶子然後就睡覺的一類之外，沒家可回又沒工可加的却也有他們的消遣之地，附近有太鼓，落子，鑼鈸每天一二毛的賞人了，如引起性慾念頭，多花几塊錢到大鼓姐的家裡去作些什麼也未爲不可。但還是去賭博家中時候多，因爲在營業上是買賣性質，故可花錢買得任何熱情的對待，比賭博就敵人作衣服的大鼓姐兒強多了。這老子來了不多日子，就隨一羣年青人去遊，且彷彿忘記了年紀似的與女人開。

工廠離不開女人，離不開女人身體上的某個地方，離不開男女間的某種動作，談到這個，精神煥發，經理與工務長在眼前看着的時候也不過如此了，用手的手特別快，看機器的叫機器的以高速度移動。然而對六十多歲的老子的種々，他們還沒有聽見過，當笑話說，比別的笑話更有力量，更能刺激心中興奮。

那老子倒是晚上在工廠談天的時候多，去玩女人不過三五次罷了。

晚上，手藝人大都各自奔奔自的快樂世界去，剩下一般黑臉黑手徒弟，每人都把手藝人的鋪板搭好，鋪蓋放下，不過十點鐘左右，要睡覺固然也必一臥即睡，但如那練則永無遊戲可言。學徒初來，十四五歲的小孩尚不了解風情，只找了性情相投的捉對兒老虎棋，白天的耳光滋味忘掉，明天的耳光也必須得明天的牌額去換，故此時可說是快樂時期，是一天的黃金時代。玩倦了上作活的案上或是機器板上睡覺，便會夢見在家中與同伴捉迷藏，也許背起糞筐在山坡上鳴曲，也許對父母訴笑，更同時說不定，也許夢見師傅們所說的稀了大癩穿紅鞋的大姑娘，來到被裡陪着的騎着。

過了二年，矮身體成了大人那樣高，對人問一切皆有了見解，不似先時只用想像來解決一切了，轉到嘗試一方面了。三五個師兄弟在一起的時候，避免談到學作活以及關於「公事」的一切，小聲啾啾的除了近於將要像吃包子那樣的一口把女人吃下之外，再就是那老子瞎子的奇怪事情了。

「真奇怪！哈哈！兩個人睡一床鋪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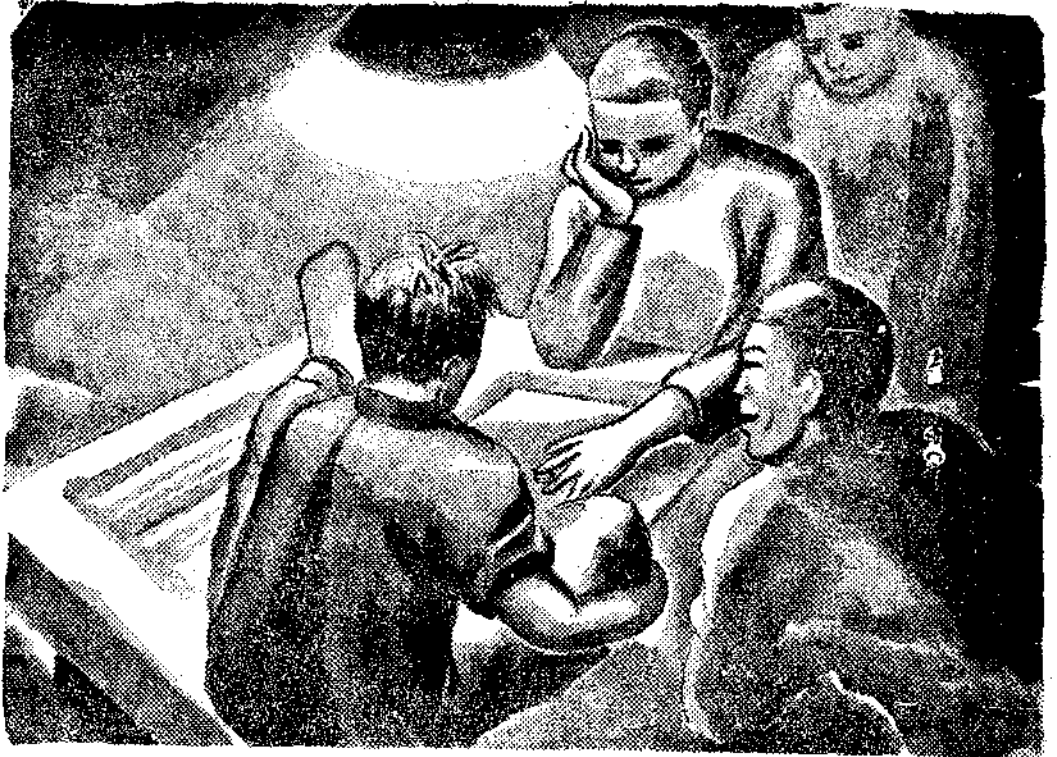
是一個較頑皮的馬二楞說。人都叫他二楞，他也彷彿因之就楞起來，有這名稱，對什麼十分明白的事都不顧忌的裝楞。都知道他裝楞，却仍二楞二楞的叫，楞在人羣之間成爲一種趣味，平時不好說的，藉楞的外皮就可說出口。說出口大家一笑，大家都快樂，大家都希望他再楞得厲害些。

說完這句話，三個徒弟都笑了。

「二楞子真楞！」

這無疑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鼓勵，使二楞子更說出大家所希望聽却說不出的話來。其實，這些話在師傅們已不爲奇怪，是像談正經事似的談着，可是那是多年的陶冶，在初入這裡三二年的小孩，心裡雖不乏那麼想，皆

剛下一般黑臉黑手徒弟在那裏下象棋。



「別放屁！這主兒決不幹那沒臉的事。你方近左右打聽打聽去，這馬二楞決不念怨。」

「懷民，喂！我們幾個人商量好了，明天抓確兒打老妹兒的，得有你。」

「馬二楞右手用力拍胸脯，伸出去是大指翹起其餘緊握拳心的拳頭。」

「打誰？」

「是你的師兄弟不是？幹嗎不勸黑子？」

「你就不用管啦！怎麼着？你還要告訴老妹兒去當漢奸是怎麼着？」

「勸不了，有老傢伙哄着呢。」

「不是，我……」

「對啦！有老傢伙什麼事都不行，非揍他一回不可。」

「得，沒有你，沒有你也成，幹麼呀，拿誰一手兒是怎麼着？」

「嘿！我也想起來啦！咱們明天抓個確兒給老小子按在那兒，狠的來一頓！」

「不是……」

「連懷民也叫上。」

懷民再看，馬二楞已經不在茅房了，邁起沈重的步伐，用力踏地，像十分生氣。

「不行不行！人家是小學校畢業，有學問，你看那文明像兒，規矩矩的。」

呆了一會，覺得沒有意味，只得回到屋裡。

馬二楞把嘴一撇，撲的吐一口唾沫，看五六個人圍坐，實在沒處吐，就在口裡含一會兒，然後使足氣力吹到遠處的牆角去。

吃過晚飯，老子洗了臉，就常常坐在屋裡與黑子閑談。所謂黑子其實並不黑，是裡面最白的一個徒弟，因為他白，在徒弟裡就成爲被攻擊的理由，有的特意找他一臉黑，大家一笑，從此就稱他黑子。

「真是一，到這兒邊兒還學生是，從古來就沒這麼一份，老是不合群。下工就家走，除非加工才回來呢。」

黑子十分嬌嫩，許多事都作不了，常常挨打。老子幫他作，他感激老子，老子又時常說笑話給他聽，問他聽「輩的」聽「素的」，其實不過問一問，說的時候總是「輩的」多。由異性說到同性，由一對青年說到一對老年，由此種委式說到另種委式，都有使這青年小斷趕快成熟的理由。因爲身體上某部分畸形發展，其餘部分受影響，身體於是越弱，越矮。

「告訴你門說，到這兒邊兒來就打了傷害，不用想再有什麼作大事的想頭了，您就湊合給人家幹吧！我說的對不對？」

老子常買點心給他吃，逢時按節總有的吃，口味甚高，常幫他用力的活如搬爐子，如幫頭目往家買麪，全由老子替他作，故他越發作不成了。

「實在，到這兒的就沒有好日子，好日子就不到這兒來！那個，」他學懷民走路的樣子，低了頭，紅了臉：「那叫買烟不抽，裝着玩兒。」

頭目有時不高興，就要干涉這回事，老子就買好茶葉大家喝，點心大家吃，並趕着與頭目交朋友。他與黑子的談話等，既在下班時候，按理頭目無權管理，又得些吃食與好聽的話，便也自動的不過問了。

「懷民在這兒總覺得不合適，進門來就有些頭暈，那個麻臉老狄先時支使他沏茶打水，嫌他不中用的時候多，後來由他父親特地送了幾瓶酒幾匣點心到老狄家裡，所以才鬆下來，不是一作什麼就換說了。本屋的手藝人本就不少，故勉強在屋內作些活還可以，且老實一點永不披着大衣服在馬路橫走，只是上工前半點鐘，下工後半點鐘在工廠，其餘的時間水在家裡，許多人倒是可憐他，不忍得像打別的徒弟似的打他。」

今天頭回去聽大鼓，一群人却穿上乾淨衣服，有的特意穿上黃皮鞋，帶上墨鏡，找一個微章面向裡掛在鈕子上。一邊說一邊笑的走了。他們有喜歡小玉芬的，有喜歡王玉琴的，各自誇獎着自己所愛的對象。

可是太老實難免受許多徒弟的欺侮，別人沏完茶剩的半壺開水，往又加上涼水，使他不能沏茶，自然頭目等得不耐煩便對他生氣。

這裡，櫃上的工務長早已回家，剩下幾個徒弟在那裡擺象棋，爭車馬的鬧着，廚房跛脚師傅正在收拾碗筷像俱。

到了二年多，諸人多已熟悉，對待也較好一點，但對於每晚必回家，聽說回家去寫字讀書的懷民，永懷着一種敵意，作爲日常談話的笑料。

子老把小藍茶壺的茶倒入茶碗，茶是深紅色，不像公共的那麼像酸黃，且葉子是細長的樣子，不是細末那樣像小砂子似的。由好看便可想到好喝，也許因爲好喝才覺得好看。

「誰你楞頭楞腦，說出話來可真明白。老傢伙認你多好多！」

老子看茶已溫，就叫黑子，黑子其時恰巧去後面廁所大便，不能聽見，他便到後面去叫，六個徒弟在此時正

不好把那說出來，因之一切在這裡能說出他們要說的話，得到歡迎與獎勵。

「老傢伙，簡直不是好貨，非得給小黑子弄了不成！」

「你瞧，師兄弟的，幹麼說黑子？」

「不是，你瞧那軟骨頭頭兒也不是誰給引薦的，管老妹兒女兒的叫乾爹，就圖吃點兒點心，他媽的，到時候就不知道啦。」

「誰你楞頭楞腦，說出話來可真明白。老傢伙認你多好多！」

「誰你楞頭楞腦，說出話來可真明白。老傢伙認你多好多！」

可是這回終於有人對他說了，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商量如何挑起這事，挑起後又如何完結這事。

他把黑子叫來，黑子問他作什麼，他把黑子一把推在才搭好的鋪板上叫他病。

「買花糕來了？」

「沒估記別的罷，糕！」他用二指摸自己的有了一個疤痕的頰，羞黑子。

「什麼叫糕？這二大爺！……」口微笑着，拍了拍胸膛。

「又是他媽的二十大爺了，去那邊兒去！」

他用手一推，那個金倒倒在鋪板上。

「他媽的，跟人家鬧還不給人花糕吃！」

「誰他媽的？你他媽的！又不是我乾兒子啦？得！爺兒倆那兒！」

他走到寫放鋪蓋掛起來的木板上，把一個小木匣子拿下來，口裡作出生氣的一聲「隨着就要打開木匣蓋。黑子知道那裡面是放吃的，就過過來搶。

兩個滾在一起，結果是黑子抱了木匣，他抱了黑子。黑子見空抱着也吃不到口，便向他央告。

「明兒個還聽我話不聽？」

「得，聽。」

「還鬧不鬧了？」

「不鬧了還不成了？」

「叫我乾爹！」

「嘿！」倒被黑子答應了去，他就用右手在他腦後挨了一下，作為打一個耳光。

「打你個小鬼崽子！找我的便宜！」

微笑羞黑，但那個已把匣子打開，露出花糕。叫一聲乾爹，一塊入了肚。這個制止他，叫他先喝茶，不然口裡太乾。那個不理，儘咬花糕。

「告訴你沒有！告訴你沒有！」

他把好眼睜睜又閉上，似乎這孩子已不屑指教，又好像丈夫對妻子，說是不願意叫撒嬌，却正是十分需要這個。看那個只狼的嘴，他心中充滿不能言說的快樂，但又不禁用二指一滑，叨嘴着：

「這孩子，不聽話！」

門開了，進來的是馬二楞，其次又進來了五個人。馬二楞的分頭上面擺了一個網罩，脚下是膠皮底帶眼的鞋，這鞋，常常就受二楞喜歡，說是俐落。其餘諸人也都是空帶着帽子，橫着身子進門。

老子眉頭一皺，見這幾個有名的廚師匠一齊前來照顧，心中就不很痛快，但仍如每日那樣把笑臉拿出來，讓這幾個個人喝茶。

「喝！怎麼今兒個這麼齊？莫非約好的？」

「誰呀？小葉兒。」

「你是真心讓人喝？」

「還能是假的嗎？有名的于老先生，專請人喝茶的于老

先生，要不怎麼讓他當房哪！」是另一個的幫襯，說到末一句時，同時又攪雜着別人的言語：

「哈！喝罷！喝完了這茶事當得了麼？」

「對，喝完了到夜裡就知道啦！」同時用眼瞟着黑子。

立刻就有兩個人把茶碗端起，另有四人沒有茶碗，便分頭去找，找來之後，一壺茶就沒有了。

「那個匣子裡是什麼？」一個問。

「這茶葉是與德泰買的？」老子答。

「匣子裡有吃食罷？」又問。

「這兩天井水倒是好喝。」老子歪着頭答。



。來回掛給的羅姑口門扉被就時節

匣子是他們剛開門進來時放在一邊的，黑子正希望他們快走，自己好快吃一吃，現在既被發現，也就沒有辦法。正要打開匣蓋，被老子劈手搶過，瞪着眼睛。

「這是我的！幹麼？饑骨頭！」

臉朝那六個人，一隻好眼向黑子，無奈的是指槐說柳了。

六個人在傍的屋裡早已商妥，故不怒不罵。仍由二楞

起話說：

「看見就得調吃，俗語有話，見一面兒分一半兒，無論如何，我馬二楞今天是來的太好了。」

「哈！來的怎麼那麼巧來罷您哪！」幫襯者的答話。

「不能給！」老子大聲說，但又小聲緩語，顏色異常和善。

「明天我請你們吃點心，吃燒餅。」

「這叫作哄人，好漢子不聽這些廢話。」其中一個笑着說。又一個小聲說：

「好漢子可應當怎麼辦呢？」

「好漢子嗎？哈！再說就傷了交情。」

其時木匣已由老子與二楞分拿，一個要打開看，一個不許。二楞始終用的是半真半假的手段，像鬧着玩，又像真事。結果終於是不好意思，且目的原本不在吃，搶吃不過是一種方法，因為這方法如引起衝突恐怕被別人批倒起來不大好，故未用全力去作。

老子把匣子挾在腋下，支使黑子去廚房打轆水，並用眼色，那意思是叫他躲出去，自己也隨着就走。黑子仍舊說要一塊花糕才能去，老子推他出去。末後，黑子是出去了，但老子一句話却給二楞一個機會。他推黑子出門時曾說：

「他媽的！你們他媽的都是這麼壞！」

雖然第二句的「們」字不很清楚，說後又覺得不好，用咳嗽兩聲以解沈悶的空氣，二楞就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質問了：

「于老先生，您年高有德，我們沒招您哪！」

「我也沒說你們什麼啊！」

「大家聽見沒有？」

「還說話幹麼，給他一個『五夾的』！」（說：極的責罵，土

語。）

老子見形勢嚴重，且似乎明瞭這一群今天是有目的而來，便換了木匣開門就要走。即時就被羅姑口站着的給揪回來。用了消格的口吻：

「有理講在當面，有理講在當面！」

「我那是跟你們鬧着玩呢！」

「來！我也鬧着玩一回！」

二楞遂用右手攙着老子的脖頸，左手揪着他的右手，作出降敵的樣子在小屋裡轉。又用力一推，把他推到鋪板上。

「好伴兒！老傢伙不聽了！」一個奴了奴嘴，大家都過去。

「鬧着玩兒！打着玩兒！」劈拍，亂打一陣。

匣子已經碎了花糕洒了一地。

老子挨他們一邊笑一邊打，又聽他們笑着跑了。起來

換了鼻子，因為在面部比其他都高，故被板子碰成青色了，自己面朝鋪板，什麼都不知道，都不理會。

他不愜意，但又沒有辦法，只得每日擗擗的，見了那幾個人更不得勁，那幾個人見了他仍彷彿保留了隨時

隨意就可處置的權利，用小眼睛睜着。

以後，有人把「花糕」作了話柄，一說請誰吃花糕，誰必不允許，且作了狼狽的樣子向這說話的人。

康德七年滿洲國皇帝訪日之感想及

二年屬從之回憶

(七)

林出賢次郎謹述

滿洲國皇帝陛下，以一國之尊，萬幾之體，為慶祝我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之大典，特定於六月二十二日由大連渡海，躬訪我日本天皇陛下，握手言歡，親致慶賀之辭，誠哉，古未有也。

此次訪日御乘，名曰「日向」日本海軍之精銳也，日向者原為地名，昔神武天皇始居之，由是地率師東征，凡不從王化者，蕩而平之，遂而遠之，締造經營，遂奠萬世之基，以名軍艦，蓋述典念祖，示不忘也。今滿洲國皇帝陛下，以開國明君，不憚勤勞，長途跋涉，以祝煌煌之盛儀，藉聯手足之邦交，適乘是艦，以渡波濤，追念神武天皇之聖業，繼之繼之，傳至於今，而滿洲國皇帝陛下，天縱有道，順天意，應民心，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我日本獨伸大義，扶之持之，敬之愛之，八年之間，政清民阜，遂躋強盛，兩皇室結手足相維持之好，兩民族成輔車相倚之勢，相偕共進於王道之途，以實現八紘一宇之大理想，雖曰人力有以致之，亦有天命存焉，冥冥之中，惟我神武天皇在天之靈，提携而引導之，故滿洲國皇帝陛下之乘日向軍艦也，豈泛泛偶然之事耶，凡我日滿臣民，可不感激惶惑，深長思耶，可不一德一心，開誠布公，謀永久之和平耶，嗚呼其奮起勉之哉。

我滿洲國皇帝陛下，與上度大政無殊，細想既往，歷々如繪，猥以外邦微臣，屢從左右，引為平生莫大之榮焉。昭和八年頃，我供職日本駐滿大使館，凡歷任大使觀見滿洲國皇帝陛下，奏述一切，皆由我譯達天聽，趨聆既久，獨蒙宸賞，乃俾以宮內府行走之役，迨聖駕東訪，復列屬從之末，且夕隨侍，從事通譯之任務，茲就途中所見，凡滿洲國皇帝陛下之聰明有德，及我日本皇室之仁愛無私，及心所深感者，一一秉筆書之，以資參考焉。

滿洲國皇帝陛下御極以來，久思訪問我日本皇室，康德二年一月七日，訪日消息公佈，我日本朝野，莫不翹首嚮望，以盼聖駕之蒞臨，四月二日聖駕由大連乘軍艦比叡，渡海訪日，風和浪靜，天朗氣清，若天公亦喜悅者然。

四月三日適值神武天皇祭，比叡及第十二驅逐隊於午前八時遙向東方行遙拜式，皇帝陛下，幸展望臺，沈宮內府大臣，張侍從武官長，山縣式部官，及我共四人，肅立陛下後方，同行遙拜，滿洲國皇帝陛下行極嚴肅之舉手禮，其恭敬之狀，使我有感焉。午後五時許，有白鶴翔於御乘艦上方，移時始去，陛下聞而謂曰：「一日滿親善與東亞和平，雖羽禽亦引以為慶，天，地，人，物，其氣相通此之謂也。」是夕命以兵食進，所備晚餐，拒弗御，大衆莫不感泣。

四日被曉，波濤洶湧，細雨紛々，午前六時許，我日本聯合艦隊，在九州西方海面相會，陛下幸展望臺，艦隊共七十艘，延長二十哩，威風堂々，向北齊駛，禮砲頻鳴，陛下每次賜以舉手禮，艦四十分方閱竟，陛下對我日本海軍之威容，若不勝羨慕者焉。

五日御乘艦通過土佐之海面，仍有風浪，陛下精神健旺，是日有御製詩一首。
萬里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
六日風平浪靜，天無點雲，誠最佳之登陸日也。御乘艦於午前八時許駛近橫濱港，橫須賀鎮守府管下航空隊之精銳，約百架，飛至御乘艦上空，作編隊降下，及種々之演習，以供陛下之御覽，御乘艦於砲聲中，駛入橫濱港，投錨後，秩父宮殿下親自登艦歡迎

下，至陛下御居室，敬致代表天皇陛下前來相迎之意，行握手禮後，與陛下略述前年奉旨赴滿會晤以後之情形，我因從事通譯，得沐參列其側之光榮，會談良久，陛下及殿下等乃搭乘小汽船登陸，在登陸橋之處，受第一師團長等多人之列立歡迎，秩父宮殿下親向陛下紹介，余急趨前，從事通譯焉。復檢閱陸軍及海軍，態度嚴肅異常，閱兵畢，遂登專車赴東京，沿途奉迎者齊列如堵，無數小學生手執日滿國旗，臨風招展，歡聲四溢，其時秩父宮殿下用滿洲語云：「陛下，小學生正在相迎。」陛下聞言，急向兩旁之奉迎者，一一頷首示意，午前十一時許，抵東京中央停車場，是時我天皇陛下，親由站尾出迎，滿洲國皇帝陛下降下專車，與天皇陛下咫尺對立，秩父宮殿下向我天皇陛下致敬介紹，二聖在祥和之空氣中，緊握玉手，此一瞬息間，令人感動之至，我天皇陛下略致歡迎，即移玉步，將整列之皇族一一介紹，滿洲國皇帝陛下向各皇族，一一行舉手禮，並互相握手，於是兩聖相偕出車站之正門，天皇陛下於親送後人幸便殿，滿洲國皇帝陛下乃與秩父宮殿下，同乘乘花御轎之四頭儀裝馬車，接伴員及各屬從員分乘馬車及汽車隨之，抵赤坂離宮，即進午餐，午後一時許，復與秩父宮殿下同乘馬車，入宮城二重橋正門，我天皇陛下親自出迎，二聖再度會晤，有如舊知，遂相握手，由松平式部長官導入鳳凰閣，皇后陛下亦出迎，由天皇陛下御介紹，皇帝陛下與我皇后陛下行握手禮，秩父宮殿下隨於正面玉座之傍，松平式部長官侍立，滿洲國皇帝陛下用滿洲語，以極莊嚴之態度及語調，致謝建國以來始終不渝之日本皇室援助，及去年實施帝政之際，欽派御名代秩父宮殿下蒞滿之盛誼，天皇皇后兩陛下亦道謝，不辭波濤千里，遠過來訪之厚意，由原田，岩村兩人當通譯，彼此歡談，光垂青史。爾滿洲國皇帝陛下贈進天皇陛下大勳位關花章頸飾，並贈進皇后陛下大勳位關花大綬章，爾滿洲國皇帝陛下贈進天皇陛下大勳位關花章頸飾，滿洲國皇帝陛下告辭，皇后陛下在鳳凰閣入口相送，天皇陛下送至門口，佇立階上，迨滿洲國皇帝陛下之國簿，遠不可見，始行人內，我於天皇陛下下離宮之態度，不禁感激無任也。聖駕返離宮後，午後三時許，天皇陛下行幸赤坂離宮，致致訪之意，皇帝陛下率隨員等臨門口相迎，兩聖行握手禮後，同入二階一狩之間，對坐歡談，我侍兩聖之側，恭任通譯，嗣由鈴木侍從長持大勳位關花章頸飾，交呈天皇陛下，天皇陛下將此親贈滿洲國皇帝陛下之手，滿洲國皇帝陛下接受後，深致謝意，交與沈宮內府大臣，天皇陛下聞言甚悅，旋即告辭，約於晚間再晤，滿洲國皇帝陛下送至門口車傍，俟天皇陛下之國簿遠去不見後，始行人內。午後六時許，滿洲國皇帝陛下，由二重橋正門參入宮城，天皇陛下親自出迎，導入「牡丹之間」，皇后陛下介紹各宮妃殿下，嗣由松平式部長官先導，入「千種之間」，岡田首相以下各重臣及屬從員等，肅立相迎，於是駕臨豐明殿，櫛形之食桌，遍飾各種名卉，馥郁四溢，而品格高逸之蘭花，尤足為兩聖之象徵，歡宴未闌，天皇陛下起立致詞，首先對於滿洲國皇帝陛下之來訪，深表歡迎之意，繼述日滿間不可分之關係，敬祝滿洲國國基鞏固，玉業日盛，希望在此極短留駐期間，對於我國國情及景物，多加觀察覽，並望對於我皇室及官民歡待之誠意，於歸國後，幸加憶及，最後敬祝滿洲國皇帝陛下之健康，及滿洲國國運之隆盛悠久，此時樂部奏滿洲國歌，遂一齊舉杯致祝。其次滿洲國皇帝陛下起立，用滿洲語致答辭，先謝今晚招待之感意，並謂此次得將赤誠親致於陛下，實深愉快，繼述即位以來，國基日固，此皆貴國始終一貫之援助，有以致之，希望兩國更加同心協力，以保東亞永久之和平，而謀世界人類之幸福，此次親訪貴國，備受陛下之歡待，與貴國國民之歡迎，此情永不能忘，最後慶兩陛下之康寧，并祈日本國運之隆盛云云，言畢舉杯相祝，此時樂部奏莊嚴之君之代歌宴終，天皇皇后兩陛下俯滿洲國皇帝陛下同至「千種之間」，由天皇陛下介紹岡田首相以下各閣僚，各重臣，與滿洲國皇帝陛下相見，繼至「牡丹之間」，與天皇皇后兩陛下，及各皇族殿下共作歡談，此夜特在正殿舞樂，以慰滿洲國皇帝陛下之旅情，約演一小時許，天皇陛下親持曲目，向滿洲國皇帝陛下時加說明，皇帝陛下頗感興趣，至九時許，道謝告別，在天皇陛下相送中，退出宮城，還幸赤坂離宮。

百合花

百合花，多年生草，多栽於園圃中，高二三尺，葉短而潤，似薔薇，夏季開花，色白而無斑點，其紅黃色有斑點者，謂之卷丹，俗通謂百合，其地下之鱗莖，皆可食，惟以白花者為良。



七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集會大的年青族五亞東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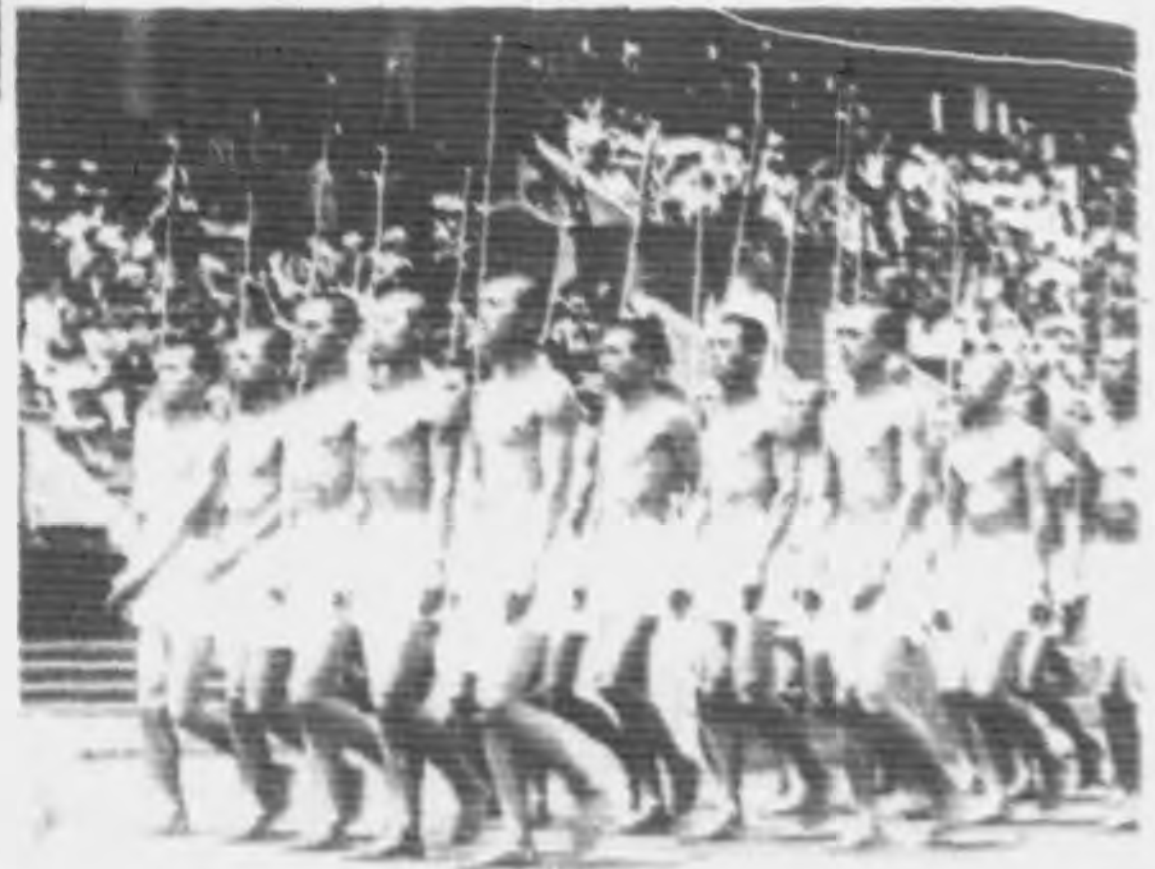
9



11



12



13



- ① 日本學生對日本隊
- ② 賽西選手對日本隊
- ③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④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⑤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⑥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⑦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⑧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⑨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⑩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⑪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⑫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⑬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⑭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⑮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⑯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⑰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⑱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⑲ 日本隊對日本隊
- ⑳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㉑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㉒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㉓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㉔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㉕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㉖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㉗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㉘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㉙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㉚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㉛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㉜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㉝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㉞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㉟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㊱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㊲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㊳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㊴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㊵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㊶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㊷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㊸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㊹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㊺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㊻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㊼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㊽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㊾ 日本隊對日本隊
- ㊿ 日本隊對日本隊

有小孩的家庭不可不備。
作母親的不可不備。

此藥富有殺菌力，並能滲透肌膚，使患處速癒。如常用此藥，能使皮膚細潤，增進美容。望各家庭內務備此藥，以備頭痛，感冒燙傷及一切外傷之需！實家庭內不可不備之良藥也。

外傷時將傷口洗淨後塗抹此藥，如當化粧之先及卸飾以後抹上此藥，即覺清爽愉快！

世界馳名家庭靈藥

面速力達母膏



主治
 火傷 燙傷 刀傷 疥癬
 傷 傷 傷 傷
 癬 牙痛 齒痛 牙痛
 痛 痛 痛 痛
 一切外傷
 定價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五分 九角五分

全國各藥房，百貨店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前門外大街二十二號
 華天市代售處三十五號

詩人哲學者所做的，是凌奪神的事業罷？不，他們一詩人，哲學者——只是觀察內部生命的人，他們不是觀察沈靜不動的內部生命，他們除掉觀察內部生命的百般和人性，人情的表現之外，再不能觀察其他。「觀」在任何地方都是「觀」，但在這個地方「觀」的中間，是含有「知」的意識，就是「觀」的終了，須歸宿在「知」上。所以「觀」的起始，也是沿着「知」進行的，觀察人間的內部生命，是觀察牠百般的表顯，由這里可以證出靈知，靈覺和觀察的不稍分離，而沒有靈知靈覺的觀察，便不能稱為觀察。

人生，人情，(Humanity) 即是人之特有性的意義，詩人哲學者，便是人性，人情的觀察者。但，我們恐怕，在民友子(德富蘇峰)的觀察論讀者羣中，或有誤解着詩人，哲學者便是單純的人性，人情的觀察，所以民友子觀察論的讀者，必須還要翻過他的靈感，不然，如果對民友子發生論解，便是很大的危機，詩人，哲學者，最終不外是解釋人間的內部生命，同時還確是相信，內部生命不是人的自造物，人的人性，人情，和其他動物的固有性的相異的源泉，便留存在此地。我們無論如何考慮這人的內部生命，也應當有這些信念。

「生命！」這個名詞中，是含了怎樣深奧的意識？宗教源泉在這里，沒有生命，便沒有「教」「道」「法」。

「真理！」世上所說的真理，到底什麼意思？蘇格拉底他如果不高唱「靈魂不朽」便僅是一個功利論家；孔子如果不把「道在邇，而求諸遠」做爲說教的主旨，也不過是一位濫竽在學者中間的醫生而已。所謂「道在邇」便是確認人間的奧秘的心宮「靈魂不朽」就是承認着生命的泉源，不是人的自造物，沒有內部生命，天下便沒有所謂人性，人情的。所以不相信「靈感」「神感」的人，便不能知道真正的人性，人情。至於「以五十年之人生，作解釋人性，人情的唯一舞臺」的唱論者的誤謬，當然勿須多說，也可明瞭。

在文藝上論到這個問題，所謂寫實派，是客觀的觀察內部生命，和內部生命的百般表顯，——在這個目的之外，再沒有什麼豪語嘉讚附與寫實派的目的。其他如所謂有益世道人心的寫實論一派，不外道同一目的。不然，談不到什麼「勸」「懲」，雖然有的說是有所爲而爲，或說是有利於社會而爲，其實不外乎叫他真能合乎這個目的罷了。(觀察內部生命)。

所謂理想派，是主觀的觀察內部生命，和牠的百般表顯，無論理想派如何喊叫高大的極致，美妙的理想之歌，他們僅有這個目的。

「理想」是什麼？理想派是什麼？在這短小的論文中，很難道出，然在這里必須說一句的——

文藝上所說的「理念」，和形而上學所說的理念，名同而實異，文藝上的理念是理

想主義者，形而上學的理念是唯心論者。全然是兩樁事。

文藝上的理想派，在觀察人間的內部生命途徑中，使極致成爲事實上具體的形態；絕對的研究理念的雖是形而上學的唯心派，但能把理念，移到事實上的，就是文藝上的理想派了。所以在文藝上幾乎應當沒有被稱爲「理念的」，就是有的時候，便是在理想家，暫行離開人生和人生之事實的現象，而冥契某種事務的時候，僅在那冥契的瞬間，若是能使這瞬間，成爲連續的，那時詩人已經不是詩人了，必定成爲以研究組織的學問的哲學者，但，我們的詩人，豈能成爲這樣的嗎？

「瞬間的冥契」是什麼？就是所謂「靈感」或「神感」。

有這瞬間冥契的，可稱爲靈化詩人，所以我們深互相信着，真正的理想家，除了這靈化詩人之外，是找不得的，世上也許有不曉得「靈感」或「神感」的理想家或不能確認什麼是宗教的理想家，但我們只能相信在各種理想家中，只有像這樣感受「靈感」或「神感」的，才是最醇粹的。

什麼是「靈感」或「神感」？這問題，並非定要在宗教上才能說明，因爲雖不是一個宗教(或作一組織)也必有「靈感」或「神感」所以我們可以在總結上說：

——「靈感」或「神感」就是宇宙的精神，是從神降出的。牠對人間的(即內部生命)，不過是一種「感應」。人感受這樣「感應」，正和感受電流的感應是相同的。如果沒有這種感應，便沒有純聖的理想家。

「感應」是再造人的內部生命的東西。「感應」也是再造人的內部經驗，和內部的自覺的。

從這「感應」的瞬間，人的眼光，可以超離肉體的世界，我們稱「脫離肉體，忘却實在」，便不外這個。但是却不是像夜游病患者似的，把「我」忘掉的魂馳夢奔。

這「感應」無論到任何地方，都以生命的眼目，被再造的生命的眼目，觀察着「超自然」。

用既經再造的眼目，觀察「超自然」的時候，一切造化萬物便都是有極致的了。但那極致不在絕對的「靈感」或「神感」上，能在什麼上顯示具體的形態的，才是牠的極致。

「萬有的眼光」是在萬有之中，觀察牠的極致，

「心理的眼光」是在人心上面，觀察那極致的。

譯後——靈感着靈子的深秋，午夜比午前開窗，室內靜息着氣景；淺灰色的屋簷上，籠罩着三十多個呆板的人影；講臺上的K先生，喘一口長調的呼吸，擦一下他的頭皮，他講完一篇文章。

「內部生命論」教授階階的記憶，只剩這一點了！當時是三九年的秋九月，在奉天郊外的富丘上，二階的塔子臺板上，望着神佛的赤褐色牆的落葉，K先生走出那沈悶的教室，很興

奮的，那時在下課電筆的急叫音里，他告訴我們原句話，便走出去了！

我們以後還讀過這篇文章！

我們不但要有內部生命，還要使牠靈敏……！那節是一世無表情的水流，曾送我飄蕩地傳來，這期間，K先生有雙姓名的通知器給我，那堆直懸面上的靈敏人影，像一條狂舞跳出的卵石，流離而散到不同名字的異地，沒有是相的，只有書角上，就我們背了先生，偷地寫着這靈敏案，和靈敏的直解！

靈敏的春末，風聲在乾涸的天空旋轉，西南區冀洲的古城，看的盡美，已燈亡失了！滿臉的愁容，我聽着這靈敏的細語，我一直受着這行旅中的賤物，開始了內部生命的演譯。

未讀完之前，說處不十分確定的地方，由還在奉天的K先生，用信件把「再教導」恩給我，他家耐性的教告靈敏的話。

這靈敏文，是靈敏，是絕倫靈敏的教室，又是給給當年的K先生，雖然我只讀過他一次，並且沒有復原了自己的內部生命……！

(四〇·五·在魏州之夜)

犬·明天

屠格涅夫作
玉 珍譯

犬

室內是我同我的狗……室外是驚人的暴風怒吼着。

狗坐在我的面前一直地凝視着我的面孔，我也是注視着他的臉。

他似乎要告訴我一些事情，他是啞子，不能說話，他不明白他自己——但是我是了解他的。

我知道這時候在我們心中所起的是同一感覺，我們中間沒有異點，我們是相同的；同樣的抖擻着火花燃燒和光輝照耀着我們。

死神從藥劑地寬翼飛下來……

完了！

誰還能辨別出照耀我們的光輝是甚麼？不！我們不是獸類，也不是人類互相地感覺到。

他們的眼睛都是一樣的，這些眼睛都互相訂住了。

並且相互地在人與獸類之間同樣的生命都蟄伏在恐怖中相對默然。(二月一八七八)

明天

每天都是這樣的度去，甚至於感覺多麼空虛，乏味，和無益呀！它過去的痕跡會遺留得那麼有限！似這樣光陰一點一點地度去，又是如何地寂寥，如何地愚羅呢？

但是人們仍然希望活著，他極重視生命，所以把希望都寄託於他未來的生命上，他對於未來的觀察有多麼幸福啊！

但是爲什麼不想到將來的時候不會恰似過去的那一天一樣呢？

不，他甚至沒有那樣想過，他簡直不愛那樣想。

他安慰自己說：「啊！明天！明天吧！一直到明天」。終於於他自己在墳墓裡。

是了！一到墳墓裡你就沒有選擇了，也不再冥想了！

(五月一八七九)

父親

挪威·Bjornstjerne
Bjornson 作
劉 針 譯

本故事的主人公是村裡最有錢最有勢的人。他叫掃德，奧弗拉斯。有一天，他高興的在牧師的書房裡露了面。

「我抱了大兒子啦，」他說，「我想把他帶來洗禮。」

「叫什麼名字呢？」

「叫父親的名字吧，——為紀念我們死去的父親。」

「證人呢？」

他們給小孩起了名字，又擇了親戚裡最好的人做證人。

「還有事嗎？」牧師抬起頭來問。那個老鄉紳猶豫了一會。

「我喜歡叫他單獨洗禮，」最後，他說。

「那就是說不在禮拜日吧？」

「下禮拜六的正午。」

「還有事嗎？」牧師說。

「沒事啦，」老鄉紳摸了摸帽子，好像要走的樣子。

於是牧師站了起來：「然而，還有這個，」他向他走着說，一面拉住他的手，嚴肅的看著他的双眼：「上帝叫這個孩子給你帶來幸福！」

十六年後的一天，掃德又站在牧師的書房裡。

「掃德，你的過活實在叫人佩服，」牧師說；因為他看見這個人一點也沒變。

「那是因為我沒有煩惱，」掃德答。

對這，牧師沒說什麼，但過了一會他問：「今晚有什麼事呢？」

「我今晚來是為了明天兒子行堅信禮的事。」

「他是個伶俐的孩子。」

「我不打算到明天聽說他在教堂裡排第幾個以後再來見牧師。」

「他一定站頭一個。」

「這就好了；這兒是給您的十塊錢。」

「還有事嗎？」牧師沈默有力的看著他，問。

「沒事。」

掃德走了。

八年又過去了，有一天，牧師的書房門外突然一陣亂，原來是走來許多人，為首的掃德第一個走進來。

牧師抬起頭來，招呼著。

「掃德，你今晚很高興呵，」他說。

「我今晚來是宣佈兒子的婚事；他要娶凱倫·史桃李典了，他的丈人是賈德曼，就是我身旁站著的這位。」

「呵，她真貴極了。」

「都這麼說呢，」老鄉紳答著，用右手理鬚髮。

牧師沈思了一會，過去寫上他和她的名字，那些人都簽了字。掃德放在桌上三塊錢。

「一塊錢就全有啦，」牧師說。

「我知道，不過我就這麼一個兒子，我得

大量一點。」

牧師收了錢。

「掃德，你為兒子跑了三趟了。」

「可是現在給他跑完了，」掃德說著，一面收起皮夾，道別走了。

那些人都慢吞吞的跟了過去。

兩個星期後，安靜的一天，父子在湖上划船，到凱倫家裡去預備喜事。

「這個坐板不穩，」兒子說，於是站起來，要去修理。

可是，在同時，他站著的船板就滑下去了；他伸出雙臂，喊叫一聲，就落水了。

「抓這個槳！」爸爸拿起來槳，喊。

兒子強作一下，但身子僵了。

「等一會！」爸爸向兒子划著，喊。

兒子翻了個兒，便看了看爸爸，就沈了。掃德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他仍然划著船，划到兒子落水處，好像他一定還鑽出來。水面冒了許多白泡，後來更多了，最後一個大泡突然出現而破裂；湖面又變成鏡子似的平靜。

三晝夜，爸爸不吃不睡的只圍著兒子落水處划船，他在湖上撈尋著兒子的屍身。第三天的破曉他找著了，把它拖在濱裡，跑過山，走進他的園子。

離那天大約一年以後，牧師在一個秋的黄昏裡，聽到一個人在門外慢步，又覺到有人在暗中推門。牧師開了門，走進一個又高又瘦，屈身白髮的人。牧師細看他，他認出來了。那是掃德。

「出來這麼晚。」牧師說著，仍然站在他的前面。

「呵，是呵！晚了，」掃德說著坐在椅子上。牧師也坐下，好像等著什麼。死寂停留了很久很久。掃德終於說：——

「我有些錢願意捨給窮人，寫上我兒子的名字。」

他站起來，放在桌上一點錢，又坐下來。牧師數著。

「這是很多的錢呵，」他說。

「那是我的園子的賣價的一半。今天賣的。」

牧師沈靜了好久。和藹的問：——

「用它做什麼呢？」

「修好。」

他們在那兒坐了一會，掃德看著地，牧師看著掃德。過了一會，牧師慢吞吞的溫柔的說，——

「我想你的兒子真的給你帶來許多幸福吧。」

「是的，我也這麼想。」掃德說。

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兩行淚慢吞吞的流在腮上。

B. Bjornson 是一八三二年十月八日先易卜生五年生於挪威一個小村。父親是牧師，他是長男，六歲隨父南遷到感特。這是挪威最美的曠野地方，給與年幼的他以強烈的自然感化。十七入大學預科，二十六大學畢業，因故鄉的自然和人生變化的新的影響便開始作詩。一八五七年出長篇「幸福夫與耳巴根」劇曲「戰爭之曲」次年出「亞耳列」，完全成了文人。其小說是以大自然為背景描寫農民生活的山林小說。一八六四年起隱居十年。後出社會劇「新夫婦」「新制度」「破產」「手套」「超人」等。一九一〇年後易卜生五年死。

「父親」是我很愛好的一個短篇——譯者

內部生命論

北村透谷作
賀 行 譯



北村透谷氏本名門太郎，日本神奈川縣人，明治六年生，據說他是自殺者，二十七歲那年，他用繩子，自縊的。出身學校，是早稻田專門學校，不過沒有等到畢業，便中途退學，來

制作他的文章，和詩稿等的文學生產。不久從事編輯「女學雜誌」以後則刊「文學界」，他的事業和生涯，是自己主導自己的。

當代，他曾實了「典型文學評論家」的稱號，他脫離着文學評論，而契合着藝術的本質，人性的神祕，他是日本浪漫主義評論者的最初代表。他的精神，是徹底的與當時時代友社派批評者氣韻迥異的。他遺留下的著述有「透谷全集」，是由他的朋友 星野天知，島崎藤村，平田亮木，月川漱骨共編的。

這篇評論文學，被稱為透谷氏畢生的佳作，明治時代文藝評論界偉大收獲。這里被譯出的，是那篇中的一大部分，但，却是透谷理論的根底篇。(攝影北村氏) ——譯者——

我們敬愛的前輩思想家們，已經盡力揮揮着鐵腕，從事一件偉大事業的成就，他們還喊著一個口號：

——明治時代的思想，須要經過一個大革命了！

——打破貴族的思想，要創興平民的。

但，我們的身份，是狹小的，如果也想從此進軍，豈能脫開這條前輩們已經踏開的道路，我們不能走出人情線的外面，從事建築巴比倫高塔？

尋找人的根本生命，或傳佈平民的道德，更或企圖社會改良的人，只要他們點頭承認「巴比倫的高塔是建立在沙丘上的」，那麼，我們便可志願作修築那高塔的義務工人羣中的一員了。

記得既往，已經說過「文藝不是論議」因為在論議的範圍里，追求根本的生命，是論議大筆的掌握者的職責，同時在文藝(稱純文學亦可)的範圍里，追求根本的生命，是從事文藝者的業務「純文學不作論議，所以沒有純文學」如果說一定會引起人們的嘲笑。實在是：在論議的範圍里，從正面下筆，寫善寫惡；如果在文藝的範圍里，是從背面下筆的。

「人性沒有上下，人情不分古今」這是觀察著者的名言，實際也不外詩人和哲學者所說的：

「人情」，是自己執筆盡描世上萬人的「心」的。

「善」或「惡」並不是起始在道德學上的製作物，所以究竟善，惡，正，邪的區別，不能脫離人間的內部生命而獨立，有的稱作「內部自覺」或「內部經驗」。雖然牠們命名相異，但確是盡指著內部生命而言的，詩人哲學者的高尚事業也不外是從這內部生命來起始說教。內部生命是千古萬代同型的，除了神，誰都不能移動他；但，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

農民文學

和田傳



中國事變對於日本文學的分野，而給予極大的影響。其中農民文學所受的影響尤多。在這種時局之下，活躍得最切實的，最力的，就是多數的農民。有的打了歸田在，有的在使防也近而奉公之典，要服這國壯，這就使它所以不得下成爲文學的題材的道理。而且所謂農村工業化，所謂農村的努力轉向上，這些事在事實上農村的而前，而有多少迫切的政治、經濟的問題。援助農村，對於國家或重要，農民文學就引起人注目。由於國家的見地，也會得到多數的發揚。雖然文學在本質上，不是強。除了外部的支而繁榮的。當農民文學成熟，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二八）十月，農民文學作家會與當時的農林省農林部會談，由於這個機會成立了擁有卅餘名作家的農民懇話會。

在日本，農民文學的傳統，以長樂節的「十一」開始，斷續而有產主，是有其歷史的。如木田獨步的「武藏野」，並寫蓮花的「新創的物語」，以及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等篇所引起。文化運動，也可以看作鄉土文學的一種。而且在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春，吉江高松，中村星湖，大田卯與和田傳等人，也曾組織過農民文學會。但是，農民文學，實地在土裡扎下根，而開放燦爛花朵的，仍是最近的事。島本健作的「生活的探求」，立野信之的「流水」，和田傳的「沃土」，伊藤永之介的「覺」等，多數的優秀作品的出世，是在懇話會成立之功不久的短期間裡，可以說這些作品所編成的農民文學的陣線，對於懇話會的促成，有過不少的補助。尤其和田傳的「沃土」，在那年的春天，而受了一回新潮賞，有極許多讀者，對這位農村人的作者豐富的體驗與觀察，以及在農村生活深刻的描寫，紛紛投函讚譽。十餘年來對農民文學的奮鬥，才算換得了代價，和田傳作家的地位，也因之確立了。

在「沃土」那篇小說裡，展開來的世界是有魅力的。其中主人公農夫的則刻劃農夫的生活力，與人一極變美的喜感。以希望耕種小土地而過活的辛苦農人爲素材，但並不使人感到過重的苦痛；包裏着明亮的氣息，却有滲透透人的描寫，這是因爲這位作家有着獨特的手法與素質的原故。雖然寫的是陰鬱的與憂鬱一般的現實生活，但人讀時，甚至會欣賞這種農民生活的苦味。在現實的自然主義的描寫裡，編入新現的陰影，這種象徵，也許可以說是在日本寫實主義的正宗，不過和田傳這種特異的作風，還須要從他那環境與遭來觀察才行。

他，明治卅三年生於神奈川縣厚木地方

，家五代。業農，是個有過對土功績的大戶人家。早稻田大學法文科畢業後，組織所謂青年參加農民文學會，以在雜誌「農民」上發表小說開始，而決心去作文學家。他在學生時代醉心崇拜的作家，有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巴爾扎克，蕭伯納，這對於和田傳長篇作家的素質上，可以想像是有了極大的收穫。

但是爲了在日本發表小說，是以雜誌爲主的原故，長篇小說的材料，每每要壓縮成爲短篇，這非要用人的苦心不可的。因爲這結果，他的小說，採用了說話體的形式。所謂說話體，不僅在對話部分，在本文裡，也要捨去描寫，以說明及敘述當作主要方法，與和田同時有武田麟太郎，高見順，與較晚的伊藤永之介等人，都是用了這個新的形式，一時在文壇上說話體頗見流行。

經過了大約十年刻苦的創作生活，到昭和九年（一九三四）這位作家的名聲才漸知道。居處農村，身涉農作，過着與農民爲伍的生活，而且洞悉種種地方平野上數百年來傳統的農民的性格，這是和田的一大特長。發掘着農民這種本質的他的作品，並不是短時期的農村的觀察報告，是變世紀間，自然與人交織的日本農民獨特典型的描寫。

在他長篇「沃土」問世以前，發表過「村之次男」「一町三反」「急曲線」「村之次男」「一町三反」「急曲線」「村之次男」等短篇。這些作品的根底精神，都是以生活於辛苦的農村現實裡的農村人之傳統的描寫的諸種性格構成的。

以當時農村人口過剩與對此而起的耕地不足爲背景，以看守僅少的耕地，拼命事業的農民相爲主要的題材，那裡的農民的性格，是以所謂「爲耕而勞作」爲生活

的價值。例如電燈開亮了七年，村子裡還有點煤油的人家，除了祭典與新年是不買一尾魚的，從醫生頭來的藥，還要把一包分作兩包服用，是這種的過高的勤儉與苦勞。在這一塊過度的地，爲了爭勝出產，看見他人不幸，便不覺得意，看見他人走運，便不惜詛咒，在這種氣氛裡沒有生動的生活的悲觀的，是這種呆滯的因襲的生活感情。在他的稿裡出世作的一村之次男」一短篇，寫着一個因爲其父與便分不到田地的青年，首先要求開佃地，寫這家主人極大的田地的而奔走，親眼車與有一個獨生子死亡，忙去想作後繼的靈子，但因他根本沒有才田，終至悲劇的故事。在「一町三反」裡是一個：戶主暴亡，沒有子嗣，所遺的田產，在法律上，不能歸家婦所有，在過繼子以前，須由親族會議選入代爲管理。因不是別人的，原是死去的祖父遺下的，家傳的產業。這種耕地的神聖，寫着在習慣上也理解的，她因爲不敢讓這這家產業的轉讓，對誰也不想讓，只好變身離開了這住過二十年的自己的家出去改嫁。

在他初期的這些短篇裡，很明顯地可見，只有耕地才是農民的絕對的欲求，因之農民的性格，正如在他們臉上露出，隱藏而深奧與複雜，但和田的是歸無時不在於耕種農村的現實的發生地，他的兩眼，據理而複雜的農民心理的深處。他對農民的同情，像光一樣的和暖，他們的行動，以及態度無不善良，都收在他的胸中。和田傳的筆下，神妙的浮動體的描寫，不過是因爲在他溫和的描裡，一般無邪的農民的癖好，思想和他們的保守性太過於真切地映現了的原故。並沒有任何諷刺的意思。

在他名作「沃土」裡，這種基本的結構與作風是不變的。在這篇裡開頭寫着：某一對農民夫婦，如不離開手前，就不能生養子女，年老的親長，憂愁着這個沒有孩子的家的來日。不生孩子，這家傳的五反二町三反，一町三反，一町三反，地，將由誰去承嗣呢？夫婦想到自己將來的悲運，也希望那必能有兒子來繼承家業的

的價值。例如電燈開亮了七年，村子裡還有點煤油的人家，除了祭典與新年是不買一尾魚的，從醫生頭來的藥，還要把一包分作兩包服用，是這種的過高的勤儉與苦勞。在這一塊過度的地，爲了爭勝出產，看見他人不幸，便不覺得意，看見他人走運，便不惜詛咒，在這種氣氛裡沒有生動的生活的悲觀的，是這種呆滯的因襲的生活感情。在他的稿裡出世作的一村之次男」一短篇，寫着一個因爲其父與便分不到田地的青年，首先要求開佃地，寫這家主人極大的田地的而奔走，親眼車與有一個獨生子死亡，忙去想作後繼的靈子，但因他根本沒有才田，終至悲劇的故事。在「一町三反」裡是一個：戶主暴亡，沒有子嗣，所遺的田產，在法律上，不能歸家婦所有，在過繼子以前，須由親族會議選入代爲管理。因不是別人的，原是死去的祖父遺下的，家傳的產業。這種耕地的神聖，寫着在習慣上也理解的，她因爲不敢讓這這家產業的轉讓，對誰也不想讓，只好變身離開了這住過二十年的自己的家出去改嫁。

在他初期的這些短篇裡，很明顯地可見，只有耕地才是農民的絕對的欲求，因之農民的性格，正如在他們臉上露出，隱藏而深奧與複雜，但和田的是歸無時不在於耕種農村的現實的發生地，他的兩眼，據理而複雜的農民心理的深處。他對農民的同情，像光一樣的和暖，他們的行動，以及態度無不善良，都收在他的胸中。和田傳的筆下，神妙的浮動體的描寫，不過是因爲在他溫和的描裡，一般無邪的農民的癖好，思想和他們的保守性太過於真切地映現了的原故。並沒有任何諷刺的意思。

在他名作「沃土」裡，這種基本的結構與作風是不變的。在這篇裡開頭寫着：某一對農民夫婦，如不離開手前，就不能生養子女，年老的親長，憂愁着這個沒有孩子的家的來日。不生孩子，這家傳的五反二町三反，一町三反，一町三反，地，將由誰去承嗣呢？夫婦想到自己將來的悲運，也希望那必能有兒子來繼承家業的

業。因之妻給人作「看媽」，替人看管孩子，把所得的傭工錢貯蓄起來，爲施手術住了醫院，丈夫農閒期間出去作土木工事的小工，掙了錢來補充不足的醫費，這樣妻子醫療成了健康的身體出院，但，丈夫在她出院的那天，竟因爲工場的非常事故而慘死。終於在兩人之間也生出了什麼孩子來。於是年老的父親和妻又期望起過繼一個親近的族人的孩子來繼承耕地，終於把一個誠懇關心他們的族人青年招人，和那妻配成了夫婦，而將要繼承他們那五反田的子嗣果然孕育在那妻的腹中了。——以上雖說的是極粗雜的梗概，由此已可知這篇是「村之次男」和「町三反」裡的素材的延長，僅々變更了條件而已，可以說「沃土」是和田傳初期作品的混合的集成。把後嗣問題和土地問題，在溫和的情操裡統一起來，而表示出來的藝術色彩最高的作品。

「沃土」以後，和田傳還發表了「地下室」「隣同志」，這幾篇與「濕地」，全是以偏狹攻許的近隣的感情的爭端爲主題，這可以看作和田作品中的另一個範疇。

直到這期間的和田的作品裡，大抵把舊型的農民，注加上更高的熱意，表示出青年，不，勿寧說成年，老年層的代表以上的性格，青春時代的意慾，不過僅々表示在底面而已。他這種作品的構成，作風的轉變是從昭和十三年九月發表的「訓練」開始的。這篇上描寫着意見永遠對立的一個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在這各行其是，互不關心的家庭裡，誰也不肯努力工作，農作的收穫不良已極；中國事變的勃發，兒子作了在鄉軍人會的一員，晝夜奔走，由於父親促成兒子活躍而振奮的原故，一家人就完全和美了。在這裡描寫着因爲中國事變下所引起農村的急激的變動，而被訓練了的農民。保守的成年層終於退步讓服給進步的青年層了。同時，並談到補充勞力不足的電動力問題，由於農耕技術變革的立場，也對保守性的退讓有所進言。

這個主題，在構成與此幾乎相同的「生活之盃」一篇裡，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也是利己的，獨善的農民性格的舊型，以

中國事變爲樞機，爲富於協同精神更生前進的新型所琢磨，而接受了訓練。在這篇的後部，明白地表示着作者的意圖：

「父親們早已不再幫助地干豫年輕人的事情，什麼鐵刀拿的不正了，刺取時腰身彎得不夠了，這樣瑣碎的話，都不再說。對新機械農具的知識與操作個々不讓青年人。兒子的青春的力氣，到這時也完全發揮出來了。在機械農具之外，鋤頭，鐮刀啦，天秤棒啦這些東西也仍照常使用着，不過，一向難於使用這些舊式農具的年長的人們，到底也感到不能再追隨上新的了。父親，兒子，母親，女兒，無論誰，每一個人，現在都在這新的勞動型態與規範裡不分上下地渾成一體，擔任着各人的職務。在這裡早沒有了什麼家長的命令與家僕的服從，有的祇是組織與統制，與協力，人們雖有的不大習慣於這種勞動型態的型態，在這以外，誰都明白了再沒有別的型態，立刻就都去熟習新的去了。新的偉大的訓練，是這樣的進行的着。」

和田傳的作品裡所以引起這樣巨大的變化，如果不理解事變下的日本農村，是不能明瞭的。在「生活之盃」裡登場的青年們，背了保守的親長的眼光，在田裡種植起能多收穫的新的稻苗，對於打場，磨研等工作，也極力多方地謀求機械化。從來，這位作家的作品的舞臺，是以相境平野厚木地方附近爲限，他所以對農村問題的微溫的寫法，也可以說是由於這塊平野是比較肥沃的，自耕農戶較多的原故。但是，事變以後，農村裡所產生的問題，已經減除了某種地方的特性，而增多了由一個對象，普遍描寫的可能。就在那種沒有平穩的「沃土」的農村裡，也不得不接觸了「訓練」和「生活之盃」那種現實的當面問題。這種自覺，不問是否有過意識，抑或沒有，總是把和田傳的作家的視角，導向了更高的方向。在事變第二年的昭和十三年（一九三九）夏，他訪了向滿洲實行分村移民計劃的長野縣下的大日向村，又訪了茨城縣內原地方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的訓練所，而開始了土地問題與滿洲移民的考察。不久，又被在同年秋天成立了

的農民文學懇話會派遣到滿洲，去視察開拓地的實在情形，大日向村在那裡的分村，也視察了。把這些體驗，在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寫成而發表了結晶作品的「大日向村」。描寫着耕地不足而疲憊已極的大日向村，樹立了向滿洲開拓地的分村移民計劃，克服了幾多困難，終於於大舉地，把山村都搬去而出發了。是一個長篇。

經過了「訓練」「生活之盃」「大日向村」而前進的這位作家的作品裡，那舊型的農村的人情，早已不能照常安然地存在。在這裡是以新的出發的精神與行動爲對象而描寫着的；已往對那些舊人的深厚同情的態度，僅々剩下一些溫熱的理解與一種不能挽救的迷濛影像而已。

在十四年（一九三九）九月發表的「革命」，描寫着以村中青年層爲中心所組織的負債整理委員會，而不再顧慮那些寄生於農民間的高利貸者的，不可救藥的固陋的猜疑與貪慾。這種以農村的積極面取爲題材的作品，可算是一個好的國策文學。然而「生活之盃」與「革命」裡，可以指摘的缺點，就是把主題與理論放在前面，而在行文中缺乏農民的血液的營養。對於舊者的懷念，以往會是那樣的純粹的牧歌一樣的情懷，音調，在這裡却因爲混入雜音不能使人一貫地領略了。新者的艱難的奮鬥裡原來更應該譜存着牧歌的餘韻才對的。在他的「渡海的人們」長篇裡，仍然顯露着同樣的缺點。這篇裡寫着村裡的青年成立了以產業組合爲中心的新的團體，打開村裡的窮狀，而準備向滿洲移民的故事。其中阻害青年們的組織的地主，

地主之妻及女兒，以及青年們的後裔的兩個後援者的性格，完全由類型逸落，有着一如昭和四五年時輩出的政治小說的並流的臭味。

原來，和田傳這個作家，有如鷄群那雞一樣，把作品的素材，在胸中長久地溫暖過了才下筆的。「沃土」即其一例，是他經過了二年，三年的構想而成的東西。他在「渡海」一袋袋中，敘述着在當時那些作品裡如何苦心雕琢的情形，後來那些作品所不能過過「沃土」的原故，想是不外由於最近多忙的作家生活，漸漸奪去了他的餘裕，在沒有把作品中人物加附上魅力的性格與屬性以前，已經就不得不把它推上舞臺了。

文藝於國策協力固屬好事，問題祇在那實的如何。據說有馬賴敏氏在與農民作家的會談席上說過：「不是說去作順應國策的作品，是希望作那由於作品裡引出國策的作品。這種程度的作品才是日本後防農村，不，社會全體，今日所要的文藝。和田傳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是個盡知農村角落的作家。他看了帝國農會的統計，就可以知道數字記錄與實際的距離，而能够指點介在其間的是什麼的作家。希望他爲文學健全的長期的建設，以顯露在「沃土」製作上的慎重，去描寫新的出發的農村。在現代日本的農民文學裡，在具有豐富的體驗與知識，與對新的胎動的熱意一點上，和田傳才是今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我們在期待而注視着他對大陸的關聯性漸次增加。」

安本

本刊第四卷 精裝 合訂本出刊!

限於分配予同封附寄滙票（在中國用國際滙兌 滿洲用日滿小滙兌）在七月中直接向本社定購者。

定價 一圓四角 郵費在外 中國、滿洲、朝鮮、南洋六十錢，日本內地 臺灣二十錢。

山裏的一夜 · 唐 · 堯

連鎖不盡的山峯，
絕崖削壁，
踏滑滑的石路，
腳旁便是無底的溪谷，
仰起頭來——
大塊的巖石有掉在你腦袋上的意思。
我們攀着松樹的枝柯爬行，
與後面的同伴交換着呼聲。
折支樹枝做手杖，
撥開濃密的樹葉，
想與青天接吻，
但，青天已現蒼茫，
還高地緊貼着聳立的峯巒，
這極窄的徑路逐漸模糊難辨，
大家都選好山坡坐下，
靜觀天上新星的出現，
沈重的黑雲壓着這沈重的大山，
狂風颯起，
擊撞着山壁，
宛如野獸的怒吼。
淘氣的男人們，
常把這吼聲吓唬那些膽小的女人，
看着她們更加顫慄，
就互相交遞着竊笑。
風勢洶湧，
粗大的樹枝隨風劈裂，
砂石從山頂紛紛滾落。
雷聲響起，
彷彿轟山大炮，
這响聲緊接着山谷裡的回音連續不斷。
嚴冬的寒冷，延長到這裏。

像的故事

但 · 娣

在我的愛人那里，祇存留着一張初戀時贈給他的像片，它經過五個年的歲月的洗刷，必然地褪色了。

閃電的白光更增加黑暗的恐怖。

雨點稀稀的傾落，
人們都蜷縮在窟穴裡打抖，
相偎着緊不作聲，
掩上耳朵祈禱；
祈禱有神來保護。
忽然——有誰唱起歌來，
聲音悽惻，
用感情織成的調子，
鑽進每個惛憐的心窩，
——因為我心的戰慄，
我也知道你們的，
大家伸手相擁吧！
不要儘低頭太息呀！
從不能避免的恐怖裡——
請聆聽這歌聲吧！
那也是你所要唱的呢！
吐出你溫暖的氣息，
誰辨得出這是誰的？
用彼此的熱血燃起火光！
這是風雨所熄滅不了的。
他反復的唱着，
沒有固定的音節，
宛如一條柔軟的長帶，
在每副心魂上來往飄拂着……

跋涉

· 林 · 靈 ·

是一個無月的夜裡，
朋友！你不是說我們都是天涯飄浪孩子，
該一同向那沙原找出綠色的水草，
於是我們負起生之行囊，
邁着興奮的步伐，
向那綠處行進。

結識未幾，就是迢迢的別離。那前夜，
我們坐在月光中，聆聽江水擊打砂岸，低
微的吟響同我們悲哀的歌歌融在一起。一
想到明日，我便禁不住了哭泣。
——遠岸漁舟的灯火，已然滅去，
在灰色的銀霧裏，無聲地我拿給他一件
使我不會從他記憶上滑落的禮物。一件微

長久的跋涉呀！
寂寞使你只拖履沈重步子
是雲遮沒了星啊！
風雨更滅了提燈，
我聽你心在顫抖的悸動。
你說：回去吧！
安慰只是空想的名詞！
沒有一些力量，
便這暗寂也會毀滅我們！
但是，朋友我們已是迷途的行者，
回去也找不到來時路了，
風沙早填平了足跡。

——一九四〇·二。

晨之旅人

· 穆 · 華 ·

看！朝陽的葉子，粉霞，碧暉，山之巔……
野原上，柔舒的曲道，
一聲鷄鳴，犬吠，叫破疲倦的心。
泥土黏在黃褲，
亂髮披散在晨風裡。
昨夜夢，
絆住無盡的前路，沙漠裡開不出
一朵燦爛的花……
一個寂寞的苦笑，
抹上嘴邊，又輕輕的溜出……
嗚……嗚……
駱駝的鈴，揚起沈重的脚步，
長堤……古城……
青碧天，白色雲……
有吱吱的麻雀。

我們的歷史

· 落 · 人 ·

我不是呢喃着我們的歷史
但是我哪能不呢喃只會讚頌歷史的人——
「看！這座金城
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寶庫！」
數億人在那歡呼
×
我用魔術跳過金城的高牆

提了一盞晶瑩的明燈
無視了「禁止通行」的標記
我狂奔着迥曲的長廊
比黑夜更漆黑了幾倍的黑暗
懷抱着鱗立欄比的樓房
聽說「只在這無上的黑闇裡
燦爛着幾千年來的輝煌！」
我魔鬼似的擊破了樓房的門窗
伸入了我明晶的燈光
「啊！燦爛？輝煌？啊！空……空……
連惡嚇我的鬼風也烏有——那樣的空！」

子夜

· 林 · 鳥 ·

「看！這座金城
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寶庫！」
人々不吝着他們的讚詞
背後曠野的荒草
逼視着數億的他們的頭顱
子夜，我醒來，
無邊黑暗，
不知有幾多人，
正在作着無恥的勾當，
鄙劣的行爲。
（白天，滿街都是聖人。）
布穀鳥還在悲苦地夜啼，
住嘴吧！
喚不醒的是生活在夢幻裡的人。

一個女人

· 閻 · 流 ·

一個女人，披一身青，
踉蹌的，在雨路上，
——五，二三晨，江陰



薄的，僅少的……。

它離着他，渡過了寂寞的海。它不再是它，而是我，它隨着船帶去了我。

在江波上，我——懷着遠方相思的我，凝視出自己的形影，是那樣地空寂。從那裏面飛去了靈魂，凝緊了思索。爲了撫摸我的憂鬱，不願意再唱什麼歌。

八月天，敲開他的門，帶着一棵久別的心，走進他的屋子。他的書桌上，一個紫羅色的鏡框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像。它仍是往昔的模樣，而我已不是那時的我了。走近它，我感到無限的懷傷，在人事的變遷中，我已長大了。

轉瞬地，我又把它放回原處。

那是又一次的事，買了一盤紫色葡萄去請他，紫羅色的鏡框中，換上了愛人自己的像。我禁不住孩子般地委屈，禁不住同我的愛人發生了感觸。

我夢幻的覺到時光和人生的塵土，讓隨了一切。我夢的。悲愁地想起秋霜中凋零的花朵……。

從鏡中額上的紋皺，我讀出了自己在沙

濤般的旅途上留下的跋涉的足跡。

「看，我老了，怎麼會老了呢？」黃昏時候，坐在無花果樹下，我忽然地向他說。

M市的夜街中，我停止在一家旅館的門前。我想攝一張新的，去替代五年前那張舊的。正如我要把現在的自己獻給他替代過去的自己。

星期日，我搭着早晨的急行車帶着新的像，去到愛人的家。

我忸忸着，不肯解開它的包紙。但，它却立刻被裝進一座銀色的、圓月形的白銅鏡框中，放在他天藍色的燈傘下了。

微笑着，他說：「這是我第一個愛人！」

因着他的欣悅，我感到了幸福。而且，

那銀色的鏡圈，也是新的呢。

一九四〇·六月九日



揚揚手，喊噓了喉嚨。

她總單，被人遺棄，男人瘋狂的出走，壓倒的一群孩子，

雨水，滿滿了淚，日子像條鎖，牽着人，一顆女人家的心，

一個女人，被帶了希望，踉蹌的在雨路上，揚揚手，喊噓了喉嚨。

歡迎你

杜白雨

燈紅酒綠的夜，我們歡迎你來，而你祇不過，是一匹橫行的螃蟹。

你也不知所以，警日顯足走到這裏；你顯一處民衆，依然是吃酒飯穿舊衣。

而你，那裏知道，幾十萬幽靈，沈潛，在漫漶底林裏。

一群花枝招展的女郎，一羣眉清目秀的男子，他們，祇曉得春天到了，應該藉兒似地，

前擁後跳，交配一起。至於靈魂，至於生命，在他們底字典裏，永遠是陌生的名詞。

我們也陪他們歌唱，我們也歌唱太平盛世。我們更施禮。

但，我們底心底，却早已有了變質的歡笑。讓我們飛，讓我們跳，我們絕不作箱內的囚徒！

一九四〇·六·四·夜，於北陵

北陵

金 人

三百年來，長成的蒼松松柏，往古的雄心消滅了！別看牠高聳雲霄，如今却顯下陰風的悲鳴了。

宮牆外白色的梨花，她如風塵中的少女，沈沈在無邊的夢裡，而不知者之將至。

多少世紀的風雨，摧毀了這古建築的外衣，你不能回憶，你不能回憶，回憶時你將淚滴着苦了。

三百年長女的日月，使石馬前未滿落多少斑毛，牠信然垂首，牠眼底似做進一代的興亡。

宮牆的果談，傷牠已割蝕金碧的輝煌了，龍朝的琉璃，也凄然的丟却了牠的華光。

附記

一九四〇年某日，相別於北陵。其時，北陵已荒蕪，在彼時，我們全副裝束，無數的遊覽者，亦難以自覺。隨之以後，又過了多少天，是一個初春的早晨，在上陵時，我遇到了一個滿臉的哀愁，彷彿是舊日的，在進行他的遺囑。他，身上披着一層「二戰」之類的大衣，而眼裏的花紅已經凋謝了，這是我所見到的北陵，這是我所見到的北陵，這是我所見到的北陵，這是我所見到的北陵。

另一隻影子：也麗

另一隻影子 也麗

在上午，在我休息的時候，我看見另一隻影子。壯美，高大，赫赫的神彩，像要預備開始衝鋒的英雄。

他走過去，他又走過來。髮髯有許多的心思湧在他的胸脯，髮髯有許多的話滾在他的舌尖。

他掃射了我一眼，又掃射了我一眼。起初，我是躺着的，現在，我坐起來了。我想問他，我想斥退他，但都不中用。

他站住了，凝視着我的神氣，像鷹鷂捕進了一個野兔，碩大的拳頭抖擻了一下。寬肥的肩膀也隨之一顫。我不自覺的爬了起來，相對站直了。我也握緊了拳頭，抖了一下肩膀。

他的深情的眼睛，突然燃起來紅光，像兩支火把，在熊熊的爆炸着。多筋的肉，也散放了異樣的神彩。上下的嘴唇相摩擦了一會兒。

他走近我一步。我的心也熱起來，全身發燒，循環流動遲慢了的血液，絲絲地加了速度。

我挺起腰板。他忿怒了，霎時，他成了一個可怕的鬼臉，身量長高了許多。呼吸的氣喘，有如野狼的嗷吼。他豎起鐵錐標的拳頭……

我打了一個寒慄，炙熱的心漸漸地冷下去。我感到陰森，退縮。挺起來的腰板，頹然了，我倒退，我祇有凍瘡。

他又走近了一步。我仍是倒退。他又走近了一步。他鐵錐標的拳頭，在我的額前揮了一下，帶起來一陣旋轉的暴風。

我倒退到牆壁上，再靡有退的餘地。我感到生的悲哀，生的絕望。我這懦弱的眼睛，連朦朧的勇氣都靡有了，死閉着，我竟忘了置身於何處？

一陣旋轉的暴風，又一陣旋轉的暴風。無礙地，這是他鐵錐標的拳頭在示威，在掃射。我的額額像結了幾層冰。

我猜想：那拳頭若碰到我的頭上，我的腦子就會立時開了花，氣息就會立時斷絕。前途，未來，宿願……會

在那那間幻滅。

我悲憤，我暗泣，我痛恨，我詛咒。——是爲了靡有生之特權，靡有了反應作用……

我的生之設計，等於無文的白紙，靡落著的豪膽，已發了霉。我恥辱得有如被調戲的少女的……

「哈——」一個強有力的直調無抑揚頓挫的暴笑，陡的響在我這還未完全失掉聽覺的耳膜上。

我越發感到恥辱了，但我好夕睜開了死閉着的眼睛。我的身子也恢復了幾絲溫暖。

他的可怕的鬼臉摘去了，身量矮了一些。呼吸很均勻似的，不過，深情的眼睛，依舊是閃着紅光。他的臉色也和善的多了，上下的嘴唇，又相摩擦擦了一會兒。

我依在牆壁上的身子挺了起來，在恥辱里感到欣悅。前途，未來，宿願，又覺得在額裏復活開來。生的設計，抹上花紋，儲蓄着的豪膽，也轟轟地重露出瑰麗。

我放鬆了忘記已握緊了的拳頭，我對他，似求饒，又似感謝……

「懦弱，恥辱，醜蛋……」他上下摩擦的嘴唇，終於迸出來這末多的刺耳的言語。

但待我憶及我向來是個：矜持，自誇，前進，探索的勇者，我就不服氣的反問着，又似反駁着：

「對誰說？這是你加給我的侮辱。」

「噫——你真是個欺騙人的傢伙，你剛才已在我的面前低頭求饒了。」

「不見得。」那末你爲什麼見了我那猙獰的臉相，就嚇得那末萎縮，頹喪？」

「我有的是驕傲……」

「驕傲？莫非你的驕傲祇在好臉下施展下去嗎？在強者前祇有退縮。」

偶感：金音

「挖苦？你醜態畢露了。」

「畢露了？」我險些跳起來，但我自己早察覺到確暴露了自己的醜態。

「但我不能太非難你，因爲像你這種人物我看的太多。」

他又開始走過去，又走過來。深情的眼睛，掃射着我的全身，嘴唇在伸縮着。

我悔，我恨，我悔恨我剛才的這懦弱的行動。是的，在無路可退的時候，是應該抗爭的，我們當更進一步的去撕破了那生之特權。在我，在……

「在和諧(?)的聲調里，你要洗練你靈魂的無畏，這無畏，就是適用你要適用的時候。你，和你這種人物的一群……」

他吞下話尾，下意識的揚了揚手。壯美，高大，赫赫的身軀，打了一個急勁的磨旋，又站住了。

深情的凝視，給與我一股奇異的熱力。他旋轉，凝視，他不勝惜別又不得不別的樣子輾轉着。生之使命，照亮了他的臉。

「我感謝你——」我終於這末說了。

「無必要，你要感謝的話，你等着你感謝你後來的自己吧！」

他又打了幾個急勁的磨旋，深重的火熱的凝視，使我的熱力更澎湃開來。

我想跟他做親密的握手。然而，他突然視了幾塊，影子消逝了。

我伸了一下手腳，同時，在清醒了的意識裡想到：「這是另一隻影子。」

寫完了「生命之風」，頹倦。放下筆，仰於一支木椅的閣上双目。如窮地倦了的一匹獸，縱令缺乏營養和橫暴。我倦極的閣上双目。

偶感

金音

我腦中走過無數的影子，人類的，非人類的，時間的，空間的……皆各有其奔流的世界。更皆各有其鮮活的生靈。咆哮着，但走過我腦中的時候都在沈默着。我沈默的想這影子的時代和歷史，從人類的智慧到人類的智慧的延續中，我又想做爲延續者的自己和自己的

世界。這真如說是我弱的幻想，而我卻開始對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衰弱而興悲了。

……走着無盡的路，那些使生命永劫的人的勞作的開花放光，是想來對人生觀景？抑對大寂寞在行道所謂爭抗？

而行過的人，一批一批的從欣羨到厭棄，（倘無厭棄，可有欣羨？）是可以說明誰是不寂寞的呢？

人生是孤獨的，廣茫的路。

剖析學說夢人生的哲人是人生的獨語者。

生爲靈長者，嘗對人生固執的叛逆與出發。然我又亦常見醉眼昏然送幽之歲月者。兩個面的廢墟，我痛感人間一獲有一的虛無了。

不，倘既惑於生的本身，又不必生此多餘之外的多餘之感？

我尚迷惑自己竟是個思索的生物。

五月十一日上午

雨後

白芷

雨後的晴朗的天，白卷雲在滑看得出沙底的水流中飄過去了。孩子嘻笑着，躊躇着自已映在水中的影子。

上去斜坡是孩子們底運動場，從斜披綠絨似的嫩草尖上，可以看見白的，桃紅的寬大的紗帶在飛舞着，有的是帽子底繫帶，有的許正是繫在那梳得光滑的小頭上的紗結，她們大約是在滑滑梯，因爲間或有穿着白衣服的下女似的人，平空地站起了身子。又扶着什麼似的響了下去。

微響的響動聲在尖銳的嘻笑裡發着顫，空氣中充滿了無邪的愉快，連麻雀們都更吱吱得嘈雜了。

憑着水，記得清々楚々的，我小時的春天裏是沒花的。有紅得似的杜鵑花從我面前飄過去，一瓣又一瓣的。我驚詫地抬起頭來。

是在距我不遠的上流，一個人坐着，頭埋在臂裏，灰色的袖子下紅的花瓣斷續的飄落下來，灰的何復舊的身子正斜靠在一株盛開的杜鵑上。

一個小小的近於呻吟的聲音在上邊響了。我捨棄了那坐着人，閃上兩步，從草叢上望過去。

磨得鏡子似的高々的滑梯上，一個軟得可憐的僵黃的孩子，正爬到最高的一級了，瘦削的臉漲着病的紅色，小胸脯在起伏着，手搖着眼裏閃着興奮的光，全身包在一種極度的快活裏。

噢，原來是他，是在呼喚着，這次我辨別出那小小的聲音是叫的什麼了，他在招呼着：「爸爸！」

我立刻回過頭去，那孩子底污穢了的藍色衣服很快地使我和那何復的灰色人物聯想在一起。果然，他起來了，他迂緩地走上斜坡來。

孩子笑了，那顯在臉上比哭時還可憐的笑。

「高哇！這樣的，我，」孩子底小臉向着天，脚擦學了似的拍着鐵板，彷彿因爲享受不了這太多的快樂似的，他把小手壓在胸上，眼睛喜悅地望前站在場外的父親。青色的嘴唇蠕動着。

一絲微笑在父親底凝結着愁苦和勞瘁的額角展開了，彷彿陰的鉛似天中迸出來的第一條陽光一樣，我合起了我底雙手壓在心上，水霧蒙上了我底眼睛。

這次孩子試驗着向下滑了，他使勁地攪動着細的腿，頭後的青筋根々的跳了起來，但脚只執拗地在滑板上爬動着。

突然，一個紅潤的肥滿的臉，在滑梯底最高一級上出現了，穿着黑亮的皮鞋的脚在鐵板上踩滑，那臉憤惡地懸着在滑梯中間點着的孩子，粗暴地叫道：「快！快！快！」

孩子窘迫的，汗從青的額角滲出來，用最大的努力撐起了自己底身子，距離滑梯的末端只有二尺了，我輕々地呼出一口氣來。

蕭地一道白光過處，我聽見了小小的呻吟似的聲音痛楚地響了起來。

肥滿的雪白的身子正滿壓在那污穢的藍色上，彷彿在那大的孩子的身下並不是一個和他同樣的孩子，只是一堆污穢的藍色布片，那壓曲着圓々的身子正在拾取那布片來擦那腫脹的皮鞋。

大的孩子憤惡地瞪着腿，嘴裏在咒罵着什麼，底下的依舊沒有聲息，我覺得我底血液凝止在血管裏。

凝望着天的灰色的爸爸和一個白衣的下女同時向滑梯跑去，下女伶俐地扶起那雪白的身子來。

有紅的東西在那懶着青筋的額角上，瘦得四方的小頭不偏不歪地擱在鐵底滑梯的犄角上。

我轉回身子去，水上依舊載來落花，抬頭，一條水蛇正纏在一隻蛙的腿上去。

十年間

冰壺

天剛破曉，就搭上了北上的火車，中午過去，來到這離別整々八年的國際都市。忙亂了一個午後，夜晚躺在

旅館溫柔的牀上，本來已經感到十二分的疲倦了，然而却翻來覆去，怎麼也是不能入夢。

窗外濤々答々的雨聲裡，夾雜着剛出舞場喝過酒出來的俄人的吵嚷歡笑聲，大汽車從馬路上跑過的轟隆聲，響開眼睛，看一看四周牆壁上，油漆花紋，喚起了過去的回憶。

十年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爲了考學校，父親便把我，送到這陌生的國際都市的一個朋友的家裡。這家有和藹的主人，慈祥的婦人，和大我兩歲的鳳姑娘。

一個遠離父母的孩子，開始獨自在人群裡來生活，她唯一的去處，也只是這位朋友的家裡了。

一座高大的建築物，魁偉的整列在一條繁華的街路的一角，他們就住在這裡，佔用三層樓上的兩間房屋，屋外有走廊，在走廊上，可以望見下面街道上的車馬行人。

中秋節的夜裡，慈祥的婦人給我調弄着甜食，和鳳姑娘一同在走廊上，唱一月明之夜——葡萄仙子。

漸漸的和對門住的大我一歲的福姑娘也熟悉了，於是鳳姑娘我們三人結成了最好的朋友，夏日的夜晚，常常挽臂到擁擠俄人的街頭去漫步，跑到附近公園，去听優美的音樂，看西洋人跳舞。

十年後的今日，我早不是走廊上馬路上，公園裡跳舞的孩子了，當年的同伴，慈祥的婦人，她們都哪裡去了。

一個哀痛的消息帶給我，是在四年前的一個冬天，從異國歸來，由家人的口中，知道帶我如同自己女兒的這位婦人，已於一月前，拋下五個孩子，給胃病帶走離開這人世了。一年後，又在海外親眼見到她的大女兒——我的好朋友，鳳姑娘結婚一年，生下一個男孩，而產後十天就病死在產院病榻上的慘慘情景……這重々的不幸，竟加在這些善良人的身上，我真不敢相信牠是真的，然而事實又是不可諱言的。

十年間，我按部就班的過完了學校生活，邁進社會，要和世上各種各樣不同的人交往，但沒有那慈祥的婦人與鳳姑娘們了。

更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又會重來這不夜城的國際都市，秋風冷雨的夜裡，躺在牀上，可以听到俄人的笑語，大汽車的轟鳴，這些，都無異於十年前，和睡在鳳姑娘的家裡，所听到的正是一樣。

窗外的雨聲，不知甚麼時候，好像是已經停止，街上的吵嚷喧笑聲，也漸漸而終於陷入靜穆狀態中，只有對面樓房那紅綠相參的廣告燈柱，依然在放着耀耀奪目的光彩。

十年間，改變了的是什麼呢？

雨 後：白 芷

十 年 間：冰 壺

三國人物木刻選

(卅五) · 王青芳刻

諸葛亮——抱膝高歌梁父吟，躬耕隴畝隱山林，若非先帝成三顧，寧動閒雲出岫心？正統不將蜀室尊，應知覺恨到忠魂！七星燈滅明星落，千古風淒大丈原。
(紫荊花館主題)



中國的漆器

馮賈

中國的漆器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一種物質。它的生產完全靠天然。其性質，和西洋之人工配合的漆料迥然不同，而其優點也迥非西洋漆料可比。中國之漆器由漆樹所分泌之漆液，經製成漆，穿孔穴，用竹管外導，漆液即流入筒中，是為生漆，備極珍貴，則用白土或黑土，更為精潔。西洋之漆器非此類，乃以桐油或亞麻油等，經化學

漆液的最初施用

中國雖至今日也還是個天產非常豐富的國家，倘再上溯四五千年，縱然文化有相當的發達，想那漆漆遍地的情形，也和現在的非洲所差無幾，奇怪的漆樹自然是飽種著樹脂，在候著人們的剝取。有的因包藏不住，或偶然的創傷而自行流出。由結繩記事而初創文字的中國祖先，正苦於刻劃的繁雜，發現了這天然的墨汁便大加利用，拿一根竹筒便蘸著漆液寫起來，這實是漆液的最初施用方式。

中國文字在原始是頗富有繪畫意味的，用漆寫文字其實就等於彩畫裝飾，施於器物便成漆器。唐書謂：「舜作祭器，而識者十七人，則器之布漆自舜始也。」這是頗有可能性的。至禹時，「韓非子十過篇」和「說苑」裏都說：「禹作祭器，畫漆其外，朱畫其內。」漆器的製作已經進一步略有裝飾的意味了。

於物上之漆，除防腐而固有一種之潤滑。倘遇種種磨損而後，漆層剝離，依然於物上，致顯不耐用。中國之漆則不然，漆料經於物上之後，其乾燥作用，非尋常干燥，而能吸收空氣中之濕氣而起一種特殊之作用，顯其固。故中國漆器，其乾燥方法乃係將漆器置於陰涼處，轉以水氣，水球蒸發之熱氣，使漆液吸收，雖顯固而實易於乾固。既乾之後，不但光澤美觀，且能耐用，能比尋常之漆亦能與之耐久。又中國之漆，因性質的優良，除有防腐之功外，更可以作各種顏色，漆器物，既固且美，又耐於磨損，乃為最重而最貴之一種高級工藝品，流傳世界，被不同國籍的人們所愛用者，蓋多矣。

漆器的歷史

漆器至於周代已經長足的進步，對於漆樹的採以二十有五的捐稅。周禮春官謂：「巾車則繫飾，甸役則漆几，大夫則繫車」，以漆飾的色彩來分等級，可見當時漆色也趨於相當複雜了。秦時磚瓦之上皆好施漆，二世竟欲將城用漆漆遍。漢時漆器最為流行，更將漆液看作物質，所以手帕，鞋子，黑靴，杯盤，鏡匣，案，棺木無不施以漆，而用漆所製之器尤為出色。朝鮮樂浪郡為漢置，大正五，十三，十四年曾經發掘，發現大批漆物。日本漆之權威學者六角紫水先生曾有發掘報告，極讚美漢時漆器的造詣和漆工的精絕。後漢書載有：「申屠嘉家食漆王，郭林宗見而奇之」之語，這是以漆工見稱的第一位人物。同時漆工更有分職，如素工，漆工，上工，銅耳鉤黃漆工，畫工，雕工，滑工等，後來的剔紅和銀金漆器，實肇端於漢代。大村西崖先生謂漢漆器「大抵墨漆器以赤漆畫花文，赤漆器以黑漆畫花文，其畫法巧密纖麗，筆鋒宛轉飛動，一若春蠶之吐絲。又點漆器，亦為巧技之一種。可驚歎者，有用刀鐫刻，宛如書寫，其美妙真可以佩服矣。」可見當時漆工的精美。魏晉六朝，佛教思想特濃，除大量雕造佛像外，利用漆質而造之夾紵像亦頗盛行。關

拿破崙進佔柏林時

壽壽生

當一八〇七年法帝拿破崙進佔德京柏林時，流傳有如以下的故事：

什麼是你生活的保障

拿破崙大帝的英姿在柏林的街頭出現了，法蘭西軍的勝利之歌唱遍了柏林城！拿破崙為德蘭威示德要取得德意志國民的畏懼和悅服，因而高唱「法德平等」的呼聲；因而那在百姓臉上淡淡的哀愁，和殘廢於敗壞頹垣間兵燹的殘骸，都輕輕暫為那溫柔政策下的偽裝和平所掩蓋。然而事實上，法蘭西軍的強行擄掠，仍然不斷出於柏林民衆的悲憤情緒之中，可是在那在槍聲劍影之中的非武裝的俘虜一羣，却祇有用運命來解釋一切。

像德意志國民那樣的倔強暴燥的民族性，原不適合於做奴隸的屈伏的，那仰人鼻息的生涯。他們的反抗的情緒，敵意的行為，時時激蕩着在他們潛伏的意識之中。國別的成見，和他們切身的痛苦，就是他一切憤怒之火的胎原；他們的拳在握，心在張狂，他們刻刻地在黑暗之中揮目側視着他們的敵人，而法蘭西軍旗幟下的一羣，他們本著驕傲的高貴的，優越的心，以臨視他們所獲的俘虜，他們的野心常常過癮了那一切利益的優先權，而不惜喧賓奪主以背逆了正義！

法德兩國民族間的關係，暗暗中潛伏着一個不可轉換的危機。這危機是要看德法

兩國戰爭實力而消長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德意志國家的實力感強，這戰爭的歲月愈久，則這危機愈大。然而，這些，在勝利者的法蘭西軍已全不來慮意用心了。真切地投進他們的感覺之中的，祇有他們勝利者的光榮，和主人翁的喜悅。

暫以拿破崙大帝作主人翁的柏林城，法蘭西色的人類真成爲一代的天之驕子了！在一般人當然的想像。而事實上，不盡然者；在柏林城有熱鬧的伽林爾街頭有一個旅社。在這個旅社之中住着一個青年，名字叫克林威爾。

克林威爾是家在東普魯士的一個流浪詩人，在柏林失陷的當兒，他正在酒後的夢鄉中，等到醒來時，才發覺他的生活套上了一個鎖。在像他那樣浪漫的自由的性格，自然不能無視於那戰爭下所給予他的壓迫和刺激；因之，不免的他也作了不少悲憤哀沈的詩歌。

冬季節，窗外北風揚着雪花。因爲煤給的缺乏，暖氣不溫了。克林威爾用盪盪來溫暖他孤獨的意識和落寞的心情。他一面瀟灑酒，一面高吟他自作的詩歌。那歌是：吞一杯酒，你生命的美酒！你當無視你運命交予你的恩仇；那迫身的壓迫和逼身的威逼啊，你知道，那還是你本體的優柔；你不能嗎？……克林威爾唱到這裡的時候，一個人敲了



沈金漆器——長一尺三寸，橫六寸七分，高八寸五分。漆器標本，邊線裝畫員，五面有沈金，漆器。製成年代推考在宋末元初。

於夾釘之解釋雖有種種不同，但要之，係原有泥像，上裹以數層之麻或帛；然後以漆之，再去其內層之泥土，空餘外殼，以便於移動故也。謂之乾漆造像。唐代，金銀平脫漆器最為發達。所謂平脫，係用金銀薄片，裁為各種短片，用膠漆黏於器上，然後再漆數重，細加研磨，使漆露出金銀條片，呈現種種花紋，鑲細精巧，光耀燦爛。尚有於此纖細金紋上漆以更細之花紋者，則謂之毛雕。金銀平脫漆器，率為樂器及鞋具，日本正倉院尚有藏者。惟平脫法至唐之代宗，因社務修，不許造作，後遂不傳，良為可惜。唐代亦有剔紅，惟係印版刻之平鋪，但也足開後日剔紅的先河。

剔紅日本稱爲堆朱，中國亦有稱爲雕紅或雕漆者，實為漆工中最主要的部分。有宋一代即以雕漆見長。作法是將器物之胎，漆以數十重之漆，然後雕以花紋圖樣，鮮艷悅人，極爲人所寶愛。張應文在「清秘藏」中謂：「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爲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皸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獸，皆顯若圖畫，爲佳絕耳。但所塗之漆亦有爲黃色者，是則爲剔黃矣。更有所塗之漆，其色隨厚而異，雕刻之時，欲現何色則依層數斲刀，五色斑斕，亦極爲美觀。螺鈿漆器亦爲宋時特出產品。所謂螺鈿者，係以石決明之殼鑲嵌於漆器中，成爲花鳥人物種種花樣，閃閃耀耀紅綠諸光，再益以漆聚之色，更爲動人。此種漆器，唐時已甚流行，鏤背，嵌盒等皆有此種技法。白居易更有「素屏詠」，內云：「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當時的技巧於是可見。宋朝內府所造螺鈿漆器黏漆嚴緊，不易脫落是其特長。當時關於漆工還有一種技法名曰犀皮，亦稱犀皮或犀犀。「演繁露」云：「今世用朱黃黑三色漆各厚而雕刻，令其文層見疊出，名爲犀皮，與虎刺同。這種漆器大抵多以黑爲面，紅爲中黃爲底。製法係乘漆飾之時，其漆尚熱，即以利刃刮之，則紋成種種變態的斑紋，略似犀皮，故而得名。

元朝雖建國未久，然以承宋末遺緒，更博採外國技術，故工藝亦頗發達。而中日關於漆工技術的開始交換也從此始。元朝西塘有張成楊茂兩人，最擅剔紅，其後代更將此技傳之日本，故日本國亦有云：「江戸有楊成者，世以善雕漆於官，據稱其家法得自元之張成楊茂云。日本的雕漆技術說是自中國傳去的，自無不可。同時夾釘的技術在元朝也很高妙。尼泊爾人阿尼哥和他的中國弟子劉乘元都善於此。不過當時不稱夾釘，而稱「博換」。一「博換」謂：「博換者，漫昂士偶上而繫之，已而去其土，繫昂然成像，云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博九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由此更可見夾釘的作法，和他的各種不同的名稱。在順帝時更曾下詔用混金書經一職，當時漆用之廣亦可以想見。

漆器在明朝雖也相當的精美，但這時的本漆工却也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有些漆器的技術爲中國所無。故「七修類稿」有云：「古有戲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覆金。有剔紅而無漂霞彩漆，皆起自本朝。」筆者按：此書著者爲郎瑛係明時人，故所指當

敲門走進來。那是一個年不及三十歲的法蘭西的婦人。她顫巍巍地擺動她嬌弱的身軀，顫顫地沒了德青春的英麗。她把着一捆棉紙用着生澀的德國話向克林威爾說：「沒有辦法，我的丈夫病了！」

她邊說就拿出了一摞棉紙向克林威爾繼續道：「一個法郎！一個法郎就行！」

克林威爾突然地望了望她那美麗而哀愁的臉，看她那卑謙而可憐的表情，親切地問道：「你們的國家不管你們嗎？」

「國家管我們這小百姓幹什麼？」

「然而，你們是勝利者呀！」

克林威爾憐憫地說着，接過她的棉紙又還給她，隨着把一個法郎遞在她的手中。

青春的法蘭西的婦人連道幾聲「謝謝」走去了。克林威爾在幻象中呆視着她的背影，喃喃自語道：「你們是勝利者呀！然而那救不了你們小百姓的窮苦，你却仍不免以嬌貴的身軀來沿門託鉢。啊，什麼是你生活的保障啊？」

沈默是黃金

拿破崙大帝是一個風雅的英雄，雖然功利的野心緊緊地鞭撻他馳騁於軍馬徑德之中，然而在他酒興豪情正酣之際，他便要想起一首詩，一支歌子，對於他甘甜的情緒是有若何的因緣。所以，他一進柏林，便廣延文士，盛開風雅之筵，這不獨是爲

（保明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情熟習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漆扇亦寧波人所造也。泥金，彩漆，漂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據郭之誠的「骨董瑣記」謂：「宣德間，有楊損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奉命往日本學製漆器，其經山水人物，神氣飛動，描寫不如，愈久愈鮮，也號洋漆漆。但據四庫全書「元明事類編」內所載，却又是一種說法：「張爾集，義士楊損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灑漆之法以歸，損習之，更出己意，以爲五色金銀，並施物色名稱，倭人見之，亦稱指稱，蓋其天資敏妙，一藝亦絕古今也。七修類稿未指明何人，骨董瑣記謂係楊損，而元明事類雖亦提及楊損，但却分明說他不曾到日本去，而係從他人自日本歸者間接學習，使人難以決定其是非。不過我們可知者，在日本年間確曾有人到日本去習漆工，而楊損無論直接間接却是能將日本漆工發揚光大的一個人物。這之外，便是關於古無泥金之說的疑問，元朝已有泥金對經之事，是有泥金其明，不曉得何故明朝反要到日本去學習，或係元朝外族人撰此，元亡，遂至其技不傳，也未可知。

安定人心計而粉飾昇平，而在他個人性格上的要求也不無關係。

可是，那橫槍躍馬睥睨世紀的英雄，他是以身來代表噴古今在世界的真理之詮的。那麼，那藝術所要求的自由的形式，那人生所根原的時刻地的變遷，那於這位本身之外忘卻一切無視一切的英雄，當還能求得如何的感應呢？而且顯然的，那法蘭西的人類突然一旦作了條頓民族的主人翁，即使那奴隸能無反抗的意志，可復能無怨咒的心聲？然而那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的柏林城中的一羣文學之士，在拿破崙主義的網羅下，祇有寫出那驕弱的，逃避的，玩偶的文章，來供這橫槍躍馬的英雄一時的娛樂之資！

所以，在柏林城中的文場氛圍氣，無論是如何地熱鬧，香濃，那總不能給予一般人以親切和好感。這意味的實情是關係於他們的行爲上的比關係於他們的文章上的爲多。

可是，柏林城中的文場氛圍氣，畢竟是這樣地熱鬧香濃了！

法蘭西軍前進於德意志的疆境之戰火正酣，柏林城中恰恰是忙於昇平的舞奏。這在尚例文場上的妙作，在歷史的意義上便是那歌功頌德的篇章了，其次焉者，便是那以牢籠來解現實的窮迫之圍。許多的柏林文學之士，便都這樣流在定命論的彩色中！然而他們也不乏生之謳歌和夢之幻想，却是那永日的苟安就顯現了他們生活的自力。

（接四〇頁）

剔紅漆器宋朝爲第一，元張成楊茂雖亦擅此，但據張應文的批評，謂其「用朱不厚，

間多破裂。至於明朝的剔紅漆器，他說：「我明水樂年果屬廠所製及官廟所製，不獨用朱用胎精美之甚，其款文尤勝（底刻大明水樂年製者，用針刻而填以黑漆。大明宣德年製者，刀刻而填以金屑，宋元所無）第刀法視宋人尚隔一舍。薄胎，沙金，陶嵌，金銀片嵌等漆器，惟倭稱最，偽作者實重易辨也。」這不但謂明時剔紅之佳，且也極言日本漆工之美。至於日本漆器的優點，據「金玉碎瑣」謂：「昔收東洋漆貨，與中國迥異，中國物件必俟漆乾然後描金於其上，輕則滲漫，重則腫脹，且無光彩。東洋鑲金，濃澹疎密，居然似畫，且漆色與金色絕不相混，灰塵亦不沾滯。無怪中國要派人去學習了。」

明末還有一種周製漆器，鑲嵌繁縟美觀，亦為一時玩好。「骨董瑣記」云：「考周製惟揚州有之，明末周姓所創，故名。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犀角，春金，綠松，螺甸，象牙，蜜蜡，沉香，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製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几，窗櫺，書架。小則筆牀，茶器，硯匣，書箱，五光陸離，語難形容，洵未有之奇玩也。」不過這却有些喧賓奪主之勢，漆

他們有的：那生活彩色的一頁，就是自我的欣賞，自我的慰安。這應當算是一種達觀，也是一種幸福罷？

一個達觀的幸福之筵席，擺設在破碎山河的當地：那正是柏林城中的一個盛大的女士宴，這裡面，當然不乏有修顏玉貌的少年郎，也有那傾身傳幹的壯健漢，還有那鬚髮雪白的老名士。他們用着得意的，輕飄的法語——矜誇着他們語學的天才，獻悅於宴席間首席拿破崙大帝和傲然而坐狗咬越德的法蘭西人，同時互相周旋着。他們都有着一副豐給的唇舌，和一付靈妙的心思，他們恣情極興地來批判來下筆微意志將來的文運。在這個夾當中坐在首席的拿破崙大帝忽然想起一個課題，便吩咐左右拿過一本冊子，傳遞給在座的德人，要他們寫出建設德國文壇的意見。於是，便有的寫：「用我們的筆化作天工的斧鑿，」有的寫：「以我心作藝術的園地。」也有的人故意把字形放大一些寫着：「文藝是我們的靈魂。」寫：「把我們的靈魂喚醒。」最後却臨到末座一個名瓦爾特的中年人，他用着那枝筆寫出來了，却是：

「沈默是黃金！」

這五個字把在座的許多文士都激動起反感來了。在他們覺得這是有氣風景的話。於是相互間用法語譏笑着瓦爾特——因為瓦爾特不懂法文。瓦爾特看出他們的意見，便嘲弄着道：

「我這並不是抑制你們那熱情的呼喊，難道我還該同意你們那無謂的喧囂？」

說罷話，瓦爾特寂寞地飲了幾杯酒，趁

着衆人都不注意的當兒，他便悄悄地溜了出去。

三 兩個哲學家

黑格兒 (Hegel) 和菲希特 (Fichte) 是當代的兩位大哲學家。雖然都是承康德 (Kant) 之餘緒而號為正統哲學的先生，可是這兩位先生在性格上却有顯然的差異。

當拿破崙的大軍壓境的時候，滿重的硝磺像霧一般地籠罩了耶拿城。城裡的人心，都在戰慄着，張狂着，興奮着；惟有我們執教於耶拿大學的黑格兒先生當彈丸穿壁的時候，還安靜地著他的大作「精神哲學」。這流為一時的佳話。

這時候居寓在柏林的菲希特，正癡癡忘食地奔走呼號期待於民心的振作，他聽到黑格兒的佳話的時候，便憤憤然道：

「這一個神經麻木的人！」

耶拿失守了，黑格兒便跑到柏林；柏林失守了，他就匆匆地逃出了柏林城。

在逃難的中途上，黑格兒休想在那鄉道的路側。他喘一口氣，拭了拭額角的汗珠，回頭來看，看見那城樓上法蘭西軍大旗迎風搖盪，他的心就被一種不知的力擊碎了。說不出是恐怖，是悲哀，是憤怒，若千分量的感情揉進了他的神經，他的心鏡已失掉和平了。然而還能夠沈下心來想：「啊，我那一本未完成的『精神哲學』不會在兵燹中蕩然無存嗎？那，我的心底的結晶，我永生的紀念碑呀！」

他不覺就於那不思議的遙遠香芒的幻想中。忽然一個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道：

的部分，因給雕琢飾物所掩，反而不彰了。

剔紅漆器除製果園廠出品外，民間於隆慶中有黃大成者，所製亦可媲美，刀法圓滑清朗，為時所貴。大成又頗通文字，就其經驗所得，著「髹飾錄」乾坤二卷，敘述各種漆器作法，除南唐朱德度所著之漆經（此書現已失傳）外，當以此為唯一關於漆工之著作。同時尚有剔紅，剔綠，剔彩等漆器。新安方信川所製堆紅漆器，幾千里之螺細漆器亦俱馳名一時，更兼融滲日本技術，故出品極為精緻可觀。

漆器在清朝初起如乾嘉等朝亦甚精麗，京師雕漆，福建廣東之金漆，彩漆俱有優良出品。歙州程以藩亦精於銀胎嵌陶，五色琉璃，雕鏤井然，其裨理之堅固，雖微小器物亦能載人而不顛。灤縣雅金齋田小山之嵌金銀漆器亦甚馳名。乾嘉時之漆器，其花紋壯麗繁縟為有清一代之冠，以後國勢衰微，漆工亦無何新發展，就大體看來，是不如明朝的。



藏 舊 庭 宮 清 一 瓶 朱 堆

民國而後，無有長久之承平，漆工更受西洋假漆影響，益發顯得不堪。其剔紅漆器，花紋亦其粗陋，而顏色配合更死

寂無光，代價之高亦不敢使人問津。其普通桌椅也皆用一層薄之洋漆，中國「大漆」亦屏而不用，因為這種大漆並不「應登」，所以要找這樣的漆器祇能在故舊世家去尋，淺浮的現代中國人是不認識他自己漆器的特色的。大漆「價錢也並不太貴啊。」

漆器的製法和分類

漆器的製法，據聚珍錄所載分十八道手續。即利用第一，楷法第二，質色第三，紋理第四，單明第五，描飾第六，填嵌第七，陽識第八，堆起第九，雕鏤第十，截劃第十一，編鑿第十二，複飾第十三，紋間第十四，裏衣第十五，單素第十六，質法第十七，尙古第十八。其實概要的說起來，可分為製胎，施漆，鑲嵌三種手續。漆器之胎，正如瓷器之胚，可以定出物品的大致輪廓來。其材料有用，竹，木，錫，金，銀等質者。民間之漆器率用竹，木，而宮庭御物則多為金銀作胎。金銀瑣碎一有云上宋有雕漆盤盒等物，刀入三層，畫畫極工，竟有以黃金為胎者，蓋大內物也。民間有銀胎灰胎，亦無不精妙。近因寶珠跌損一器，內露黃金，一時喧鬧，爭購割毀，蓋利其金，殊不知金胎少而灰胎多，一年之內，毀割略盡，今之所見絕非宋雕漆也。物之成敗，想亦有時！這真是漆器的浩劫，明時尙且如此難見宋器，如今自更不待言。漆胎務必平滑，輕薄，毫無漏隙，有時則用油灰絲麻等物填便平密，然後再施以漆漿。漆層大抵俱分表裏，裏層之漆，施三五重後，先用鉛粉起車。遂用泥金五彩描繪，山水人物花鳥與繪畫無異，最後再施以「層清潤透明之罩漆於其上，花色內蘊，金光閃閃，觸摩不及，而又如浮現於外，雖數百年亦煥彩如新。倘為雕漆，則所漆重數增至數十，然後再施雕鏤，其刀痕以不露鋒芒，漆花歷久不剝落者為佳。尙有乘漆未冷之際，印模其上，亦能顯出凹之花紋，有似剔紅，唐時即已有此技法。大抵南方多畫漆，廣東，福建一帶最為出名。北方多雕漆，北京實為其生產基地。曹仲明會著「格古要論」內有「古漆器論」一篇，對於漆器的鑑別和分類有所論

(東京運動大會開幕式)



出席於東京運動大會的 中國滿洲選手之活躍

東京大會

當此建設東亞新秩序，遙迎前可慶喜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的佳慶之際，日本帝國體育運動關係者，爲紀念此重大意義的年度起見，擬與各方面關係者協議之結果，決定舉辦慶祝二千六百年的東亞運動大會。由於紀元二千六百年慶祝會，東京市，大日本體育協會的三團體共同主辦，自六月五日起至九日的五日間，在明治神宮外苑運動場，舉辦東京大會。田徑之外有棒球，網球，籃球，排球，足球等共有十五種的運動節目，由於中國，滿洲國菲律賓，夏威夷，日本等代表選手的參加而舉行了。東亞運動關西大會，是繼東京大會，自六月十三日起至十六日在攝原神宮運動場，甲子園運動場及其他各處而舉行。

參加於東亞運動大會的滿洲國選手，爲

各國長以下的一百九十名的大部隊，中國選手的選手團，爲精兵隊團長以下的八十一名。時雖是在雨季，但在大會的五日間，天天都在晴麗天空舉行。在十五種目的比賽中，如：划艇(S艇)，角力(Wrestling)，足球等五種項目與中國與滿洲選手出場，田徑，足球，籃球，排球等種類，則兩國選手俱有出場而大顯出神技。再滿洲國選手，此外又有出場於排球，網球，軟式網球，排球，橄欖球，自行車等合計達十一種之多，而大爲奮勵活躍。以下對於兩國選手所奮發過的競技成績，加以回顧一下：

首先對於兩國選手參加日本選手競爭的四種目加以一看：

滿洲國三，中國選手因不戰，連二順位也無一人入選。

獲得優秀的榮冠，曾滿洲國揚揚吐氣的選手者，首推以一千五百米長跑的于希濤君。滿洲國的托爾賓君，滿洲國的白石連也君等三人。

于希濤是千軍萬馬的雄將，在出戰的最初時就佔在上風，衝出在日本的石田，河村兩人之前，直衝將領決勝機(Gun)約刺一百米時，石田君如能迫近于希濤，成爲頭等，似將進出前頭之概，但于希濤君能奮而衝出，恰以四分秒到決勝線(Terms)。

托爾賓君的記錄爲十三米三十六，係在第一投而得的。是打破菲律賓的強霸里曼弟君的雙之成績。

白石君的標鐵錘是在本來所期待的，本爲亞本君(日本)所佔爲對首者，在最後的第六投時竟以四十八米八十而佔優勝。此外于希濤在五千五百米長跑佔第二位，在八百米佔第三位。托爾賓君在標鐵錘以僅小的相差居第三位。

一調本君(滿洲)在百米賽居第三位，在



(東京大會近衛首相的政見代理) 左起第三人為中野(滿洲)

(中國選手參加種原神宮)



跳高居第三位，在跳高居第四位的活躍，也真是大有可觀。岡田君(滿洲)在跳遠，與原田君(日本)正是勁敵大司爭取，並以七米二〇居第二位者也是值得稱讚的。

在跳高入場第四位的吉田君(滿洲)以一米九四之成績，也是頗可採取，在五千米第二位的于希濤以外，尚有方君居在第五位，林君居在第六位者，可謂極第一時的盛譽。

其他在標竿跳居第三位的森島君(滿洲)障礙物競走二種目的池田，榮田兩君(滿洲)的健躍也是值得記載的。

中華選手的活躍，最爲出色者，當首推王士林君的三級跳了，王君在第一回的跳躍創造十四米七八的中國新紀錄，打破從來的記錄十四米七七，創立三君一人於第二位。單以王君的這個成績，就可以說中國的參加田徑的意義，已得得了充分了。

在跳遠方面王君居第五位，在中距離田徑的李，榮兩君，及跳躍競走的董君之活躍也是值得稱許的。

足球是規定着加上關西大會的成績以會作爲全體的成績的，在東京大會的日本對

是

(日本與滿洲國選手對賽十項全能的結果)



滿洲比賽之成績爲七對零，中亞對菲律賓爲二對二，日本對中亞爲六對零，除中亞與菲律賓不分勝負之外，兩國對日本俱已吃了慘敗，中亞與菲律賓的比賽因兩國實力伯仲，頗呈苦戰劇烈之盛觀，給觀衆不少的興奮與喝采。

中亞對日本的比賽在前半場頗佔優勢之局面，當本地對抗，對日本的其轉戰(Shaw Ward) 能能(Mark) 之便無可活動，但雖在前半場善能防守應戰，但在後半場則完全不振，被日本以六對零之成績，中亞不得不告敗北了。

滿洲國在與日本開始比賽之後，頗能對等地換戰，但及至日本取得緊密地連絡時，滿洲隊的後備不得不後退軍事於防禦，陷於不能取攻勢的苦境，遂以七對零之比而遭敗北了。

籃球比賽的結果，是日本第一位，菲律賓第二位，中亞第三位，滿洲國第四位。中亞與日本的比賽是三十四對七十(日本勝)，與菲律賓的比賽是三十七對六十四(菲律賓勝)。滿洲與日本的比賽是二十九對六十三(日本勝)，與菲律賓的比賽是三十四對三十九(菲律賓勝)的比例，兩國均遭敗北了。滿洲國的對菲律賓比賽，在前半場以二十對十一，然菲律賓佔上風者，在後半場滿洲的奮戰而爲利害，王永芳，侯萬鈞兩君的托球(Quare Shot) 常常得點，迫近至僅差四分之地步，但僅遭敗北，後面的魏啓瑞，信志傑兩君的活躍頗堪稱讚。

爲爭取第三位的中亞對滿洲國比賽，頗有多大的期待，結果由於如左的成績中亞得勝佔居第三位。

中 亞 49 (2216 | 2418) 42 滿洲國

此比賽在前半場十九分鐘時，呈示十六對十六的同點的白熱化之大接戰，中亞的前衛王君(鴻)，中鋒(Cent) 的樊君頗爲活躍。滿洲國雖能堅持應付，但因范君犯規，中亞的王君(水) 以自由投獲獲得兩分，成爲十八與十六之對比。後半場時中亞以全副奮起精神，大爲活躍，對此滿洲國因球運至王永芳君手時前能對抗，在十五分鐘時復以四十一對四十一的同點，滿洲國的國家莫不都耽醉於興奮與熱烈情緒了。滿洲國欲以托球企圖得點者遂不能如願。中亞以樊君及其他在短時間內進入四球而獲勝。

乒乓球賽

乒乓球賽分爲國際式與日本式兩種比賽，國際式爲日本對滿洲之比賽，日本式爲日本對滿洲之比賽。



中國籃球選手的練習

本、滿洲國、中華民國三國之聯合會。國際式有比賽過四單打、二雙打的比賽六回，結果以六對零之比滿洲國獲勝。然而滿洲國對於超出所說的日本，曾應戰者確實可謂實力有向上之實況，與去年日本滿洲遠征滿洲的當時，呈示格外的躍進。日本式對我的結果，成爲日本、中亞、滿洲國三國，雖有五單打、二雙打的比賽，但中亞、滿洲國均以七對零之比敗於日本。中亞、滿洲國的對戰，頗是大有可觀，中亞隊在單打方面，兩位李君與魏冠凡君大勝，雙打方面姚奉之與吳富田、古谷之組比賽大勝。在單打時姚君打讓金惠英君的比賽，以及雙打的一勝比賽，真是熱烈的苦戰。中亞選手與前日和日本比賽之時，大有勝歸，願示積極的戰法，將獲有的實力，完全儘量的發揮無餘。

現在再對於滿洲國選手有出場，中亞選手未參加的六種目之競技，逐次加以回顧一下：

排球

在排球比賽滿洲國日本居在第二位，勝滿洲菲律賓，夏威夷，與日本的決賽是以五對三之比敗於日本，但在最初與夏威夷比賽時以一對零之比勝夏威夷，又與菲律賓比賽時以七對二之比勝菲律賓。在與陸上競技團成爲大會之主要節目之排球比賽，滿洲國竟有這樣的雄飛猛進的驚異成績者，可謂在大會增加生色不少。尤以對日本比賽時，最初就能以一對一之對等而進行比賽，只惜平穩了四、五回的好機，遂遭敗北，全軍俱是善能一戰應戰，單單等島投手的拚命地努力，也就值得稱讚了。

網球

網球比賽因實力相差太遠，不得不將讓讓給日本與菲律賓戰了。雖有井上，河村，山澤等的奮戰，但對強敵的日，菲則不得不吃零敗之遺憾。在對菲律賓比賽時雖略呈相當的銳氣，但在對日本戰時，前衛河村君的強打與木村君(日本隊) 的比賽，雖似頗相相當之概，但較觀起來，全選手可謂都犯了疎失的缺陷。

軟式網球

軟式網球比賽，在日滿對戰時，是得分

(日本與滿洲國選手對賽十項全能的結果)



爲各五組的出場淘汰戰，與混合戰的比賽(Championship) 之兩種。在淘汰比賽的一回戰時，川南田、補村組、細川、三宅組安田、本鄉組等三組留在首位，但因日本的菊池、井組大勝在決賽戰時，細川、三宅組以四對零敗於日本。在此比賽最有精彩者，在比賽二小時戰時，滿洲國的安田、本鄉組雖敗於菊池、井組，但竟能取得以六對五之比的大勝顯戰。

在混合比賽，滿洲國場七組，但在決賽戰時，江崎組與重慶組於決賽的安田、本鄉組留在首位，可是在決賽時安田、本鄉組被日本的菊池、井組打敗，以四對零之比遭慘敗而告退。

自行車

日滿對抗自行車賽共有一百公里道路競走(神奈川縣片瀨町—大磯町—小田原

東亞文藝消息

▷日本文壇最近出版之「日本文壇年報」中，對於日本文壇之發展，有進一步之說明。據該書稱：日本文壇之發展，在於其對文學之重視。凡有關於文學之研究，均能引起社會之注意。此種現象，實為日本文壇進步之徵兆。此外，該書亦提到，日本文壇在近年來，對於文學之批評，亦趨向於客觀與公正。此種批評之風氣，實為文學進步之動力。總之，日本文壇在近年來，已呈現出一種蓬勃發展之勢頭。此種現象，實為東亞文壇之光榮。

▷關於其內容之說明，據該書稱：「日本文壇年報」共分三卷。第一卷為「日本文壇概論」，第二卷為「日本文壇之發展」，第三卷為「日本文壇之未來」。第一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歷史與現狀之說明。第二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發展之說明。第三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未來之說明。此外，該書亦附有許多關於日本文壇之資料。此種資料，實為研究日本文壇之重要參考。總之，「日本文壇年報」之出版，實為東亞文壇之大事。

▷此外，該書亦提到，日本文壇在近年來，對於文學之批評，亦趨向於客觀與公正。此種批評之風氣，實為文學進步之動力。總之，日本文壇在近年來，已呈現出一種蓬勃發展之勢頭。此種現象，實為東亞文壇之光榮。

▷關於其內容之說明，據該書稱：「日本文壇年報」共分三卷。第一卷為「日本文壇概論」，第二卷為「日本文壇之發展」，第三卷為「日本文壇之未來」。第一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歷史與現狀之說明。第二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發展之說明。第三卷中，有關於日本文壇之未來之說明。此外，該書亦附有許多關於日本文壇之資料。此種資料，實為研究日本文壇之重要參考。總之，「日本文壇年報」之出版，實為東亞文壇之大事。



自行車比賽一覽

之間)等六種目的競走，結果以八十九對四十二滿洲國敗於日本。但是在一千米比賽時，布隆地密君，基特立茲君，內藤君等三人把一，二，三位完全獨占，且第一，第二位創造了一分二十二秒二之日本國新紀錄者，真是家家的成績，又在道路競走比賽時，清水君，奧浦效斯高夫君，陳君等也頗為活躍，但終被日本選手

壓倒其在收位。滿洲國與日本的橄欖球比賽最初以三對三之比，滿洲國勝，但全員對於球之防禦頗有不得其法，不必講人得點者也許讓之，前半場以十九對三之比，懸殊太甚，後半場雖曾一度迫近至十九對十四之比，但終不能趕上，不得不將節節調於日本取得了。

又在大會的主要運動場之外苑運動場本部，每日有李圭與白光(當日歌子)來場以優美的美麗用北京語放遠比賽成績，真是種和樂悠暢的景象。

●關西大會
東亞運動大會的關西大會，係繼領東京大會自十三日起在日本的悠久之聖地攝原以及大阪·奈良·京都·甲子園·花園等地之各運動場舉行而展開了白熱戰。自參加的當初就把勝敗觀念置於度外，專為慶祝友邦日本的紀念二千六百年紀念的使節而聘目的中華選手，是以日·滿·菲三國的強豪為對手，奮鬥之又加以奮鬥，將新



關西滿洲選手跳高的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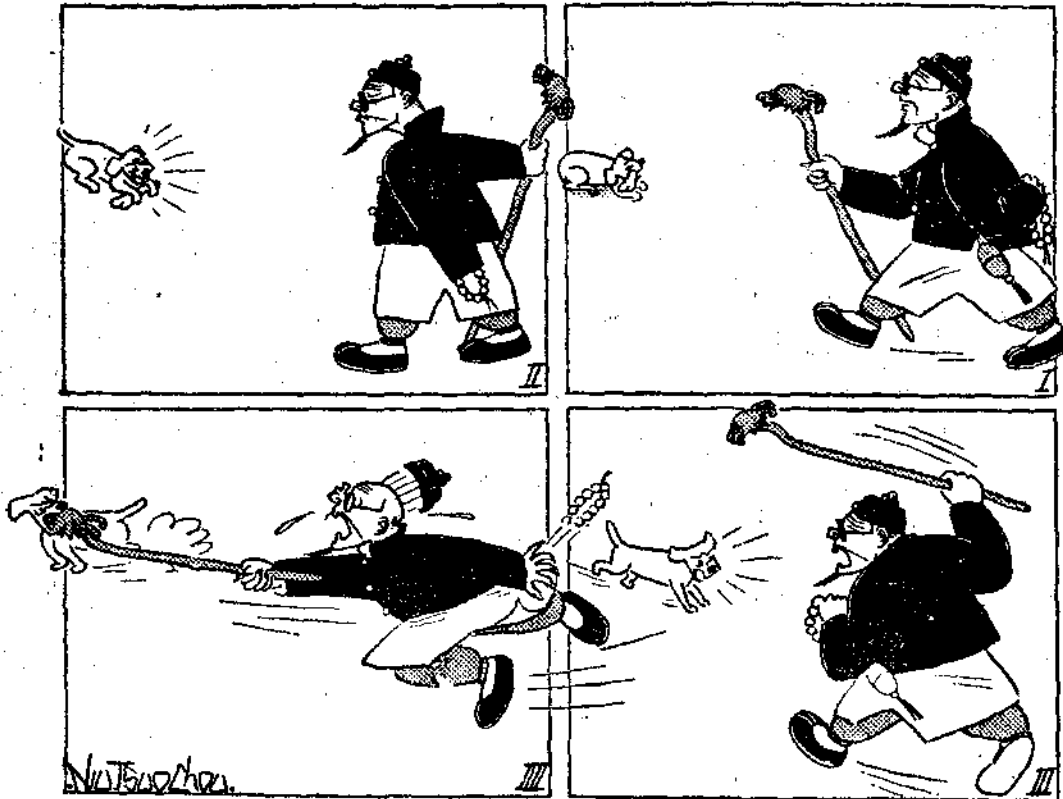
生中國的青年之意氣與體力儘量地發揮出來，在博得賞讚以及完滿慶祝使節之重大任務之下，定十八·九兩日分前就歸國之首途了。

現在回國中華選手活躍的成績時，若從比賽方面來看，因準備期尚太短促，以及不能從全學相集代表選手的關係，雖在成績上有未能圓滿滿意的成績之憾，然而在建設新秩序之下，將其志向於再建設助新中國的新中國國民之熱氣概顯示於東亞友邦各國及全世界的功績，確是在補

價比賽成績之不振而有餘的。

關西大會係自十三日午前九時起在攝原開始，由參加的全體選手齊集整隊前往參拜權殿神宮之後而開始競技。競技日程為四日開，在四日間的預定會期中因自第二日起下雨，遂將競技之一部延期於十七日舉行，但十七日也是雨仍下地不停，遂不得不將細餘的節目完全中止了。在此兩天內所舉行的各種競技中，中華選手的活躍大有可觀，確有勝過東京大會的。先看其田徑方面，則第一日在淨平跳時張立三君的成績為三米六〇，與武田君(滿洲)重層居在第四位。又在跳遠方面王士林君的成績為六米四〇，是快將的最近中華紀錄(六米四八)的大飛躍，而到第五位。此外在一百米田徑決賽中張君入居第六位。一百十米高欄比賽時，楊基榮君列居第五位等的成績，可謂出在預想外的大奮鬥。第二日，在三級跳比賽時張君的成績為十三米七十八雖尚未達如他自己所保有的十四米七十七的中華紀錄，但將來最大可期待的。連日本的跳躍界權威家南部忠平氏尚且讚美道：「跳的姿勢實在很好，若加以練習將來是大有伸展的希望呢。」

龍頭拐杖牛作周 (一)



在八百米田徑決賽時，李世明君列在第六位，跳高比賽重錦地君本具有一米八五的實力，但因細雨走路所礙只跳至一米七〇而退居第五位。觀此二日的成績可看出俱有顯示中華運動界的第一線選手的實力出來，且令人相信今後中國陸上運動界將

以此次大會為契機，在遠東運動界將日趨於展示躍進起來了。獨有其實力估價極高而成為觀衆所期待的足球比賽，因選手的關係不能盡善盡美獲得滿意，在關西大會也以四對一之比敗於滿洲結局連東京大會的成績合併成爲

日，滿，非，中的順位退居在第四位者確實出於意外的，但在此在現狀的態勢爲勢不得已，其希望當留在今後二次的機會了。籃球比賽與非島比賽時爲七對三二，與日本比賽時爲七五對五一之比遭敗北，但在與滿洲比賽時以七一對四七之比，打敗滿洲得以雪辱東京大會的仇恨者確實爲中華吐瀉萬丈之氣了。如會出席於洛杉磯柏林的奧林匹克大會之中華陸上選手總監劉長春君所說：「這次出席大會的諸人大半都是無經驗的年輕選手，以及最初的目的是在擔負慶祝使節方面的關係，要求獲得比這還要以上的成績是無理的」固然是這樣的，可是這樣的陣容竟能一直繼續健

個人漫畫展「徵求讀者推選啓事」

應徵本刊「個人漫畫展」第一期來稿中（迄於十月十五日截止收到者）選定之十六人出品，已如所預定，自昨十一月一日起，至上期六月十五日號，逐期發表終了。十六人爲：

- | | |
|---------|---------|
| 張 璋——無籍 | 呂 風——北京 |
| 王金鍊——東京 | 季 風——北京 |
| 寶宗淦——天津 | 姚 紅——北京 |
| 楊 椿——無籍 | 張振仕——北京 |
| 侯少君——北京 | 陳 固——北京 |
| 楊 苓——天津 | 張仲人——北京 |
| 秦風啓——北京 | 胡 琳——吉林 |
| 陌 人——北京 | 譚沫子——北京 |
- 對以上十六人出品，擬定如左規定，徵求讀者推選優秀者第一，第二，第三，三名：
- 一、有應徵推選者——本刊愛讀者
- 二、應徵推選辦法——在所發表之十六人中推選三人，照左方例舉樣式，寫在官製明信片上，寄到本社來。

本刊第四卷第十期（五月十五日號）中將發表「日本陸軍部對華出師理由書」及「中日三國」與「日本對華出師理由書」二入附片互相照應此舉甚爲歡迎
華文大報每日廣告部啓

開，這種中華軍的意氣確是憤得佩服的呢。今後隨於新東亞的建設同進，友邦中華的運動界當能走上躍進的一途者自不待說了。在京完東亞運動大會關西大會回顧錄時，不勝盼望中華體育界諸人的努力奮鬥與猛進。
(記者 田中)

應徵推選華文「大阪每日」個人漫畫展出品優秀者三人
如次：
某，某，某。
應徵推選者 某
住 址 某處

- 一、應徵推選條件截止收受日期——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有七月三十一日郵局戳印者有效）
- 二、決定當選辦法及發表——得被推選票最多者前三名決定爲當選之第一，二，三，三名。在八月十五日號本刊上發表。
- 三、本刊對當選者之酬贈——對當選者三人，各贈畫具一組。
- 四、本刊對應徵推選者之酬贈——對選中第一名之推選者，以抽籤辦法，抽出百人，各贈與華文、大阪每日「愛讀者紀念煙盒一個。
- 又、本刊在推選當選者第一二期「個人漫畫展」中，徵求推選者之辦法表。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田王
金鍊
瑯琊
作畫

(八)

「你別介意，我說的是這套呢！」周大榮擠弄着眼睛，「你不願意也不中用呀。我看中的東西，是不到手不甘心的！」

「你要買什麼，趕快！少說閒話！」

「行嗎？賣給我嗎？還是白送我呢？不？多少錢呀？不出錢，是無價之寶嗎？不一定吧？黃花娘子，也不能那麼貴呀！何況是舊貨哪？拿什麼架子呀？」

周大榮爲了忿忿的衝動，膽子變大了，話變得更無拘束。

「你快給我滾出去！」陳香的臉，由蒼白而緋紅。她頓聲地叫道：「不然，我去找警察！」

「找警察幹什麼？」周大榮毫不慌張地說，「我是來買貨的呀！祇要你說個價就行……。難道說在這破爛市的三道街，還有真正的貞節烈女嗎？……心裏願意啦，外面裝那副難勢幹麼？怕啥？不怕的……」

他把手伸出，觸到了陳香的腰部。陳香狠狠地後退着，向街上跑去，那裏一個行人也沒有。對過的舖子，也關着門。周大榮快要將陳香擁到後院去了。

「你敢！」陳香拼着聲音喊，「我要招呼人了！」

周大榮猶豫着，舖面上果然有人來了。於是他嘆一口氣，後悔未得達到目的。

「好！先不買了，以後再說，哼！常打圍的還跑掉了鬼子啦麼？」

他一邊說着，一邊向走來妨礙了他的阿亮作一個猙獰的鬼臉，向陳香不知恥地露一個淫猥的眼風，用手指梳一下油光的長髮，拉拉粉紅色繡衫的袖子，便走掉了。

回到店房以後，他又高聲地，故意能使陳香聽見他唱出色情狂的調子：

「二人上牙床呀，一齊脫衣裳……」

「這小子不是好東西，儘逞弄姑娘媳婦。跟後院那家姑娘扯，還調戲過小清來！」阿亮癡呆地說着，「他買什麼來啦，別買給他！」

陳香不會聽到阿亮的話，她怔忡着，心在過去的驚悸裏面跳動。

她想應該把這事告訴給自己的丈夫。然而，她可擔心會惹出什麼意外的事故。——在這才眉裏苦惱着，她消費了整個的下午。

傍晚天空陰霾起來，低壓下灰重的雲塊，把這條街顯得更顯，狼狽了。她不曉得時間，天光漸暗了。

小住的哭聲，越法加重了她的焦灼。

「出去一天了，有什麼事能絆住他的脚，使他到如今還不回來呢？」她憂慮地想着，「晚飯是先做呢！還是等他回來再做呢？」

她的心情，變得異常脆弱無依了。

「又去問誰喝酒了嗎？不！這是不會的……」最後，她戰慄地想到，「也許被人捉去了吧？」

她的神經在尖銳地抖動，不確定的恐怖的感覺，使她很難鎮靜……。

時間的每一刻，都過得這樣遲緩而且難堪！

街上，這處那處，都點起微弱的燈光時，王紀疲憊地走了回來，有如一匹爲人打傷的野狗。

舖子裏昏黑着。抱着小住坐在木凳上想思苦得的陳香，歡狂地，一時不能說出話來，祇顧審視她丈夫的臉，彷彿要一下子就從那上面尋出所有的解答。

王紀瞞瞞地，也不理他的妻子，便躺到屋裏的炕上去了。

「晚飯作好了沒有？」這是他吐出來的第一句無力的話。

陳香不安地，藉藉點燃的油燈的光驚訝地看他。他身上蒙一層灰白色的塵土；腳上的鞋子，粘滿了泥沙；臉孔，汗流和泥土交污得相同一個鬼面；她有些不認識他了。

翌日，王紀吃完早飯，就上街了。爲的決定他的新營生。

陳香一個人，寂寞地坐在舖面上。

驀地，她覺出一個人影，往復地在門前的街道上逡巡。她抬頭望去——又是那周大榮，淫邪的眼睛……。

她窺着王紀不在的時候，來撫摩他的挑逗。起初在街上走着，後來甚至走近舖門了。彷彿一隻厚顏的貪婪的狗，如果不牢實地給他一棍，他不會自動地從一塊鮮肉旁邊退却。

陳香不能想像其他潑悍婦女那樣開口臭罵，她找不到任何抵禦的手段，她祇厭恨地躲到後院裏去。

周大榮，隨着走進了舖子。他以為也許有機可趁的。

「你幹什麼？」陳香不能忍耐地走出來。

「你別罵我！我是來買貨的！」

周大榮油嘴滑舌地說。一面裝作拂拭攤架上的零星東西，一面繼續吐出他得意的要語。

「你這貨色，真漂亮！全三道街也找不出來第二個。」

陳香因爲氣憤，臉蒼白着。厲聲喊道：「什麼？」

「你怎麼的啦？」

王紀懶懶地動了一下眼臉：

「沒怎麼的！就是累得很。可把我累壞了，前些年在屯堡種莊稼也沒這麼累。也不在，就早晨吃一點飯，空着肚子，總不歇息……，那能辦得住！媽的，有個榜征小夥子，舉起鐵餅砍土塊，差點沒劈在我的腦袋上……！」

「你給誰幹活去啦？」陳香不解地問。

「城兩修飛機場去啦！」王紀憤慨地說，「不光我一個人，從街裏去二百多哩！平了好大一塊地方，大樅明天還得接着修哪！」

陳香詫異地聽他講。「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呵！」她想。「幸虧他回來了。」

「這是軍事秘密哪，不許對別人說……。」

「你明天可別上街了！」陳香彷彿暫時安心了。

王紀衰弱地點點頭，他又乏又餓。

「你不回家，也沒有心做飯！」陳香說，「你等着吧，快呀，一會就好……。」

於是，她把小住放在炕上她爹的旁邊，自己走向鍋臺去燒飯。

次日，王紀一天也不敢離開他的舖子。

坐在門前，時而嗽嗽衣的發，時而望之陰沈的天空，鬱熱，寂寞的街道。無事可做，很無聊。

傍午時分，是這樣過於突然地，每家發響的舖子，都慌張地關起門板，街上像一陣驟雨似地響着門扇撞地的響聲。

一個年老的破爛舖主，把他的在街心貪玩的孩子，憂慮地拉過陰溝板……。

爲這一切所驚悸的王紀，慌張地走近那年老的舖主：

「你還不知道？」年老的舖主惶惶得瑟發狂了似地「紅槍隊要攻城了！已經到馬家莊……離這就三里地！」

王紀疑惑地怔住。

「……有人看見：繭來報信的！」

年老的舖主，趕忙拉着孩子走回了屋裏。

於是，王紀也開始覺醒於恐怖。立刻跑回家，迅速地關好了舖面的門板和後院的門窗，屋中黑暗起來，祇從門窗的縫隙，透視進些灰淡的天光。因爲失去了風的流動，蒸悶地發熱，更使人切感恐怖。

陳香懷懷地敲着門，聽到王紀告訴她的外面的消息，她覺得那未知的災禍已經來至目前了。

「紅槍隊都是有符咒和魔法的，不怕鎗彈……。」她想，而且想像着「赤裸的胸膛，頭戴紅巾，腰圍黃帶，亮晶晶的槍筒，赤紅的繩……。」

她抖動着，彷彿神出鬼沒的一箇，已然站在她的身旁。

王紀還在搜集木棍和架板等租重的物件，去支撐，頂堵門扇，好使他們半實些不致被人擊開。

這樣，宛如待刑的囚徒似地，他們屏息地等待着要來的災難。王紀不時從門板的縫隙與街上窺望：那裏沒有一隻人影，也沒有一絲響聲，祇時而懸過一旋捲起塵土的熱風。——

所有的人家，都陷在同樣的境況中。

小住的哭聲，更刺痛了他的恐怖。

這難堪的時間儘管延長着，人們這一點異變的影子也不會提到。那時，許是午夜很晚的時刻了。有些忍耐不住的人，從門裏探出頭汗珠的額頭，繼而索性走到街上。他們四外窺望一下，膽子又壯了，彷彿事情已經過去。王紀也走了出來，與同業的人。



他把手伸出，觸到了陳香的腰帶……

李連高

地地直放機關鎗，那邊賊賊還在攻……後來，什麼動靜

也沒有，火車又走了。他們從坐位底下爬出來一看，紅槍隊早就退啦！

「沒有被打死的嗎？」陳香好奇地問。

「他說傾也有。火車去了，沒看清楚。」小清答道。

王紀愛他嘆口氣。他想：「真是亂年頭啊！」

阿秃提着一隻空鐵鍋，畏縮地向街上竊望。

「街裏沒有紅槍隊吧？」他問小地問。

「沒有紅槍隊，可有洋槍隊啊！你小心點吧！」王紀勸着他。

他怯怯地眨几下眼睛，鼓起勇氣跑了。不一會，腋下挾着高頭（雜米麵的蒸食），兩手

他不動地睡在那裏，不作任何反應或者痛苦的呻吟，宛如得到了睡夢。

謹慎地，唯恐酒盜地提着盛滿稀粥的鐵鍋，辛苦地從陰溝板上走了回來。他過於謹慎地邁着步子，彷彿帶上了腳鍊。偶然，腳尖觸着陰溝板的凸凹，險些栽倒打翻了鐵鍋。惹得小清譏諷地笑了。

阿秃把粥鍋送回家去，又跑到王紀的舖子裏來。拿一塊窩頭，飢餓地咀嚼着。

「你怎麼不在家裏吃？」王紀問他。

「我不願意聽我媽跟我爹吵嘴！」他說，「我媽上月給人當產婆賺的錢，埋在甌坑外面柴灰堆裏了，也叫我爹給偷去啦……」

王紀厭着他，聽他把窩頭嚼得那樣香。

「你怕紅槍隊嗎？」

「怎不怕？」阿秃說，「紅槍隊連東洋人帶咱們人都殺！說把漢奸殺盡就出真主啦！」小清不滿地撇一撇嘴，因為她覺得阿秃要壓服她了。她不願意別人比她知道得多，以致使她失却顯示博識的機會。

「沒有那回事！」她否定道。

「什麼，你不信嗎？」阿秃鄭重地說「我聽我爹說的，前些日子，甌這裏不遠有一個縣，就叫紅槍隊給燒了。紅槍隊手提洋油筒，飛鷹走蠶……，可了不得……」

「好！等紅槍隊進城那天，先把你捉住。」阿秃報復地說，竟忘却平素他對小清的愛慕的感情了。

小清舉起巴掌奔到阿秃的面前「你再說，我揍掉你的門牙！」

「敢哪！」阿秃說着，轉身奔回家去。

小清也無趣地走了。

外面已經是傍晚時分。因為陰天，不曉得太陽落了，抑或不會。

「小住長大，可別像小清那麼厲害，不講理呀！」陳香審視着懷裏她自己的孩子，「看那小圓臉，兩條黑眉毛，將來也不能是個醜姑娘。可嫁給個什麼樣的人家呢？」

「嫁給開飯館的吧。」王紀說，「老岳父好吃點香東西！」

「嘿！沒出息的話！」

「哼！我也不指望借女兒的光。證明兒有個兒子就行了，幫爹做活賺錢……。」王紀又想起他的願望。

「有兒子你也養活不起，也不能給娶個媳婦。兒子還不得自己跑了呀？」陳香諷刺地說。

「大哥，家裏倒有錢，兩個媳婦也能養得起，小健生還跑了呢？不在那窮人家兒子更孝順，和爹一條心。」王紀得意地說，「你若能給我生一個兒子，我就能養活起。往後多賺錢……。」

「你若能養活起，我就能給你生。」陳香莊重地說。

「好！你生吧！」

王紀熱烈地睜着她的眼，終於陳香忍不住羞澀地笑了。



△們互相會意地交換着眼光。有如說：「真是無事。」

「你們害怕嗎？」小清從後院跑過來了，臉上呈着準備要講述一點什麼新開似的笑。

「我們可沒怕！我們聽老韓家有個煙客說，紅槍隊今兒早晨七點鐘就叫日本軍給打退了！」

「在哪裏？」陳香問，「他怎麼知道的？」

「他今早晨坐火車來的。離城不遠，在甌屯那裏，聽着紅槍隊去劫火車啦！」小清裝出恐懼的神色：「他說當時嚇壞了，火車停了……乘客們都藏在坐位底下去啦！他聽見這邊火車上的日本兵，碎……」

他今早晨坐火車來的。離城不遠，在甌屯那裏，聽着紅槍隊去劫火車啦！」小清裝出恐懼的神色：「他說當時嚇壞了，火車停了……乘客們都藏在坐位底下去啦！他聽見這邊火車上的日本兵，碎……」

邊路上。巨砲的口徑，微々地顫動着……

隊伍冗長地，不斷地流在暮色裏，除却它的雜踏的足音外，整個街道都嚴重地沈默着。

「這是早晨開出去的那一聯隊，打完仗又回來了。」

王紀旁邊有誰呢？
當軍隊過完時，王紀忽々跑過街心，走向東三道街去。在一家醬舖裏買了一點豆醬，用自己帶去的小瓷碗盛着。從青菜攤上，買了兩個銅板的新鮮大葱。由下等飯館裏，買了五個窩々頭。

他快活地回家了。他以為這頓晚餐已經很瀟灑，大葱醬大醬是最得味的。他的妻，也愛吃。他想着，他的食慾就衝上來了。

他們圍坐在昏澹的油燈側，靜々地吃着窩々頭。

忽然，一下徹空的轟響，震醒了他們。接着是股々的連續的轟響，彷彿一些巨石滾落，到空谷裏，彷彿許多隕星衝擊在地球的峰嶺上，把人的神經震得攪腫而且麻痺。

漸漸，能夠辨出這是砲聲，砲彈的出發，也能猜出了方向——許是在西方的城壁那裏。然而，却無法計算砲彈的個數……

王紀不安地吃完晚飯，站在舖子門口，向昏暗的街上茫然望去，希圖能夠搜索一點解釋，一點消息。

……被破夜的羽幕，從直通後院的陰巷裏，走出兩個擽着一具又小又輕，發着灰淡的白色的棺材的人，徐々地，陰沈地經過王紀面前，向街的末端走下去。

那兩個沈默的擽棺人，呈着同樣灰白，不吉的面孔，以致王紀不能向他們搭一句話，問詢一聲。

灰白的棺木，隨着兩個黑影的脚步，一浮一沈地隱沒向遠方……他望在繼續着，猛烈地轟擊着，宛如給這情々終結一生，悄々被人送進屍體的無名的人，做着最後的悼禮。

當夜，砲聲歇息，王紀和陳香睡在炕上時，再不會聽到後院那殘老病人的呻吟……

第二天，王紀走到鄰居——別家破爛舖裏去探詢昨夜的事。

「那是由西城牆上，向離城十里遠的村莊放的！」那個在紅槍隊要進城的消息下忙著把孩子拉回家去的年老的舖主，永久是博聞的。因為他有一個外甥在某個機關裏當雜役。

「爲什麼？」王紀疑惑地問。

「那個村子有人來給城裏日本軍報信」，年老的舖主，莊嚴而又牢騷地說，「說有遊擊隊進村了，還要來攻城」。

王紀點了點頭。

「這一場砲轟，什麼險也不行了！」年老的舖主，補加着說。

以外，年老的舖主，又講了許多像他櫃子上的破屏似的雜亂而又使人驚愕的傳言。最後他說：

「你知道，有不少想反叛的分子，化做農人，潛進城裏來啦！……也有不少，叫日本軍捉去了，投在牢裏。還有一些人，是專爲暗殺的……」

這些話，殘酷地給王紀的生活裏插入些陌生而且陰慘的成分，使他知道了貧窮以外的苦惱。

他想：幾時能過到安靜，舒暢的日子呢？
時光一天追逐流下去。一切都沒有顯著的變化，也不見驚異的發展。一切都在汗漉的氣息裏喘着，無力地蠕動着。
十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王紀備着自己的妻，同往常一樣，在談着沒有終結的，對於未

來生活的憧憬或關於生活設計的幻想中間，便互相因爲過勞過後的疲倦而睡熟了。

他們的幻想，並不是熱病的和高蹈的。所以，他們也不受它的影響，一睡便睡得很深。有時也許做些平淡的，貧苦的夢。

午夜過去了。

真不會有一絲凶惡的影相，擾入他們的夢景。他們看不見刀光刃影，也未聽到什麼奇異的聲音……

夜，深沈而且濃重地垂瀟瀟。用它的黑色羽翼，遮掩起所有善與惡的顏色。用它的鈍感的帷幕，裝飾起地上的和平與安靜。

當他們宛如鷄鳴起身的農夫，在小住的慣例的早晨的泣聲中睡醒，要爲一日的新生而起床時，屋裏還微暗着，彷彿夜猶未盡盡。

王紀首先去開門板，好放進來晨光。

第一塊門板變得這樣沉重，好像外面有什麼東西壓着它。王紀用力把它摘下了。於是，一個蒼白，僵硬的人頭，因爲失去依憑而跌落在門闕上！

同時，王紀發現自己的腳踏在一滴血泊裏了。

……死屍穿着青灰色的短衣，蓬散的頭髮蓋住了額角和閉闔的眼睛，從他那痙攣的臉孔的肌膚上辨別不出他的年齡。他歪斜地躺在那裏，兩腳搭掛着陰溝板的邊緣。從他壓伏着的肚腹處，流出大量的血液；凝聚地，靜々地浸潤地面，爬入王紀的屋裏……

他不動地睡在那裏，不做任何委屈或者痛苦的申訴，宛如得到了歸宿。早晨的微風，無意地吹動他的髮絲。

街上寂靜地沒有行人。也沒有哪家破爛的舖子，打開門板。今天，彷彿他們自己起身得最早。

小住在炕上哭着，因爲她還不會摸到母親的乳吃。

陳香發着自己不懂的聲音走過來，她的臉孔變得過於蒼白了。

「這是誰殺的人？」她懷疑地囁囁着，「這一定是給我們安眠藥的……」

立刻，她覺得有一條凶神的蛇，猖獗地纏繞住她的身體。災殃的鐘聲，猛烈轟擊，震擊了她的聽覺……

爲這過於突兀的現象，驚得怔忡，失神的王紀，絕望地站着。一剎那間，就有無數幻象流過了他的意識。

他看見執鎗的兵丁，持刀的巡警，……看見自己腕上的手錶，腳上的足跡，……看見自己蹲踞在昏暗陰森的獄房中，傍着鐵窗向狹隘的天空仰望……看見從自己裏的眼睛裏溢出血……

他要瘋狂了。他不能再注視那給自己帶來災厄和恐怖的死屍。它那陰慘的姿態，蒼白的臉孔，是這樣當於威脅！

一個衝動——使他想把那死屍的完整的頭腦，再加上一刀，劈裂開，分成兩半。

他又覺得那死屍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死屍。他想狂笑了！他的眼光直呆而且悽愴，失却了常態。

他不能去理解，思索這殺人的事件，不知道應該怎樣措置。他迷亂，祇覺得災禍沉重地壓在了自己身上，不能卸除……如果不是陳香提醒他，他也許連否認和逃避的觀念都喪失了。

聰敏的陳香，用絕大的沈靜，保持住理智。她的話，對於王紀，宛如是澆給溺水者的一線繩索。因爲，他已經沒有意志。
這是一個陰霾的早晨，而且從灰重的天空，落下愁慘的細雨。



塔稱世界唯一

一女人能生十六子

一個婦人能生能強健壯的十六個兒輩的事，昔日或是現在，是珍奇的吧。而且這個婦人尚在壯年，在近年中還有生育的能力，是更一層的珍奇吧。

日本長崎縣藤原長白戶半次郎氏，同夫人喜美子女士(四〇)他們夫妻是相當有名的多生產者，在五月下旬，生下了第十公子昌君，十男六女，即是成了十六兒的母親，成了現代日本女性生產量記錄保持者。在白戶邸，端午節季節立飾着武具的禮儀，祝禱兒的健壯與立世，可是普通人家，這也就是耕種一個叫真髓(真一)

色)一個二龍一對，但是恰如十公子昌君誕生，體魄的體也是好氣象掛上了十處，顯露在初夏的高空，誇示着繁華的十六兒部隊。白戶夫人說：

我的體重是不足十二貫(一貫六斤四兩)，可是身體是強健的，尤其是在未臨時代身體稍弱，但是最近是沒有生病，生孩子，第一如母體不健，希望得到健壯的孩子是不成的。我生了十六個孩子的感想是：別的特別的沒有，還得由現在起姑吧。

笑哈笑的氣喘喘丈夫，說着生了健壯的十六兒高興的話，在這介紹白戶家的繁華陣營。

夫 白戶半次郎氏 四八歲
妻 喜美子女士 四〇歲



長男	長女	次男	次女	第三男	第三女	第四男	第四女	第五男	第五女	第六男	第六女	第七男	第七女	第八男	第八女	第九男	第九女	第十男	第十女
昌君	子	安子	信子	正子	敦子	厚子	孝子	德子	潔子	高子	觀子	久子	明子	昌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右記的種種孩子小姐與安君並非是雙生兒，是一年生過了二次，生了十六兒全是普遍的安產的事可以說珍奇的。普通多生產者大多是持有一胎或是二胎的雙生兒，可是在白戶夫人的場合及生兒是一胎也沒有，尚且在這數年中再育有可憐慈喜的事，所以白戶門隊能育有二十人吧？(續影寫白戶氏夫妻及其幼小的愛兒們)

發現玳瑁壯貓

在日本奈良

在日本從古來玳瑁壯貓就是珍奇的，事實玳瑁壯貓是很多的，但是玳瑁壯貓可以說幾乎絕無。傳說這玳瑁壯貓可獲知是風雨，在海員之間，想得到一隻這樣珍貴，自古以就希望着。可是，事實這珍貴在動物學界也是稀有的。可是，在日本奈良市有一隻。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小野田博士，日前講動物學中，偶然言及這種珍貴的時候，該學校女學生岩崎君，想起了她的伯母(同縣郡山町居住木野木氏)所飼育的壯貓半數匹仔貓，在其中有一匹玳瑁壯貓，乃報告了小野教授，因此小野先生向木野本氏交涉，乃得到手，飼育在校中作動物學的實驗資料。這玳瑁壯貓生後才兩個月，可是才普通貓一半的體重，甚至於虛弱的筒香長成尙是疑問。



這玳瑁貓的出現，果然這玳瑁對於氣象是否有感應，現在可以實證，因此都十分期待。關於這小野先生說：

玳瑁貓(是三色毛)幾乎都是壯，能說說這絕無壯，就是偶然有，從動物學上來看，純粹的壯是很難有的。那麼原來玳瑁貓的壯，可以成壯，在由受胎到出產之間，確有什麼原因而成了壯，所謂性染色體(X Chromosome)也參與此有同構的構造，完全是遺化神的恩賜，自然顯現是壯，可是壯的的下來，就那個純粹的玳瑁壯貓，可以說是在珍貴之中的珍貴了。(續前)

五十年前的帽子

又流行於美國

美國今年春季，最新而流行的婦人帽子，是與約有五十年前婦女間流行的帽子型是完全同型的，這是在最近的芝加哥史學展覽會中出現的。

這個展覽會，將過去五十年來的春季婦人帽，按年代，按日，展覽了。可是，一八九〇年的(Chapeau)幾乎與今年完全相同，顯然是順序排列年代來展覽，但是無誤區別年代，更且一八九五年的帽子，與今進步兩頭的婦人所帶是一樣的，所以這帽子展覽會也弄不了什麼奇異的。

縮後隨筆

法國政府將在明年「各報的編輯」呢，但是個人則說，在這種時候沒有什麼各報的編輯的。德國與拉西國家，能夠不能夠求得「各報的編輯」，這已不是他們自己所能在左右的了。我們不是在說這德法兩國的政治關係，我們是在說德法兩國的人民，趕快覺悟，而認定自己的道路。

對於上海中美白報對本刊的攻擊，本刊編輯主任原田氏的反應，即不是一篇隨筆，是有着二難的決定的。我們編輯者在這幾多認識本刊的一面。

又是一個的隨筆了，誰說我們說說自己的話，但我們知道本刊的存在，都說說者的攻擊與支離所說，讀者要讀，就是本刊存在的意義，讀者就讀了本刊，不待誰說，本刊就消滅了。

本報大體上並沒有多大改變，改變的是：一、羅納氏的「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預定再刊載一本，以介紹位介紹：和田傳、伊藤永之介、火野葦平、上田國、阿部知二、藤本健作、石川蓬三、高橋繁、丹羽文雄、石坂洋次郎、德

次道，簡短于華活動於現代日本文學的作家二人。

一、華籍紙上支那人像實在介紹我們的作者。這是「自傳」，是給明瞭「自傳」的意思。

一、在第二種個人漫遊歷歷進進期間，自本期起介紹「世界時事漫遊歷」，這是在短期內繼續刊載。連續漫遊「王三姐」「新毛三姐」結後，以半年間，至其重慶為滿，預定刊十二期。

「王三姐」給我們一個極端的個性的認識，「新毛三姐」卻是中國一般投機而短視，狂瀾，時狂，隨俗，浮淺的民衆的縮寫，想離不可。「老實重」即是其縮寫那「國故」的縮寫。

一、重刊中，自本期每月一日晚上，增刊日曆，務求貼。

「影劇」欄因介紹運動記實，停刊二期，是暫時的。以上（六月二十日，編者。）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 郵費一錢

大坂市北區堂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價目表 大阪四五〇

東京日日新聞社

價目表 東京二八〇〇

發行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全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一圓九十五錢
	外國	一圓九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國、滿洲	六十錢
	外國	六十錢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日本、中國、滿洲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月經失調 手足厥冷 久不受妊 夫婦失諧



用之效果最著的婦科療法

告痊者最夥，雖屬專門醫師亦推為自療良藥。美神丸的效果確是其他平凡藥物望塵莫及的優秀藥。

本藥好像家庭常聘的名醫一般，具有洗滌手術注射同樣的効力，而對所有婦科諸病確有治本治標的偉効，所以謹告！凡身患婦人病而居愁城中的姊妹們，不論處女或太太，請速一試本藥，管保使您滿意。

本藥特効

- 白帶下 赤帶下
- 內膜炎 子宮下腫
- 經閉 閉經 閉果炎
- 崩漏 帶下 常駐經年
- 月經失調 四肢發冷
- 久婚不育 缺乏房味
-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各埠大藥房皆有出售

二三五十	藥價
份份份份	
八一三	
元元元	
角角角	

新製 美神丸

一 球連接有七晝夜

免費奉贈

本藥本廠在東京市...
凡上列各症者請即函索...
贈丸一丸...
其姓名住址請不取分文...
即寄奉丸及說明書...
支領失之

大坂市東區南久寶寺町佛助
總發售處 內善進堂
振興會總發售處 大坂五七番
支店 東京 小倉

老篤眼藥

美



藥

名藥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美的 就是見到一般的人 都有一雙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藥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着一瓶老篤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 發生各種眼病時 只要用這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好了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的藥品 所以至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山田安民藥房
李書蘭

楊枝拂水楚腰纖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髓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眼藥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殺菌痛等效用、不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預防及治療可奏神效、而且平時點用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造成新銳視力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小瓶	二角
大瓶	三角
合算瓶	五角
小兒用	二角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The Kabun Osaka Mainichi, published twice a month in Osaka, Nippon. (Japan)

汗疱 腳趾濕癢 治療劑

汗疱靈

一滴即靈
去濕止癢

30瓶裝 102・1118・1008・14008



株式會社 益野義商店

天津・上海・廣東・漢口

